

中國豪門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國豪門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國豪門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二)〇六七九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總經售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益智書局
唐山永安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再版

目 錄

(一) TV 宋財團解剖

宋子文的崛起	一
宋子文的起家	二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六
淮南礦路公司	十三
證券交易所及其他	十六
建銀公司總結	十七
宋財閥的金融與實業	二〇
廣東銀行	三〇
旁枝的新華儲蓄銀行	三一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及其他	三三
勝利以來的宋政閥	三八
勝利從天而降、重慶政府打關了	四〇
中紡與中蠶	四一
孚中與金山	四四

中央銀行與金匯……………四六

從新公司法到中美商約……………四七

從宋的失敗與被封爲西南王……………四九

宋被封爲西南王及其前途……………五一

(二) 解剖CC豪門資本

二陳的金匯事業……………五五

二陳的實業與戰術……………七七

(三)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解剖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全盛時代……………九一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中落……………九八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復興……………一〇四

(四) 四川財閥的分析

四川軍閥資本……………一一一

四川新政學系地方官僚資本……………一二八

四川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一三四

(一) TV 宋財團解剖

宋子文的崛起

△宋氏家世▽

中國的財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圍，用血緣與裙帶，聯成了一個中國式的獨佔財團。對於這樣一個家族，我們不可以不知道其淵源。

宋子文的父親，一般人都稱爲查禮宋（Charles Soulgé），是一個牧師。他原籍廣東的海島文昌縣。據說本姓韓。他之來到宋家，有二種傳說：一說是他在十八，九歲，因爲把他哥哥的結婚錢偷了，被父親呵斥出來，搭上輪船，來到上海。那時適逢基督教宣教師以招待稀飯來吸引聽衆，韓每會必到，於是被錄用爲禮拜雜役，任洗刷司閘之職，由此而升任爲牧師，儼然禮拜堂主人。當時有浙江籍的宋女士。亦爲虔誠的教徒，頗有資產，由其父招贅韓氏爲夫，於是成爲宋先生。徵之宋子文等早年填寫籍貫均爲上海或浙江，此語不無可信。

另據「宋氏三姊妹」作者康宜麗亞，斯賓塞，根據宋家提供的材料，所述的經過，則是這樣艱困的出身；宋查禮的叔父，在美國波士登開了一間「東方茶絲，零躉批發」的絲茶莊，他的叔父，把他從家鄉帶來，目的在於叫他當學徒，跑腿送信。後來他偷跑了，到一條航行於波士頓與沙文那的科爾法克斯船上做小茶房，在船上結吊床，以贏小利，後來船長幫助他進了兜克大學，自此稱爲查禮宋。在這個西方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上海美以美會所設的一間中學裏教書，在那裏結識一位美以美會友——裨文女校教員倪小姐。後來便宣告結婚，接着便生

下：宋子文，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查禮是個牧師，爲了印聖經而辦印刷所，這便成爲日後的商務印書館。

宋查禮後來把他們都送到教會學校讀書，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然後送到美國去。大兒子宋子文進哈佛，三位小姐均進喬治亞州的馬肯地方的威士禮大學。宋子良和宋子安先後也赴美就讀。

宋氏家族，由以上的故事，可以知道，是包含着冒險精神的血統，和買辦起家的傳統。查禮宋的事業是外國教會的牧師，並藉此建立商務印書館，成爲其日後發達，資送子女出洋的本錢，也藉教會與宋老太太結婚。同時他又深知中國人的命運，必多必少與美國人有關，把子女送上美國，以延續這個傳統——依賴外人起家。同時，他因爲幼年的流浪與坎坷，使他有一種冒險乃至投機的精神，任三個女兒，走着雖然相反，然而都很突出而大膽的道路，一個嫁給山西小財主，追求金錢，一個嫁給革命家，獻身人類，一個嫁給統治半個中國的軍人。這樣的家族，不同於中國一般家族，有美國西部人的氣息。在這買辦傳統中，做了叛徒的是宋慶齡，她違反家族的勸告，而與孫中山先生同其患難，亦與中國人民同其苦樂。

這種氣氛下的宋子文，自然是傑出的買辦。至於宋子良，宋子安因爲年齡關係，只是他家族的配角。因此我們敘述宋氏家族的事業，以宋子文爲其中心。

宋子文的起家

宋子文一八九三年生於上海，先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財政經濟。畢業後曾在紐約銀行見習。回國以後，一度充漢冶萍公司的英文書記。

漢冶萍公司老板爲武進盛宣懷，宋家與武進人來往甚密，於是介紹往漢口公司任職。當時他會與盛的七小姐戀愛，私訂終身，但是盛老太太以爲「大保的女兒，怎能嫁給吹鼓手的兒子？」原來宋查禮在武進無錫一帶傳教，拉洋風琴，以招徠聽衆。於是婚事被破壞了，宋子文的計劃也沒有成功，於是抱着異日必須出人頭地的心情，悄然離漢。

宋子文開始經商，他與現任杭州市長周象賢在北京的廊房頭條合開了一間小五金店，但是虧折至盡。民十二年上海交易所時代，曾任神州信託公司的副經理，自己買賣自己的股票，未一年而倒閉。這時。宋子文才知道若果自己沒有本錢，天大的本領，也未必能够成爲資本家。除非打出一個天下來。升官而後發財，於是他憑藉妹夫孫中山的關係參加廣東的革命政府。

(民十三年)

宋先任國民政府秘書，然後管理鹽務。憑藉國舅資格，和學過財政的學歷，宋氏被選任創辦中央銀行，民國十二年二月中山先生就職大元帥後，手訂銀行章程，令軍需處撥款三千元爲籌備費，創辦中央銀行，派胡漢民，鄧澤如，廖仲愷，孫科，葉恭綽，宋子文，林雲陔爲董事，宋子文爲行長，黃隆生林麗生爲副行長。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便開始發行紙幣，十一月設立第一第二兌換處，十四年二月設第三兌換處。由開業到十四年一月底止，發行紙幣僅十一萬元，十五年五月爲止，發行亦僅七百萬元。因爲紙幣不濫發，而且有革命力量爲後盾，「紙幣常超出使幣價值」。民十一年當時廣州有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因爲基金被龍濟光所掠而倒閉，廣東省銀行因爲被陳炯明把持多發鈔票，而告倒閉。中央銀行因此易於發達，宋子文常自稱以中央銀行之力，前期支持廣東省境與各軍閥之混戰，後期支持十三省北伐之財

政。(宋子文三十六年辭職時在立法院自詡)。民十四年他曾隨中山先生北上，而且簽字於總理遺囑。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被刺，宋遂繼廖任財長。當時譽爲廣東政府二大理財家。

民十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移武漢，宋亦北上，由於南京及帝國主義之封鎖，中央銀行鈔票因準備竭蹶而不兌現，爲數達數千萬元，但宋本人，則因此而致富。其後他退居上海，武漢政府倒台，他受蔣之歡迎而任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蔣與宋美齡結婚，宋在財政上積極支持蔣南征北伐，那時他已是儼然富豪了。不久，他的政治投資完全成功，東北易幟，全國統一了。

民十八年內戰發生，反蔣系深恨宋子文爲蔣籌措糧餉，謀暗殺之於北火車站，時宋子文自南京來滬，方要下車，即被槍擊，其秘書成爲替死鬼，宋則匿於車底。此後宋子文益爲賣力，努力於內戰財政之籌措。民十九年胡漢民被扣於南京湯山，兩廣起兵討蔣，指摘宋子文說：「宋子文一竊措大耳，任財長以來，富將王侯。」當時宋子文歷任財長，中央執行委員，國府委員，財政監理委員，中央銀行理事兼總裁。蔣宋結婚，實爲蔣利用宋之財力與聲望，宋則爲一種政治性的投資。

宋子文在財長任內，南京國庫至爲空虛，每月不敷一千萬元，十七年虧八千萬，十八年虧一萬零一百萬，十九年上期虧了九千六百萬。宋的辦法是借債，卽是拿公債到上海來請江浙財閥認購，十六年至廿年間南京政府發行公債達十萬萬元。當時江浙財閥因爲南京反共，亦願借款協助。故當時在內戰戰場上，反蔣的桂系，北方，南方各系，均顯出寒酸相，惟有蔣系糧足餉多，挾「孫中山」銀彈，以壓倒政敵，這點宋子文頗有勞績，又宣佈關稅獨立，關鹽稅改存

央行，亦使央行存款增加。

宋子文的理財術，要點有二：一，是分贖制度，效法美國猶太人之 *Spoil System* 使各財團均分到利潤，以期結成利害共同的集團，但不惜犧牲國民經濟。當時公債按票面七折流通市面，宋將新公債五折賣與江浙系各銀行，由各銀行向外拋售。因此之故，各江浙銀行不能不支持南京，以免因戰事失敗，公債本息無着。同時南京官兵，雖然得錢不多，究竟較其他各軍閥優厚。而宋在這買賣之間，大有利潤。二是官庫與央行不分，央行本為銀行之銀行，但在蔣宋視之，不過是維持政權，換取人民脂膏的工具，央行的虧蝕，即政府的虧蝕，將中央銀行的營業與賦稅公債打成一片，犧牲了銀行之銀行的機能，來完成政府予取予求的外庫作用，每人多用一張中央銀行鈔票，便為蔣家財庫多貢獻了一分財力！

民十九年兩廣獨立，江西又要剿共，軍費支出大增，上半年度其虧空即近一萬萬元，宋子文認為蔣應重加決策，以合作股東的資格，責蔣開支無度，憑蔣的條子拿錢，不合預算，常常不賣帳，不予支付，而且宋培植稅警總團（十八年），達數萬人，配備精良。一二八抗戰時，稅警團曾參戰。宋於蔣廷鎰等軍人又常加籠絡（十九路軍抵閩，蔣不發餉，宋每月資助四十萬元。）這一切令蔣疑懼。宋當時兼中政會外交委員會主委，宋系羅文幹身兼司法外交兩部長。當時南京救國日報瘋子龔德柏曾有「宋子文之罪浮於赤匪」之怪論，即代表蔣宋之嫌隙，廿一年宋自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歸來，上海歡迎宋氏，汽車千輛，聲勢甚壯。宋上廬山，侃侃述各國經濟步驟如何統一，應將財、交、實業、鐵路水利軍需兵工合組於統一機構，蔣即不悅，宋質問羅何故免外長，蔣更不悅。蔣宋齟齬，宋卒辭職，此其一。

其次，宋的辭職，直接與公債政策有關，南京政府以發行公債過巨，（五年之內達十萬萬元），公債本息負擔極重，一、二、八抗戰發生，政府財政拮据，週轉為難，乃由公債庫券持票人會出面自動提出，變更還本付息條例。由債權人出面要求減債，在公債史上不能不說是世界創聞，但南京政府慣於耍玩這套把戲，事實上是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無法履行契約（公債還本付息條例），但形式上由持券人表示自動犧牲，則可顧全政府的面子。但持券人會同時與南京政府有一種默契，即以二年之內不發行新公債為交換條件，這一層蔣宋是答應了的。那知過不了好久，蔣又要宋向銀行界舉債，宋以諾言在先，不便食言而肥，但蔣是流氓作風，素來說話不認賬的，乃對宋大發脾氣，宋於是憤而辭職。當時宋終以為財長一職，非他莫屬，辭職之舉，本係以退為進，那知蔣竟接受了宋的辭呈，却自從廬山飛回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准宋辭職，而以連襟孔祥熙代之，聞者無不意外。不久稅警團亦被改組，宋對這事的氣憤是不消說的，事後宋對別人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狗，今後他要做人不願做狗了！（這話是胡漢民先生轉述的）。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宋子文辭去財長後，并不甘於寂寞。他被任為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委員長。在此期間，他的最大成就，為創立中國建設銀公司，這是一樁偉大的買辦事業。

民廿三年正是英美與日本，在華展開經濟角逐戰的時候，南京王朝規模粗具，正是急需外國投資以鞏固其經濟基礎的時候，宋子文曾辦過二千萬美元棉麥貸款，作過一次康白度，為

完成這買辦任務，在一個美國人設計之下，組織中國建設銀公司。

廿三年四月初，莫斯科的塔斯社首先傳出這個消息：宋子文已聘請國際銀行家。獲得美總統親近人員之贊許，進行國際銀行團之組織，對中國進行大宗借款。日本沒有被邀入夥，故直接以中國保護人的資格拒絕之。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勸法國駐華國際專家蒙內（Monet）出面阻止。

這消息傳出後，有人問宋子文是否確有其事，宋未置因，說是考慮後再談。孔祥熙發表談話，說這是誤會，宋子文確在滬上組織一個銀公司，籌資千萬元，從事國家建設。內中雖有外人，但都是技術人員，并非股東。

原來國聯拉西曼代表團來華，即携有一個中國實業十年計劃，主張以宋為中心，組織大規模銀公司，辦理外人投資。宋在廿三年四月經委會會議後，即與李石會同返上海，旋即宣佈中國建設銀公司已經組成。廿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營業。資本為一千萬，實由北四行、中、中、交、新華、上海、浙實、等行認股六成以上，分百萬股，每股十元，個人名義認股者，有股東八十餘人。其中：武渭清一七六，〇〇〇股，賈月森李煜熾各三萬股，席德懋三萬一千股，徐可亭，孔庸之、葉琢瑩各二萬股，宋子良、張人傑、陳齊康、貝祖詒各二萬五千股，李樹芬五萬三千股，宋子文三萬五千股。

中建銀公司廿三年六月二日開股東會，由李石會主席，選出董事為：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會、葉扶霄、陳繼庵、葉琢堂、唐壽民、錢新之、宋子良、胡筆江、李馥蓀、張公權、陳光甫、貝滋蓀、徐新六、周作民、謝作楷、楊敦甫、劉晦之、徐可芹、席德懋等二十一人，張靜

江、孫衡甫、瞿季剛、徐輔麟、張蔚如、宋子安、王伯元爲監察。並以孔祥熙爲董事長，宋子文爲執行董事，宋子良爲總經理。後始改任宋子安爲總經理。宋子良，一九〇八年生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返國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總務司長，中國建設銀公司總經理。後始調任廣東財政廳長，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主任，現任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理事，董事。宋子安則爲宋之幼弟，性格比較沉靜，曾任鹽務工作，戰時一直住在美國。

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事業，我們可以分成渝鐵路、揚子電氣公司、淮南路礦、中美橡膠公司四項來說明。

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是爲尋求外資進行中國建設的機構。當北京政府時代，外人投資可以直接掌握鐵路或礦山，他們自然放心。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忙於東征西討，宋子文算是作初步嘗試，希望吸收國際銀團的投資。但是英國是時方忙於歐洲，焦頭爛額。美國方在遲疑，倒是法國，居然頗有興趣。當時法國駐華的代表蒙內 (Mouret)，就竭力介紹這些生意，先由東方匯理銀行送了十萬法郎，研究可以投資的事業。法國在華的投資，有三度蹉跎，一次是正太浦口投資，被北京政府用了，一次是隴海路款，被「洪憲」大皇帝收作登基費用，一次是正太路，均被中國政府吞吃，故頗願與中國建設銀公司這一銀行界的集團打交道。中國建設銀公司，乃仿中英銀公司組成，中英銀公司之投資開濶等事業，卓著成績，這個中建銀公司也可能有前途。當時銀公司發現了一樁可以做的事業，即成渝鐵路。當時銀行資本聚集西南西北，落得有這條出路，於是組成了川黔鐵路特許公司，官商台辦。當時交通部長張嘉璈，也很希望多一

條鐵路，以爲建設成績。於是國民政府及四川省政府投資九百萬，再由銀行界投資一千一百萬。（其中建設銀公司佔百分之廿）合成二千萬元資本。法國則由東方匯理銀行，拉柴斯兄弟公司，巴黎和蘭銀行，中法工商四行共組法國銀團，願意放棄管理權的要求，參加投資，金額當時合銀幣三千九百萬元。由馮各特 (M. Margot) 代表簽合同，規定款項在法國購料，分七年償還。當時預定全長五三〇公里，總預算七千五百萬元。廿六年已完成全線測量，法方亦已運來一批四千噸的材料，在港渝途中。局長爲宋子文親信鄧益光（廣東人），戰事爆發時，已完成內江至重慶的橋樑涵洞路基工作。

宋子文這一買辦路線在法國方面打通，接着又由建銀利用法國修建了鎮南關到南寧一條鐵路，又引動了英國的競爭，投資叙府到昆明的叔昆鐵路。同時並引動了中英銀公司對杭甬段投資，並擬築廣州至梅縣的鐵路和南昌的水電廠。

成渝路的工程，戰時三十三年工業界不景氣，會要求修成渝路以繁榮重工業，結果未成，實則中建銀公司根本不願政學系的四川省府滲入。戰後宋子文知道這未成工程，需要資金至鉅，實在無法以私人力量完成，轉而打政府主義，在貢獻國營的名義下，聲言退還民營股本。但政府的經費，仍交由中國建設銀公司經營。政府的預算本爲三九〇億，三十六年七月起每月另加百億，預計二年半完成。法國的投資，由沙班銀團進行，簽約半年後即來貨。目前的工程，決定渝至內江一段中之重慶江津段六十公里年底完成，江津至板橋七十五公里，明年四月完成板橋至內江一段一百五十公里，則稍遲。內江至成都一段之二百五十公里，比較困難，而且戰前多未動工，約十三個山洞，一百三十座大鐵橋，資中以西的涼風坳隧道，費一年半工程，預

定在三十七年漲水季可以完成，三十八年底可以通車（齊則夫易達到。）在該公司計劃內，將展築隆昌至貴陽一段，完成西南大動脈使成渝路僅爲一支線。成渝路的器材，除了水泥外，連鐵釘鐵板均用外貨，何北衡爲四川機器業請願，宋院長置之不理。

中國建設銀公司，一方面利用外國借款以壯聲勢，中國銀行家聽說外國人都投資，便爭先恐後地來參加資本。另一方面，利用政府關係，不斷把國營事業，挖出來經營。其中最顯著的，是淮南路礦，和揚子電氣公司。

南京政府成立後，由蔣的老搭檔張靜江氏成立了一個建設委員會，做一點建設工作，點綴太平。當時建設費很少，二十年只有十萬八百元，三十三年增爲三十八萬四千元，但是張靜江氏並不丟掉這塊骨頭，它用發公債的方式，借債建設。爲了辦電氣事業發行三次公債，民十九年一月發行二次，民二十二年發行一次，第一次的十九年長期公債，爲收辦威墅堰電廠，計一百五十萬元，第二次的短期公債爲擴充首都及威墅堰電場，爲二百五十萬元，二十二年發第三次電業公債，爲擴充兩廠及建淮南電廠，發行六百萬元，三次計一千萬元，二十四年爲止，尙欠八百萬元未償清。這種借債建設實在不易，而且張靜江氏，在民二十五，六年深感自己年邁力衰，後繼無人，異日不知被那位官僚繼任，不如化公爲私，宋子文既爲國舅，各方兜得轉，與之合作，於是在「國營事業應限有國防工業幹綫鐵道水力發電，此外改歸民營」（宋先生在野時也知國營應限於這幾種事業！）的理由下，委託中國建設銀公司代爲經營淮南路礦，威墅堰電廠及首都電廠，前者組淮南路礦公司，後者爲揚子電氣公司。當時曾在銀行界招股，但事實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爲中國建銀自有，其他股份多將對中中交北四行中實，浙實，新華的債

務，改算股份。

首都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一個事業，這個電廠創辦甚早，民初稱南京電廠，向爲官辦，一向腐敗，燈光如豆。建設委員會接辦後，十七年發電三百基羅瓦特，十九年爲四千基羅瓦特，廿二年二萬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加一萬基羅瓦特。二十三年售電九十萬度。

戚墅堰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二個事業，在江蘇武進戚墅堰，民十二年中德商人創辦，稱震華電廠，無錫武進兩縣各大工業如中新紡織麵粉磨集，工業用電甚巨，卽由震華供應，綫路及範圍，全國第一。後震華虧蝕，欠西商債務，頂與建設委員會，十七年十月該會接辦。該廠原發電三千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可發電一萬七千基羅瓦特。綫路有三萬三千伏高壓輸電綫三路，開常州，無錫，桿綫七百六十里，售電二百五十萬五千度。

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爲揚子電氣第三事業。民二十六年商辦既濟公司因營業虧蝕，讓與中國建銀，另加股本，改組經營。

揚子電氣公司三十六年七月改推董事爲李石曾，張靜江，張子柱，李復藻，霍亞民，彭石年，宋子安，潘銘新，董維翰，周作民，趙隸華，孔庸，胡筠莊，世龍，孫哲生，徐廣暹，宋漢章，秦頌春，陳光甫，尹仲容等十一人。監察爲朱大經，余梅藻，陳康齊，許詩荃，趙季言，卞白眉，袁純初等七人。總經理爲潘銘新氏。其資本本爲一千萬元，後增加爲二百億，職工計爲一千二百人。

據該公司報告，三十四年賴宋院長之力，陸軍總部始發還財產，京廠三十五年二月發還，戚廠三十五年六月六日正式發還。首都廠長陸法會，戚墅廠長吳玉麒，奉命接受。三十五年並

獲得經濟部電業執照，准許京廠在南京江甯句容三縣及六合、丹徒、江浦之一部營業。戚廠在無錫，常州、丹陽一部營業。首都電廠戰前發電三萬瓩，勝利後恢復至二萬瓩，已過最高電量，故南京不得不實行輪流停電，即在宋院長座鐘南京之日，亦常常黯然無光，一如重慶當年。戚廠戰前發電一萬七千三百六十瓩，實爲一萬瓩，當時紗廠自動發電，而且武進電氣公司輸電城廂，故未全部發足。戰後因敵人之拆遷，戚廠負荷加重，各廠復工，農田亦以電力斥水，需電量大。戚廠的生意空前的好，將申薪電廠租用，戚廠發一萬九百瓩；申新三千八百瓩，合計一萬四千七百瓩，已超過戰前。電廠有行政院燃料管理委員會平價煤之供應，三十五年每瓩價約三萬四至九萬，一年內增加四倍，而電費每度由一百元漲至四百元，可謂毫不蝕本，設備則爲淨賺。三十五年計京廠發電七千二百八十一萬九千度，戚廠發電六千八百另五萬五千餘度。三十五年度收入一百九十六億二千四百二十五萬元，費用一百九十五億六千一百四十五萬元，計贏六千二百八十萬。京廠曾向中交兩行低利透支四億九千三百九十九萬元，並向中國借三億元，戚廠爲購發電廠向中交兩行押透九億六千萬元。三十六年七月決定資產升值一五九億九千萬，另增收現金四十億，連原資產共二百億，分二億股，每老股換新股一千六，認四百，共二千。

該公司因宋子文而獲之便利甚多，除了平價煤，低利貸款外，還由官方補充其設備：(一)三十五年八月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十一月初批准配售二千瓩發電機一套與京廠，三十六年夏運抵上海，(二)日本賠償物資，政府撥二萬五千瓩的發電廠與京廠，刻正赴日拆遷。(三)戚廠向英國茂偉電機廠買戰時剩餘物資，由中交貸款，訂購了二千五百瓩發電設備，三十六年二月底到滬，六月底發電。(四)善後救濟總署，三十五年夏撥二千瓩發電設備與戚廠，三十

六夏抵滬。(五)京廠三十五年十月向美商慎昌洋行訂購到了五十噸鍋爐一座。(六)申新的發電設備，被政府撥與戚廠，雖一再要求發還，仍置之不理。

京廠戚廠已無競爭者，完成了獨佔江南電氣的形勢，將來自可一日千里的發展，現已計劃二年內京廠用六萬六千伏輸電綫放達鎮江，四年內將兩廠用十三萬二千伏高壓輸電綫，聯接起來，囊括江南電業。

中國建設銀公司

△淮南礦路公司▽

淮南礦路，是建設委員會自創，地點在安徽懷遠鳳台交界之處，距蚌埠約一百里。民十八年查勘，十九年四月開工，二十年七月產煤每日二百噸。因為資本所需約二千萬元，無從籌集，多向銀行貸款，債務累累。民廿三年估計，藏煤約二億噸，九龍崗之第一區藏煤七千萬噸，已開採，煤質為高饑煙煤，可煉成冶金焦，每噸並得煤脂三十加侖。廿三年產量每日七百噸。計二十年產三萬噸，三十一年產六萬七千噸。二十二年產十六萬噸。建設委員會爲了運煤到浦口，又修了一條淮南鐵路，自礦區經合肥，巢縣，直達蕪湖對江之裕溪口，全線長二百二十公里。戰前全部完全，並擬修江南鐵路，自蕪湖達南京，以聯成一氣。二十六年宋子文的建銀接收時候，便合併爲淮南礦路公司，分設淮南路局，淮南礦局，資本爲一千萬，北四行中、交、上海等各銀行的工務均變作股權，另由建銀投百分之六十的股本，資源委員會也投了百分之幾的股本。

戰爭勝利以後，淮南擴大了，把大通煤礦公司吞併過來，大通是一個遠較淮南爲大的煤礦，二十年產九萬五千噸，二十一年十萬五千噸，二十二年十六萬五千噸。大通的朱用蘇任爲董事長，總經理則爲程章度（字文勳），路局長爲前浙贛路副局長吳兢清，礦局長爲王德滋。職工計職員一千人，固定工人近一萬人，合零工一萬人，計二萬一千人。

淮南鐵路，已被日人拆毀，另建了一條由礦區直通蚌埠的鐵路，（如果津浦路運量不增加，猶可應付，一旦增加，便有問題。）由蚌埠轉入津南段入浦口，路的起點爲蚌埠，直達水家湖，仍屬津浦。淮南路爲水家湖至九龍崗，大通，再達終點田家庵。淮南路設有機車廠，每月可修車四十輛。機車廠有一二兩機械工廠，及合作工廠，鉗工廠，工機場，工具廠，電氣室，內爐機工場，自敵人接收者約二百多部，佔機器的三分之二，工人五千。田家庵有電廠，由資委會電業副處長單吧瞻主持，已開工爲第一、第二廠，已領得行總發電機。

淮南煤礦，分三個區域：一是老淮南礦，即九龍崗煤礦，一是老大通煤礦公司，現稱大通煤礦，三個礦場，第一爲大通，第二爲九龍崗西礦，第三爲九龍崗東礦。再則是田家庵八公山新礦，猶未開採。宋子文聘地質家謝家榮在各地勘測，原來兩礦（九龍崗大通）藏量二億噸，但田家庵之八公山新礦區却有六億噸藏煤，且屬單槽，計有十九層煤，厚三十公尺，距長江邊之裕溪口不過二百四十公里，可開斜井，運用機械採煤。九龍崗，大通，下窰計有九個煤井，直徑三十公里，寬三公里。九個煤井中有七個煤井出煤。八公山新礦，已計劃挖十四度半的斜井下去開採。淮南的產量二十六年爲每月九萬噸，勝利後三十四年十月產一萬二千噸，三十五年產六萬五千噸，三十六年七月產八萬噸。

這個淮南煤礦，情形比較複雜，遠不如揚子甯氣的有效率。因為其產權複雜，有大通，淮南二股力量。勝利後，因為是敵產，不分淮南大通，爲一敵產單位，資源委員會一度擬往接收，但因為宋子文先下手爲強，已接收經營，而且墊款開工，終於仍爲宋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所有（按一般工廠向例，凡被敵人強佔者，即作爲敵產，勝利後收歸政府，原主不得過問，宋的揚子甯氣及淮南是例外）。在原產外，加上若干大通產業及敵人自各地搬置財產。但自此資源委員會已插上一腳，淮南的復員資本是日本人留下的三萬噸煤斤，三十五年的煤價始終被燃料管理委員會扼緊，淮南的煤在浦口交與燃管會，每噸原價三十九萬五千，但燃管會在滬售一百萬元以上，故去年該公司年底蝕了七億元，而且其所存密木由五個月用量減爲二個月用量，麵粉由三個月用量，減爲二十天。三十六年底燃管會的管制更加緊，十月浦口交貨爲八十四萬，但燃管會售予公用事業爲九十五萬（差十一萬）工業用煤爲一百十五萬（差三十一萬），而黑市上海已達四百萬元，南京亦爲二百五十萬。煤的成本約一百萬，故淮南頗有虧累。淮南享受的特權，一是三十五年度獲低利貸款二百億，一是資源委員會擔保，已向四聯借了四百多億，開採八公山煤礦。

凡有官僚資本的地方，就有奢侈與逸樂，也有勞苦與死亡。淮南煤礦的高級職員享受極佳小洋房，搖頭電風扇，冰箱，人各一具。沾點邊兒的顧問，月拿四百萬的煤炭，作爲伏馬費。士著稱：「上有天堂，下有礦場。」黃泛區的地價爲此輩新貴所哄起，由十六萬元，直升至四十萬元，淮南經理張子安一人置產數千畝，工頭輩亦發大財。有天堂，也有地獄。兩淮農民凡去挖煤的均稱爲煤蟲子，日夜兩班，各萬餘人，半爲裏工，半爲包工，裏工生活較好，每月一

百五十萬，包工最慘。地下平挖，每工八千元，（三十六年十一月）工頭僅發六千扣了二千元，下窰洞向上挖叫「掏天梯」，每工一萬二，工頭只發一萬，扣下二千，工錢由工頭「大櫃」發放，一個工頭每天得四千萬，孝敬上司——職員。有一個工頭喬寶山，二年來置產二百畝。深達數十尺的窰洞，出口常常坍塌，封閉坑道，活埋煤工，動輒數十人。三號煤井就出過事情。公司對殉礦工人，一口薄棺，再給二三十萬元的撫卹金，路局職員和司機，貪污之法是勾結煤狗子，在蚌埠東西二處，將車開慢，以便煤狗子登車搶煤而去，淮南煤車每節車皮，均要損煤三噸。

淮南煤礦已在劉伯誠陳毅的威脅之下，陳毅會近抵蒙城，劉伯誠會近抵霍邱，均不過數百里地。故淮南礦區亦在兩道鐵線網和一個交警縱隊的保護之下。宋子文鑒於這種情勢，早即向江南發展，三十六年二月，已接收江西的新樂公司經營的鄱樂煤礦的全部礦產礦權，改稱爲江南煤礦公司。現在一部份仍用土法開採，一部利用機器，該礦的鳴山，洪門口兩礦，有員工千餘人，每日出煤六十噸至一百噸，成本爲每噸五十四萬元，供銷長江與浙贛鐵路。

淮南煤礦，已非昔日風光，管理權支離破碎，而且青年黨的官僚資本，利川燃管會吃這老官僚資本，政學系通過查源委員會監督着礦產。再加之時局動盪，淮南隨時可能爲共軍所得，故宋子文對於淮南已有鷄肋之嘆。

證券交易所及其他

上海的證券交易所也是中建銀公司的目的物。按其最初的計劃，建銀公司投資的各事業，

在招股不足額時，由公司墊購，經營成功後，即高價售出，而證券交易所爲售出股票之機構，故非掌握不可。戰前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半數爲銀公司所購，並進行改組而抗戰爆發。勝利後，宋子文憑藉半數股權，仍然掌握證交，由其將股權讓渡國家銀行，而派與中國銀行有淵源之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氏任總經理。宋氏對證交仍然爲主人身份，王志莘三十五年秋因爲證交生意不好，請宋院長開放遞交並且封閉各場外交易之證券號，宋飭上海市政府雷厲風行的執行禁令，卒至證交生意興隆，倒金日增，一反過去的蝕本而爲賺錢。

戰後中國建設銀公司第一步事業爲建立大規模橡膠廠，已成立中美橡膠公司，美方由美國橡膠公司 (United States Rubber Co. 居美國四大橡膠公司的首席) 投資百分之五十，建銀百分之五十，預備將美國機器搬到中國來，就近取南洋橡膠，製造後，向各國輸出，爲一規模極大的橡膠業托辣斯，出品包括車胎、膠鞋、各種貨色應有盡有、技術要達美國水平。後來中國既行限額輸入制，生膠不能自由進口，遂改業橡膠進口，因爲已擁有美國橡膠公司之獨家經理，所獲的配額不少，以此轉售各膠廠，利潤亦甚爲巨大。

建銀公司總結

中國建設銀公司，實爲一大規模托辣斯。在銀行學上，銀公司與信託公司（托辣斯）並無二致，都是集資代爲經營，獲取企業利潤。建銀公司舉辦一個事業，可從中外拉股，自己只出百分之五十，即可掌握事業管理權，待其經營成功後，股票大爲升價，再將股票售出百分之二十，獲取巨利，同時其所留百分之二三十的股權，仍然可與管理人員配合，控制原有公司。如是，以極少量的資金，可以舉辦無數事業，結成一個康采命。宋子文曾說：「既有揚子既濟

的電，淮南鄱樂之煤，自不難以廉價之電力使上海南京漢口，構成電力網，發展我國中部工業。可略見其氣概。

中國建設銀公司是極賺錢的。在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所公佈的結算表看來，該年純益達一千九百十四萬元。其項目如下：

中國建設銀公司(The China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資產負債表

資 產		負 債	
項 目	金額(單位：戰前元)	項 目	金 額
現金	八,九二八,七七三	資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各項放款	七,五二七,五六五	各項提存	二二六,八二四
投資	七,五〇四,四一二	應付未付各項	二〇,三二五,九二一
應收未收	六,七四六,六三九	其他負債	三六九,七三六
營業房地產及器具	一,五六七,八二四	本年純益	一,九一四,五三一
其他資產	五六一,二六八	合計	三二,八三六,四八三
合計	三二,八三六,四八三		

戰事爆發以後，該公司移至香港，宋子安等且在美國，故總帳冊留美，分帳毀於太平洋戰爭時之香港，在戰時代理政府購料等，贏利甚為可觀，一時尚未結帳，其數將更為可觀！

當三十五年五月，反美民衆運動的十萬遊行隊伍，經過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時候，十萬羣衆所吼叱的美軍大廈，即是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建設大廈，這座大廈是美國人的活動中心，也是高

等華人出入之場所。這便是中建銀公司的所在地。這個銀公司正是國際投資的橋樑，目前是華爾街的買辦機構。它已在外國人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字林西報曾經盛譽中國建設銀公司，其言有曰：「宋子文屢議鼓勵外人投資中國，此為中國迫切需要之一，早在一九三〇年外商如發現信用卓著共負患難之華人對手，而無障礙之條件，即準備對華投資。一九三四年中建銀公司之創立，實乃承認當時之情勢，其後三年，外人與該公司合作計劃發展中國實業，而以建築鐵路為最著。如當時局面和平，相信該公司迄今必有卓越成績。」該報並譽宋氏為中國思想豐富之領導人物。（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社論）。上海大美晚報評論認為「中國建設銀公司，對於中外資本之合作，無疑已闢一途徑，宋氏亦已完成此一事業。」（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社論。）社論中並述宋氏知道如何解除外人投資之種種限制，強調宋氏之健全思想，及「外人管理及業務監督」的重要。

宋子文在四中全會中獻產，有這樣的傳說：魏德邁離華時，嚴厲指摘官僚資本，CC與政學系羣起而攻之，蔣頗為苦惱，有一天與宋談話，悻悻然說：別人都指摘豪門資本，如中建銀，字中。宋盛氣之下說：「我捐出來好了，不過我還要看看別人（庸之……）怎樣？」蔣在四中全會要興番人心，順便提到宋子文捐產二千億元。於是宋子文便不能不自動出來捐產。經此一番洗脫，終於捐產加官，派任廣東省主席。實際上獻產並不損害他對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掌握與宏圖，其所捐股票為中國建銀的三萬五千股，及其在各公司之股票，目前銀行股票（十一月）上海為七十五萬，票面百元，升七萬五千倍，中國銀行每百元五十五萬，升五萬五千倍，三億約合戰前三百萬元（按十萬倍計），在中國建銀所佔股權不過四分之一，在其他各公司並未

見多，即使政府中其他派系掌握了四十分之一，（其實在這時候，誰敢逼人太甚，接收國舅財產，）也不影響他老弟宋子文的總經理。如此建銀仍然牢牢掌握在宋家手裏，而且可以抗禦一切指摘與攻擊。

如果宋子文的理想實現，則中國建設銀公司成爲中國工業的主宰，將建立宋家王國，這王國將爲華爾街大亨的樂園。

宋財閥的金融與實業

△中國銀行的攫奪▽

宋子文在金融界奠定基礎，是攫奪中國銀行以後的事。他是由財政，而買辦，而金融，再由金融而控制實業，在宋子文的王國裏，中國銀行實爲第一支柱。民國廿四年蔣孔宋的聯合搶奪中國銀行，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陰謀之一，

中國銀行實際上爲張嘉璈所有。張嘉璈是北洋時代最爲精明能幹的銀行家，憑他數十年的經營，他達到了二個目的：一是中國銀行由官家銀行變作商業銀行，一是中國銀行放棄了代理國庫以後，其業務更爲興盛，始終執掌金融界的牛耳。

自民六年起，張嘉璈一直任中國銀行的副總裁，總裁則由王叔魯（王克敏），馮幼偉循環繼任。自民六至十六年，股本增至一千九百七十六萬，而且政府把大部股票賣給商人，官股只有五萬元，不過四百分之一，實際上完全商辦。北伐成功之日，張嘉璈氏恐懼南京政府會把中國銀行的官產，加以沒收，於是他將總管理處南遷。民十七年，他與宋子文打交道，一方面允

諾由中行供應軍費，一方面希望宋另設國庫銀行，放鬆中國銀行。南京的宋子文一方面創辦中央銀行，免為他人所制，另一方面不能不綏靖中國銀行，希望能夠由張統馭江浙財閥而供應軍需（十七年中行供應一億三千五百萬，交通銀行供應六千五百萬充南京軍費，均超過該行資本）。於是准許中國銀行不再成為代理政府公庫的國家銀行。而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但是宋仍伏下一筆，由政部投資官股五百萬元，（因為還有五萬元官股，只交四百九十五萬元。）商官股本共二千五百萬，董事長由政府派，總裁改為總經理。張公權放棄了公庫任務後，放手做商業銀行，於是該行鈔票發行的準備金公開檢查，藉此樹立威信，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股東會選出的商股董事為李銘，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馮幼偉，貝淵霖，孔庸之，徐寄嶺，卞白眉，周作民，吳麟書，政府派定官股董事為葉琢堂，李清泉，陳嘉庚。商股監察盧鑑泉，薛敏老，張蔚如，顧克民，官股監察李樺蓮。常務董事為李馥蓀，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馮幼偉，大半為張的人，財部指定李馥蓀為董事長，總經理則推定張公權。中國銀行的業務，進展很快，央行始終睽乎其後，例如民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兩銀行的業務情形如下：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	現金	存款
中央銀行 廿一	20,000,000	7,405,559	89,332,511	153,981,388
廿二	20,000,000	15,847,222	121,708,334	227,154,807
廿三	20,000,000	3,638,000	62,618,000	249,485,000
	放款	有價證券	純益	資產總額
廿一	97,741,857	330	11,931,933	249,286,943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	現金	存款	
廿一	142,848,709	226,865	10,734,244	353,561,179	
廿二	85,163,000	155,414,000	14,821,000	478,140,000	
中國銀行	廿一	24,711,700	2,316,724	118,206,101	475,548,052
	廿二	24,712,200	3,056,006	192,659,981	539,284,525
	廿三	34,000,000			546,693,903
	放款	有價證券	純益	資產總額	
廿一	322,891,216	64,544,446	1,847,949	804,993,035	
廿二	351,388,608	32,018,846	1,923,975	910,329,392	
廿三	411,952,175	85,981,599	1,933,317	975,650,000	

廿二年中國銀行比較中央銀行，現金多百分之五十，存款多一倍許，放款多一倍許，有價證券多一百五十倍，資產多近三倍。因此中國銀行始終是領導的銀行，使中央銀行的存款放款不及它。甚至鈔票的發行，亦呈劣勢。

二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三年十二月

中央銀行

三九，一四五，三六〇

七〇，二七一，五四一

八五，三三九，三〇〇

中國銀行(滬區)一一二，八七二，二七四 一二二，一三〇，五二七 一三六，八六八，三〇〇

二十三年中國銀行全國鈔票的發行，即達二億〇四百萬，較中央多了二倍半，在這種情形下，江浙財團仍然控制了南京的命脈，那時是江浙財團最肥的時期，也是南京最窮蹙的時期，

因此中國銀行必罹災禍。孔繼宋子文上台，南京愈形拮据，宋子文發的公債太多了，金融界吸收飽和，再不能承收。江浙財團要借錢給他，也不容易，因為超過了他們信用能力的限度，成爲強弩之末。二十三年各行投資南京政府達八千七百五十萬元，其他各種秘密貸款尚在內。而央行被政府透支了一億三千萬，已搖搖欲墜。蔣又不願經營江南一隅，而且不斷南征北討，軍費又激增（二十三年預算二億五千七百萬），孔以租稅政策代替宋的公債政策，大事搜括，適逢其時，美國收購白銀，壓迫南京向美元低頭。於是上海通貨收縮，銀根大緊，工商倒閉。在二十三年多廢曆年關上海銀根奇素，二十四年工商不景氣，南京借不到債，空前拮据，孔不能不組織財政顧問委員會，聘張公權爲副主席，又聘唐壽民、貝淞蓀、李銘、陳光甫分任各組主任委員，向江浙財團移樽就教，張公權這位老練的銀行家，知道南京的軍事冒險，已使收支不平衡，不是穩健的做法，就不願意多投資。因此每次南京發動救濟工商，或籌措內戰費用時，張均表示遲疑，不大好商量。一個是窮極無聊，一個是家財萬貫而慳吝不與。

於是孔宋郎舅秘密籌議，化對立而爲合作，然後寧粵聯袂於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赴漢口，會晤戎馬倥傯的另一郎舅。在孔而言，早即欲將中國銀行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宋在台下，弄中國建設銀公司苦無資金，正垂涎於這江浙財團的寶座。在漢口的蔣，「極聽其議」。於是二位郎舅又寧粵東返，準備一切，其間外界知者絕少，政府中人亦不甚明瞭。三月十九日孔在政院提議通過，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廿四年四月一日發表的「廿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名爲救濟金融恐慌，「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四千萬償還央行墊款，三千萬撥中央銀行增資，二千五百萬撥中國銀行，一千萬撥交通銀行，作爲增資

之用。」汪精衛院長說：「三行之增加官股，絕無縱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但蔣在貴陽的說話却更坦率：「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統制經濟之實施。」中國銀行資本原爲二千五百萬，一旦加二千五百萬，即官六商四，當然歸政府所有。交通銀行早爲孔所籠絡，其目標全在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事前一無所聞，聞訊驚愕。財部的所謂增資，祇是一紙命令：「查該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應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內官股五百萬，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隨文發給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預約券五紙；仰即填具二千五百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蔣只給一紙公債，不撥一個現金，即佔有了中國銀行。張嘉璈與北洋軍閥打交道，從不會碰上這樣凶狠的做法。他氣憤成疾，並隱示異議。政府又發表張嘉璈爲央行副總裁，叫他有一條退路。廿四年三月廿日中國銀行股東會，一切始如政府預定進行，李銘董事長慷慨致辭，要求官股只加一千五百萬元，使官商各半，使將來商股也許可以捲土重來，這點孔宋總算答應了。

中國銀行的新官股董事爲宋子文，葉琢堂，錢新之，杜月笙，吳達銓，席德懋，宋子良，胡筆江，王寶崙官股監察爲李覺，趙季言，王延松。商股董事選出的爲馮耿光，張嘉璈，宋漢章，陳光甫，孔祥熙，徐陳冕，李銘，卞壽孫（字白肩），榮宗敬，周作民，貝澹孫，周宗良，商股監察爲唐學溥，張蔚如，顧克民，薛敏老四人。新董事會四月一日開會，董事長李銘辭職，張嘉璈也辭當董，立即照官方授意，改推宋子文，王寶崙，錢新之，葉琢堂爲常董，連同商股常董馮耿光、陳光甫、宋漢章，共爲七人。孔財長立即指定宋子文爲董事長。宋子文在中國銀行原來早就有一根綫，即是中國銀行天津經理卞白肩，三月二十六日即赴上海與孔相晤，

據說「對中行改變有特殊貢獻。」宋拉宋漢章及陳光甫就總經理，他們鬼死孤悲，均不就，故由宋自行兼任，後來經下拉攏，宋漢章因原任張的上司，後來被壓，早有嫌隙，故於廿四年仍就總經理。但組織上原來董事長爲虛職，總經理爲實職，現改董事長爲實職，總經理形同僱員，條例爲「總經理由董事長會同常董，於董事中提選同意聘任，呈報財部核准」。總經理既非常董，自然要聽命董事長，此卽所謂董事長制。

中國銀行於是成爲第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也照辦加資，原資一千萬，內官股一百萬，現加爲二千萬，官股一千一百萬，董事長胡筆江，總經理唐壽民，改組連任。唐純爲陪客，因唐壽民早已投靠孔宋。三行統制以後，中交二行財產，盡爲國府外庫。改組後不久中國銀行即奉令調大鈔運重慶貴陽，充剿共軍費。至於金融救濟，直至六月廿七日只放了一百五十萬元的貸款，可見金融公債官樣文章之騙人。另一方面江浙財閥自此走入了厄運，金融恐慌益甚。例如中國銀行廿四年六月一日成立儲蓄部，拉攏儲戶，寧波商業銀行和江南銀行倒閉，四明，上海銀行均告險惡，卽爲金融統制下壓迫商業銀行的措施。政學系中之吳鼎昌，周作民，錢新之，唐壽民北四行一流人物也曾由國聞周報稍發牢騷：「案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道理，誰也道不出一個不字，今後問題，祇看三行成一色以後，政府能否善用其權，爲民造福。」（二十四年四月一日），但實則北四行樂得看南四行垮台，使北四行能在南二行官營以後，插足上海金融

宋子文在中國銀行董事長任內，自廿四年到三十三年爲期九年。這期間，他在中行打定了基礎，過去的中國因爲張馭人過嚴，不得人心，現在儘成爲宋系的人。其中比較有名的計有點

綴門面的宋漢章，南派的貝淞蓀，北派的霍亞民，東雲章，潘仰山。這是宋以後的內閣人材。

宋漢章爲浙江餘姚人，現年七十六歲（三十六年計），早年失學，出身寒微，刻苦學英文與銀行，五十年以前，他即進中國通商銀行，後入北京儲蓄銀行，清末入大清銀行，任上海經理。民元大清改爲中國。民五年袁世凱稱帝，五月二日下令中交兩行停兌，擬提現金作登基費用。上海分行爲宋經理，張嘉璈副理，組織股東聯合會。將行產交律師，十三日起鈔票照兌，這才奠定中行信用。接着津行漢行亦照兌。因此中國的鈔票信用特好，尤其是滬行。（廿四年發票二億，其中七成爲滬行）。其後，張嘉璈緣張嘉森（君勳）關係，而得梁任公財長（民六）之助，任爲副總裁，並改作半商業銀行，此後十年張嘉璈倚亦商亦官之訣，中國銀行大發展，而宋漢章對少年新貴側目而視。宋子文進中國銀行，他才任總經理。宋氏年邁，耳順目矇，但每日必清晨到公。後來更辦保險公司，每遇火起，星夜起身到晒台上觀測火侯及風向。此公以下層出身，性甚豪邁，能牛飲烈酒五斤，雪茄數盆。生活則簡樸，國貨棉袍，家務自行操作。

貝祖貽，字淞蓀，五十五歲，生於江蘇吳縣望族，蘇州東吳大學及唐山工學院畢業，民二入上海漢治萍公司統計部工作，後入北京中國銀行，任小記帳員，逐級高升，民五爲廣州分行營業主任，民七年爲副經理代經理，民八爲廣州分行經理，後調香港分行經理。其間與廣東財長宋子文結納，故宋會一度邀至漢口央行職務，貝未肯就。民十六年爲上海分行經理，以後遂成爲江浙財閥之幹部，曾任上海工部局華董，民廿代表商會出席華盛頓國際商會聯合會議。廿二年又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其時貝兼任中國銀行新創的國外部暨信託部的經理，完成其國際匯兌特許銀行的任務。貝對外匯經營，有其特長，業務之熟悉，爲中國僅見。他曾隨宋子文

赴美交涉棉麥貨款。抗戰爆發後，升任總行副經理，民廿八年任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委員，在港渝之間來往。卅一年會因宋之提携，有倒宋漢章而任代總經理之勢，惟爲北平的霍寶樹反對。卅三年隨孔出席布里敦橡樹會議，又爲國際通商會議代表。返國以後，自稱肺部有小黑點，而息影重慶的上清寺，以澹霍的鋒芒。但是後來一旦央行總裁任命發表，却力疾從公。貝氏爲蘇州人，語極燕軟，短小精悍，爲一個外圓內方又穩又滾的銀行家，爲宋子文在中國銀行中最高賞識的人材，亦爲中行上海及港粵幫的領袖。

中行南派另一人物爲席德懋，字建候，江蘇吳縣人，現年五十餘。他的父親爲匯豐銀行職員，有買辦淵源，席進銀行界已三十多年，曾任宋時代的央行業務局長，後來則爲中國銀行董事，長駐在紐約，管轄中國銀行海外分支行。他爲宋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現任央行理事，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席之弟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幣廠長，財政部復興貿易公司總經理，現任上海最大麵粉廠阜本的總經理。席弟爲郵傳部工業學校畢業生，（卽今大前身）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英伯明罕大學。

徐維明及陳長桐均爲南派人物。徐字廣遲，現年（三十六）四十九歲，清華大學畢業，爲哈佛的銀行碩士，十九年爲中國銀行業務稽核，二十五年爲渝行經理，在渝會組中國聯合煉糖公司，四川榨油廠，建國造紙廠，任董事長。勝利後代表中國銀行來滬接收正金，德華銀行，現任上海分行經理。陳長桐則爲中國銀行國外部經理，爲宋貝一手培養。

北派領袖爲霍寶樹，字亞民，生於公元一九〇四年，廣東新會人，曾留美，歷任中央建設委員會主任秘書，設計處長，中國銀行的天津分行經理。中國銀行的鈔票發行以滬津爲中心，

天津地位極重要，且傾全力於實業，氣魄特大。在重慶時，因北派實業內遷，力量甚大，總行多賴西安一行維持總行，於是實力傾壓南派，霍亦任爲副總經理，而兼總稽核，排擠貝淞蓀，甚爲成功。現爲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

東士力，字漢章，現年六十二歲，江蘇溧陽人。渠爲中國銀行天津分行副理，爲宋系在實業界之巨頭。戰前歷任中國銀行天津、西安分行經理。其下大將爲潘仰山，均爲中國銀行北幫的主將。

中國銀行南派着重做外匯，做公債，北派着重實業。由於通貨膨脹，南幫多賺外匯，北幫則有工業基礎。真正能够幫助宋子文實現其金融資本王國，囊括工業者，却是北派。

中國銀行最大的實業，爲豫豐紗廠。民八年穆藕初氏辦豫豐紗廠，在鄭州裝置了五萬六千四百四十八錠美製紗機，二百三十四台布機，五千六百錠線機，另發電機共三千五百瓩。豫豐在內戰中虧蝕了，欠了中國銀行的債。二十三年就被中國銀行接收。總經理爲東雲章，後爲潘仰山。中國銀行源源接濟的結果，潘仰山認爲如無七七事變，可以增至五十萬錠，二十七年拆遷，中國銀行貸予一千八百餘萬元，全部機件均已搬出。二十八年開足萬錠，分設重慶合川等地，三十五年並擬遷紗錠到新疆。豫豐存棉最多，恆常佔渝市各廠之半，紗錠爲全川之冠，約在四萬錠左右，後另定三萬美製紗錠，設第二廠於合川。中國銀行爲了使豫豐有充分的原料，爲豫豐購卡車五十輛，成立運輸部，從事運輸棉花，同時辦了幾個酒精廠，以供應燃料。這個紗廠極其賺錢，爲中國銀行後方主要營利事業。現在仍開工三萬錠，爲後方唯一賺錢的事業，日產三十萬包棉紗。

東雲章戰時任中行西安分行經理，致力於甘肅雍興公司的經營，三十二年此機構已發展到了十八個單位，包括各種造紙，皮革，鋼鐵，印刷等工業。憑此，東氏三十四年當選為機器紡織工業聯合會（紡聯會）的理事長，並任棉業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戰後他出任了紡管會主委，中紡公司總經理。

中國銀行的附屬事業，有民二十年創辦的中國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中國物產保險公司，以宋漢章為董事長。

戰時中國銀行又於三十一年增資至兩千萬元，共計為六千萬元。此為孔祥熙攫奪中國銀行的步驟，三十三年孔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但三十三年反孔之聲四起，孔的財權已成強弩之末，不敢再動宋的人，故一仍舊貫，仍然宋家天下，孔下台宋上台以後，中國銀行宋的勢力更形穩固。現任董事長孔祥熙，常務董事長宋漢章，宋子文，徐堪，陳輝德，郭錦坤，莫德惠。董事為陳其采，吳忠信，吳鼎昌，席德懋，徐青甫，貝祖貽，卞壽孫，王寶崙，鄒琳，錢永銘，宋子良，王孝賚，李叔明，張嘉璈，金國寶，李銘，杜錫，徐陳冕。主席監察俞鴻鈞，常駐監察劉汝芸，監察王延松，嚴莊，陳正汀，尹任先，趙季言，盧學溥。宋系人物仍佔過半，同時老北洋時代一流人物及江浙財團人物，漸漸為南京各系新貴所代。三十五年盛傳中國銀行的商股又將二千萬增至四千萬，這將為宋系準備將官股攫為商股，要在中國長居久安的打算。

中國銀行外匯存款之多，在國內首屈一指，計有七千萬美金。其在國外的分支行遍及紐約，夏灣拿（美），倫敦，曼谷，星加坡，吉隆坡，檳榔嶼，巴達維亞，雪梨，加爾各答，孟買，客拉齊（印），仰光，西貢，海防十六處。中國銀行與宋子文，幾成一而二，二而一，其趨勢

力之大，無人可與比擬。

廣東銀行

廣東銀行是宋子文民二十五年收買的私營銀行。該行成立於民國二年二月，爲美國僑資銀行，當時實收資本二百萬港幣，十五年增爲八百二十萬港幣。該行業務發達，儼然爲華僑銀行中之中央銀行。例如民十九年，該行的公積金達一百萬港幣，存款二千八百萬，匯款四百四十五萬，純益一百四十二萬，總營業四千五百五十四萬港幣。民二十四年九月受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以港幣八百七十五萬元資產，對港幣三千二百二十萬元的負債，宣佈倒閉，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子文投資加以改組，資本增至港幣八百七十萬元，實收爲七百七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元。其中第一優先股二百萬，第二優先股四百六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元，舊股作爲普通股一百〇八萬三千二百元，其業務亦由僑匯而加做進出口押匯，獲利甚巨，三十六年二月計有公積金三百萬港幣。此外尚有投資及其他準備金四百餘萬，全行資產爲港幣八千萬元。改組後的董事長爲宋子文，董事吳鐵城、郭順、唐海安、孫科、霍寶材、林炳炎、李炳超、胡銜莊、勞敬修、霍亞民、胡惠春、李樹芬、李勇候、江筱呂、陳鑑波、潘銘新、陳國儀、吳浣卿、霍寶開、張福運、袁純初、徐廣運、霍寶蔭。總經理袁純初、協理霍寶材、梁冠榴、經理陳善明、副理雷勗民、襄理林賢、陳建明。該行舊金山設有聯號，二十六月五月以美金一百二十五萬元開業，贏利甚巨，其會計獨立，未計入總行資產。該行舊金山分行經理鄭光林，廣州分行爲陳玉潛，上海分行汪智湧，澳門分行傅厚丞，漢口分行何家焯，暹羅李寶鑾，台山李渠，汕頭分行謝通芳。

該行負責人，爲中國銀行分出來的人，尤以霍寶樹兄弟爲多，這個廣東銀行，在戰前廣州等地吸收存款，抗戰爆發後一律停業，而存款則被宋家運用來大買外匯，存款人前往取款，以帳冊不全拒付，戰後則聲稱以一償一。又據傅斯年稱，戰前廣東銀行總經理附敵，已被鎗決，確否待證。

旁枝的新華儲蓄銀行

新華銀行是宋一另的旁枝。新華銀行原於民五年由中國交通兩行撥款十五萬元成立，提倡儲蓄。袁世凱稱帝時，擬改爲帝國國家銀行，委託其代發新華儲蓄券一千萬元。民六年袁氏失敗，遂與政府疏遠，在天津設行，招集商股，增資爲五十萬元，民八以後增資至五百萬元，業務漸發達，有四季儲蓄，公共儲蓄，民十五年改爲新華商業儲蓄銀行。民十八年因爲日寇沒收新華繳存擔保品日金九六公債數百萬元，新華一落千丈。這時又變爲官家銀行的囊中物，民十九年股東決議改推中國交通二行派員主持改組，將原有資本折爲十分之一，另由兩行增資收足二百萬元，改推王志莘爲總經理。中交兩行將新華遷至上海，同時改爲信託儲蓄銀行，以便在信託與儲蓄上，與本國商業銀行及外國儲蓄會競爭。新華銀行的組織上，商業銀行，信託部，儲蓄部三部分立，例如三十五年會計上，信託與儲蓄部各列資金三百萬，商業銀行部份四百萬。儲蓄存款及信託款項，全體董事及總副經理負責連帶無限責任。王志莘氏將公共儲蓄貸款四季儲蓄停辦，儲蓄券收回，另列新華人壽資金，證券部，小額信用貸款，建屋貸款。上海、新華等銀行均賴運用小戶儲金起家，在大財閥大軍閥自有銀行之際，集小成大確是一種聰明手法。

目前該行上海有十個辦事處，一個倉庫，另設十二個分行，總行三十六年遷於江西路沙遜大廈，改爲新華大廈，形勢迥非昔比，該行三十六年五月存款四萬萬，放款一百六十二萬，每日票據收解數字頗大，日達千億以上。

該行總經理王憲章爲一書讀出身人物，四十八歲，生於上海，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先在黃炎培職教社工作，後入工商銀行任儲蓄部經理，二十年轉任新華銀行總經理。王氏在前期爲張嘉璈贊識的人物，二十年改組新華，即係張嘉璈之推薦，後期則爲宋子文的人。在重慶時則孔亦頗加重視，曾令創辦聯合票據承兌所。戰後宋登台，重川爲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

新華銀行董事長爲陶詠光，即馮幼偉，早年中國銀行的總裁，現任廣東銀行董事，今年六十五歲，廣東番禺人，係日本陸軍學校畢業，常備爲中國銀行前宋漢章，與交通銀行的錢新之，及張公權，卞白眉，趙謙華，霍亞民，王志華，孫瑞璜。監察爲戴憲慈，莊以豪，湯茂燾。孫瑞璜爲副總經理，江蘇崇明人，四十八歲，清華畢業，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爲南京建設委會總稽核，及郵匯局會計處長，民十九年加入該行。

新華滲入上海工商業的力量甚深。如玉白已兼任中國國貨公司，中國絲業公司，久安實業公司的董事長，各公司的董事更多。孫兼任美亞綢緞廠董事長，中國絲業公司常董，萃業製造公司董事長，國貨公司董事，利亞實業公司董事，大華綢緞公司董事長，鴻興絨製造廠董事長，科學化工廠董事長。滙行經理徐振曾任永業地產景倫紡織，九福綢緞，吉美食品的常董，及滙惠地產，建安實業，新豐保險公司董監事。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其他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本爲一間純粹的民營工廠。遠在光緒三十年間，我國發生一次「馬開夏」辱華事件，國人羣起抵制美貨，不吸英美烟。香港商人簡照南兄弟於是集巨國，設立南洋烟草公司，聘請日本技師，在港設廠。「馬開夏」事件平息後，該廠亦隨之停工，後由簡氏兄弟自辦。民四年，歐洲大戰，歐美商品無法輸華，國內輕工業極爲繁榮，南洋公司亦扶搖直上，同年以無限期呈准在農商部註冊，資本一百萬元，民七年增資爲五百萬元，改爲有限公司，總公司設於上海。民八年再增資爲一千五百萬元。漢口，廣州，重慶分公司亦先後成立，其後又在許昌，坊子等地設購菸葉處，自設廠房烘焙。

早在光緒廿年間，英帝國的大英烟草公司（即現在英美烟公司）已在上海設廠，民國元年，至民十年，先後在漢口，青島，天津，東北各地設分廠，又在河南，山東各地設立收購及焙烟爐。大英烟公司僱用工人達一萬五千餘人，月出香烟一萬餘大箱，三十餘年間，整個華北香烟市場都在大英掌握之中。當南洋公司異軍突起，隨大英公司所到之處亦紛紛設立據點，因此，頓成爲大英的勁敵。民五年至十年間，大英用諸多方法打擊南洋，壓迫南洋，其後又提出收購合併的方案，誘迫南洋公司接受。但簡氏兄弟是富有愛國熱情的工業家，不願意接受大英的條件，南洋雖受英美烟的傾銷，而感到無法發展，但有幾次愛國運動做成了南洋發展的機會。民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國人羣起抵制日貨，南洋此時營業極爲發達。其次，歐戰結束前後，亦爲南洋之全盛時期，每年溢利幾達五百萬元。當時簡照南氏之豪華氣派，捐助救濟，慷慨大

方，是喧傳滬上的。十餘年前廣東大水災，南洋公司藉此以爲大肆宣傳機會，自置輪船，備運糧食，回鄉救濟災民，至今膾炙人口，可想見當年力量之雄厚。

南洋公司怎樣落到T V宋的手上，是耐人尋味的。據說有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民元以來，經過幾次偉大的愛國運動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有機緣在沿海陸續建立了他們的小型工業，可是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這些工業，却從來沒有注意保護過，反之，由於處處仰承帝國主義的鼻息，其經濟政策無不縱容舶來品及外資在中國市場上馳騁，南洋所受到大英的壓迫，就是如此造成的。其次，由於要解救統治階級的財政危機，就不斷向廠家增重賦稅，或敲詐勒索。換句話說，對民族資本，更極盡破壞之能事。

第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發展，並沒有擺脫封建的殘餘，本身往往保留着一個封建家族的組織。當愛國運動形成了它客觀上發展的條件，又緊緊地被封建殘餘拖着，當南洋公司狗爛之際，其內部亦漸呈腐化，骨肉之間，互相爭權奪利，內部管理腐敗，經營保守，所謂「富無三代」就是這個最好的說明。

外有外資及統治階級的壓迫及破壞，內有家族的傾軋，於是T V宋就乘人之危，不費吹灰之力，把南洋公司拿到自己手上來。

經過是這樣的：民十二年簡照南逝世後，簡氏親族戚屬人數甚多，當其業務發展時，皆羅致於公司內，有些就盤據要津。但這些統統子弟，根本不懂得經營管理，只是藉着這個機會，大事揮霍，於是業務雖盛，並沒有通盤策劃來奠定其發展的基礎。有一次，會因定購巨量美烟葉，弄到資金週轉不靈，以致借入巨額外債而受債權人扼制。民五至民十四年，南洋最高之營

業額年達五千餘萬元，其購料，推銷，廣告，包工等各項佣金。數量之鉅，至爲驚人。南洋雖然算是現代企業的組織，但經營及管理並不是現代的。機構龐大，部分當權者各懷私心，積弊重重。聞簡氏至親，竟有另組烟公司與南洋相抗衡者。大英公司就看破南洋這些弱點，到處擊敗南洋。另一個致命傷，就是政府對捲烟不斷增加煙稅，故在民廿年後，南洋將註冊資本改爲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元。股票額每股由二十元減爲十五元，然而市價竟低至三四元，與昔年每股市價曾漲至四十元以上者，相去何止十倍。

民廿二三年 T V 宋正是中國財界炙手可熱的紅人，藉着國舅身份及財政部長的權威大肆搜掠金融工商實業，適逢其會，被他洞悉南洋內幕，正思運用高明手法，乘機侵入，而簡氏亦內感家庭糾紛，外受政府壓迫，願忍痛讓股。民廿六年春，宋氏用一百萬元現金，以每股五元之低價，購入股票二十萬股，相當於簡氏所佔股份之半數，簡家的股權則無條件可供宋氏運用，從此，實際上南洋的主人就是 T V 宋了。此時，南洋公司之公積金尙達港幣一百數十萬元，宋氏全部控制南洋後，立即提用公積金將其所墊付之股本掃數歸還，這樣一來，宋氏竟不費分文便攬得了價值千餘萬的南洋資產，在豪門資本侵奪民族資本中，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T V 宋劫奪「南洋」後，不久中日戰爭爆發，滬廠即燬於八一三的炮火，漢廠停工，一部份機器運渝設廠，港廠則增加生產，應付華南及南洋各地需求，直至日人佔領才被追停頓。爾時，後方渝廠繼續發展，分機製與手工捲烟兩部份，成爲後方可數的企業。勝利後，南洋在淪陷區資產非但沒有損失，且憑着 T V 宋化公爲私的戰術而發了一筆大財，僅香港一地，南洋所接收的敵產烟葉烟紙等即可製造成品三千箱，而宋以上海各地所接收敵僞產業亦分一半與英美

烟公司爲交換條件。

勝利後，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該公司已增資至五千六百二十五萬元，三十六年冬又擬增資至二百億元。現任董事長爲宋子安，董事爲潘銘新，簡玉階，簡日林，杜月笙，潘吉濃，秦穎春，胡筠莊，簡敏軒，宋子良，程叔度，周壽臣，簡稚川，張竹璵，馮炳南，監察人勞敬修，簡陳季荳，郭禮安，總經理潘銘新（即揚子電氣公司總經理）襄理倪光華，簡秉仁，總務主任楊季忻，業務主任屠琮廣，財務主任候安華，廠務主任鄭兆祁。該公司設分公司於廣東，福州，四川，漢口，香港，製烟廠分設上海，香港，漢口，重慶。目前新出香烟爲銀行牌，黃金龍，白金龍，千秋等牌。

三十五年一年間該公司滬漢渝三廠全年共製銷各牌烟一萬五千餘大箱，計貨款國幣九十二億餘元，港廠製銷各牌烟一千四百餘大箱，計貨款港幣一百五十餘萬元。如果國內局面穩定，原料來源不斷，就其目前設備而言，每月可產八千五百大箱，但該公司今年之生產計劃，預算只爲三萬五千大箱。

戰前該公司所用之原料，一部份爲美烟葉，一部份爲山東河南的烟葉，後者戰後因內戰關係，來源幾告斷絕，即使購到了，質料亦劣，故絕大部份俱用美葉，南洋既在T V宋控制之下，是宋私產的一部份，取得外匯自然無方便，該公司去年進口烟葉配額，計獲得一千六百餘桶。共值美金一百三十餘萬元，因爲照三三五〇匯率，早經結付遠期外匯，故從匯率方面，獲利不少，此外，在經濟部獲購平價配售與各廠之許昌及山東葉，價格相宜，該公司又配得六十萬磅左右。

凡是T V宋所控制的事業，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在人民的鮮血之上，建築起豪門的財富金字塔。這就是說，豪門資本是用不着自己本錢做買賣的，其所有的資金都是運用四行貸款。南洋在美之外匯資產計有三百萬美金，均為戰時之逃資，宋運用在美國購買股票圖利，而國內資金週轉則運用四行低利貸款，真是一本萬利。

三十五年底，該公司向四行各項借款及透支總數已達三十億元，較之三十四年底借款增加甚鉅。借款的方式，則巧立名目，如修理費，舊屋抵押，擴充機器設備等等，因此雖然四聯總處一再對捲烟業目為奢侈品，貸款甚嚴，而南洋仍然可以利用銀行資金，以供業務週轉。

該公司去年所購進大量美葉，共值美金一百餘萬元，但實際用去該公司自備美元的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俱由央行所供應。今年七月間，中央日報會駁腔作勢質問T V宋去年在行政院長內，把五億美元用到什麼地方去，這裏就有鐵的事實來解答，可以說，用到T V的荷包裏去。

去年該公司國內部份銷烟盈利計獲毛利十一億零六百七十六萬餘元，其他盈利二十二億八千五百一十萬元，合共十三億九千一百八十六萬餘元。除開支外，淨益八億零八百八十三萬餘元。國外部份，淨利計共四十九萬餘港元。資產總值之增加，國內部份計增五十三億三千八百五十萬餘元，國外部份計增港幣三百四十二萬餘元。

在重慶時，宋子文自美國回來，曾寄居南洋經理王某家，居然以董事長身份，以公司為家支銷一切費用，直至上任政院，才對王冷淡。勝利時，宋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對南洋處處維護。本來在重慶有兩家烟公司。一為南洋，一為華福（孔承盛顏巨辦），復員後南洋立即獨佔

整頓，在重慶一廠維持了六部大機器，另在漢口，立即接收了日本人的華中烟草公司。華中烟草公司固劫掠了一部份南洋的產業，但它是掠奪漢口各烟廠而後組成的，宋却把它全數囊括，於三十五年交與南洋，其中有大型機器六部，次要機器極多。此外，宋院長又將漢口和青島廠人所積聚的大批烟葉原料（在三十五年值數百億），撥給南洋。前偽煙葉本應過稅。宋又下條子免行補稅，計免去十六億稅款之多！南洋之得有今日，完全是宋院長之扶掖。南洋在滬只有一部機器（委託別家生產），然而其三十六年第一季煙草進口限額，傳說佔有限額四分之一。

工業方面，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外，宋氏還通過中國銀行掌握濟南仁豐紗廠，昆明的雲南紗廠，衡中紡織公司，成安紡織公司，又通過中國棉業公司租辦上海恒豐中記紡織新局。在重慶還辦過協和製藥廠，及與孔合作的中國毛紡織廠，大中國火柴廠，由宋子良任董事長，劉鴻生任總經理，又在香港設立過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後遷渝。

商業活動方面，宋子文於廿五年組中國棉業公司，自任董事長，資本五十萬元，二十六年增為二百萬元，廿六年五月增為一千萬元，二十五年買賣棉花達一千三百萬，純領紗布五百萬，其他委託業務約三百萬元，共計達二千萬元，又華南米業公司成立於民廿六年四月，資本一千萬，流動金二千萬，二十六年四月會組中國國貨聯營公司，在香港還有一個中國物產公司。

勝利以來的宋政閥

宋的東山再起

抗戰期間，宋子文多在美國。在抗戰前期，曾協助中國對美借款，先後成立了幾筆貸款。然而，這不是宋的功勞，而是抗戰人民血汗辛勞所致。戰時他由於孔在中樞的把持，使他遲遲不欲歸。

宋是剛愎自用的人，在美國時期，他慣怒於在羅斯福宴會席上座次列坐於胡適之下。因此，他要外交部長當。而且後來把他的親信魏道明派為駐美大使。從此在美國，宋可以一呼百諾了。

官僚資本起家，仍然要在中國。宋以前視的眼光，注視十年宰相孔祥熙。國內傳來種種不滿意的情緒，使他愉快，而且加以冷嘲。於是一般美國人以爲他變成了自由份子。甚至有人列他爲香港民廿年時組織的民主自由同盟，他才加以否認。

抗戰後期，他以外交部長的資格回到重慶。他回到重慶，便轉述美國的輿論怎樣批評蔣孔當時的財政經濟政策，引起蔣孔的不快，官運更不亨通。外國記者稱之爲自由份子，於是宋子文在美國的聲望反而提高。這終於使每一個由美國來到中國操縱幕後的人物，對於宋子文都不能不另眼相看。民卅三年初，孔受輿論的壓迫不能不暫斂鋒芒，與往美國，三十三年冬宋子文便乘機而起。人民恨透了孔的腐敗貪污，飢者易爲食，因此，對於宋都抱著一種期望，重慶便在改組政府的好名義下，把宋子文做了代院長，然後升爲行政院長。同時陳誠出任參謀總長，而將何應欽他調，於是宋子文便立即把寄寓滬官舍的孔祥熙加以驅逐，洩他下野十餘年的一口怨氣。

勝利從天而降，重慶政府打闊了！

宋子文在抗戰末期上台，他對抗戰經濟只有一件貢獻，就是黃金存款征四成。按黃金存款，政府共售出一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四兩，政府將黃金運到時，黃金市價已超過售出時價二萬元或三萬五千元的數倍，約達十七萬，宋子文主張加以征發，三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決定征收四成，預計可捐獻一千五百億法幣。黃金存款戶百分之八十以上為不滿五兩的小存戶，結果大吃其虧。如卅四年四月存入為三萬五千元，還時官價為十七萬元，扣去四成，尚有十萬元。但接着勝利到來金價跌至八萬，扣去四成，只剩四萬八千元，連拆息都划不上。同時宋子文對川滇的美金糧券亦延不兌現。南京政府過去對北洋軍閥所發內債均一律承認照付本息，以此培養債信，然後才有大量公債發行的可能。但宋子文此舉，便宣告了公債及儲蓄政策的破產，喪失了債信。當時加以捧場的正是傅斯年王芸生一流人物，傅還解嘲說：「君子可欺以其方」，哀哉此種「君子」！

勝利來臨的時候，宋子文發現自己或重慶政府都變成了暴發戶，因為抗戰八年不但沒有把它打窮，而且把他們打闊了。第一，國難財的積累，極其可觀；美金方面美國幾次借款，都未完全支用，剩餘甚多，三十三年三月一日起美財長摩根翰允諾每月撥還美軍駐華墊款三千萬美元，至勝利時為十七個月，計有五億一千萬美元。此外國家行局存款亦不少，總計達九億美元。黃金自美國買來，以一萬萬美元買了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政策出售二百七十九萬兩，扣回來四成約六十四萬兩，尚存約四百二十萬兩。第二，勝利財更出乎意外之多，其中敵偽工廠與

物資絲毫沒有損毀，估計值百億日金，合當時十萬億法幣（那時每年預算不過一萬億元）此外，接收黃金約在百萬兩以上。因此當抗戰勝利時，政府計擁有黃金六百萬盎司，外匯九億美元，工廠及物資十萬億元，聯總救濟物資數億美元，而當時法幣發行總額約三千億元。

宋子文是精明能幹的生意人，因此根據這種情況，他織成了天衣無縫的財政經濟政策，其目的，一是要造成南京財政經濟體系的繁榮安定，二是要造成它的工業與商業空前的盛況，將南京政府的財源流入自己的私庫。

中紡與中蠶

宋子文認為通貨膨脹的威脅已經過去，因此不再拍賣敵偽財產。另一方面繼承敵人的統制經濟體系，要造成化公爲私的國營工業，其中最大的便是中紡與中蠶。

中紡公司在三十四年即成立，由束雲章任總經理，吳味經及李升伯任副總經理。吳味經是宋的中國棉業公司老幹部，戰時在渝辦福生莊（國營紗布莊）。李升伯則先在大生後在誠孚（金城系統）的技術人材。中紡接收敵偽工廠達六十一單位，共紗錠一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八十枚，（佔全國百分之四十），線錠三十三萬零二百五十六枚，布機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台。上海有棉織廠十八所，印染廠六所，毛紡織廠五所，製麻及機械廠各二所，天津有棉紡織印染廠各一，青島接收紡織廠八所，有機械廠、梭管廠、針織廠、化工廠各一所，東北有棉紡廠五所，印染廠三所，其設備規模俱頗足觀，毛染織廠三萬錠佔全國五分之三，第一印染廠爲遠東第一，中紡資產約值三萬五千億元至四萬億之譜（三十六年春），工人達八萬之多。

中紡所需資金甚巨，一開始就與中央銀行成立二百萬元的透支合約，其後中國中央更儘量資助資金，這完全是月利三分的低利貸款。此外，中央銀行還供給大量外匯，三十五年三月四日至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進口棉花約達美金六億八千萬，其中絕大部份均爲中紡所得。中紡內部開銷極大，職員待遇提高。因此中紡領導漲價，其利潤恒常達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據東雲章說，三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政府規定繳七百五十萬元國幣與財政，到九月贏利達一千萬，已撥三百萬。到年底傳共繳五百萬，三十六年度增爲每月三百萬。東雲章氏認爲經營成績，極可滿意。但是。我們若將此四萬億的財產，近一萬萬美元的官價購棉外匯，和所有低利貸款作爲成本，即知其應繳國庫者不祇此數。中紡職員待遇高，年底分紅特厚，而高級職員尤其業務部份的上下其手，均使政府虛盈實虧。

在中紡之外，宋還成立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即紡管會，爲類似戰時花紗布局的機構，民營紗廠須將紗布售與紡管會的代理機構中紡，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支馬市價已達七百萬，中紡收價只三百七十萬，實則成本已達六百二十二萬元。每廠配與中紡的紗約佔百分之八十，僅餘百分之二十可以自由出售。此外南洋外銷換取外匯，及北銷，均爲利潤特厚之貿易，但紡管會禁止紗布南運，北運則需登記，實際上這最賺錢的生意，均爲中紡所包攬。因此中紡之贏利來自本廠及民營紗廠，三十五年結算其利潤，爲五千七百七十六萬純益，如連折舊準備及所存原棉羊毛染料成品在內，當在一萬億之譜。

宋子文對於東雲章的經營極表嘉許，東已升任中國副總經理，同時東將原遷新疆設新豐紗廠之紗錠五千，遷至江蘇丹陽，設立丹陽紗廠，中國銀行正大量定購紗錠，準備擴大生產。在

宋子文的如意算盤中。中紡現在既爲中國銀行系統的人掌握（如青島天津各地經理，幾全爲中行分子），過二年以後，便可以出售民營。試問價值如此之巨的整個紗廠誰可以頂購？舍中國建銀其誰屬？這個機構既爲宋的人掌握，誰又敢嘗試頂購？中紡必然走淮南煤礦的道路。

中國蠶絲公司，則由經濟農林兩部，接收前僑蠶絲資產并撥付五億元資本，於三十五年一月成立，聘葛敬中，湯錫祥爲總副經理，下設業務，技術，會計，秘書四處。資產三十五年值二百億元。所轄蘇州縲絲廠計有新式立縲絲車一百二十台，坐縲絲車一一九六台，可縲特類條紋（16\18—28\30）生絲。在上海之實驗綢廠，有織機二〇九台，青島綢廠織機一九八台，嘉興紡絹廠有紡錠五千餘。青島另有絲毛合織的織布機三十台。葛敬中爲嘉定人，留法學園藝，民八年始研究養蠶，民十六年在鎮江設立蠶種育種場，其蠶種會由一萬張而擴充至一百五十萬張，戰時設雲南蠶業新村公司，民三十三年赴美考察蠶絲，中蠶規模比較小，因爲縲絲還在手工業階段，還談不上全面的控制，但宋子文是有意往這方向走。

宋子文以國營工廠政策，忽視民營工業，壓倒民營工業。他將資源委員會，由經濟部挖出來，直隸行政院，用錢昌照（蘇常熟人，四十七歲，牛津，倫敦大學畢業，曾任教次，及資委會副主委）爲主任委員，控制華北各大工廠及東北重工業，故後方艱苦締造的工業，宋認爲均不合格，需要淘汰，而這些民族工業家也在淘汰之列，倒是上海的買辦工業家，他認爲够手面，够氣魄，有技術。因此他對上海各紗廠資商合作的故事（每一個紗廠可養一師兵，敵人的以戰養戰均由此實現），置之不問，申新榮德生他包庇，永安郭順准簽護照赴美。另一方面却對後方工業家毫不予以資助，在上海也不願分廠經營，終讓工族工業的幼芽挫折。

孚中與金山

另一方面宋子文執行美貨路線：外匯開放政策，美貨傾銷政策。宋子文眼看九萬萬美元，實不勝其眼紅。於是三十五年三月開放外匯，訂定二〇二〇的低匯率，而且開放了對外貿易，除了少數物品，幾乎全部自由貿易。在自由的外匯與貿易市場上，宋子文組織了幾個公司大做生意。

中國孚中實業公司，是宋子文最大的貿易機構，該公司資本三億元，分爲三萬股，每股萬元，由交通銀行投資一億，國貨銀行投資一億五千萬，金城銀行投資五千萬元，實以宋爲主體，由宋子良（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出面，而拉攏政學系錢新之周作民合作經營。交通由錢新之等八人代表，國貨由孔庸之等八人代表，金城由周作民等八人代表，而以宋子良爲總經理，沈鶴年，陸品琴爲協理，錢新之爲董事長。總公司設於上海，另在紐約成立孚中國際公司（Fuohu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作爲分公司。孚中公司經營的中心，爲奢侈品的汽車，因爲其贏利最厚。據該公司報告：結過一百五十八萬五千零八十六元美金，目備外匯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七美元，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係買汽車，百分之二十係購無線電器材。該公司共購進吉普車七百八十輛，卡特拉克汽車二輛，旅行汽車一〇一輛。宋子文三十五年三月四日禁止車價在一千二百美元以上的汽車運入口，又四月二十九日禁止載重一公噸以上之輕便卡車入口，吉普車應列入禁令，但孚中於三十五年五月以後進口七百四十五輛，據稱係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起運，或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訂購，但該公司的帳冊上却查出在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訂購者僅二

百輛，付美金訂款四萬五千元，其餘均在四月二十九日以後結匯，有的尚在八月以後陸續結匯。由此可見，孚中是偽造在四月二十九日定購或起運證件，而得非法輸入的。另購入旅行汽車一百零一輛。該公司在汽車購運上有一個微妙的手續，由總公司與威利斯訂約承銷，但進貨均由分公司辦，作爲託銷貨物處理入賬。所有結匯報關提運均由紐約分公司辦，分公司僅付百分之十五手續費與總公司。監察院報告認爲可能發生下列情弊：一、逃避國稅，二、隱藏業務，三、可能經營僑匯。接實際情形，該公司可能利用分公司隱匿大部份貿易額，其自備外匯亦決不止十三萬美元。

據筆者所得材料，孚中國際公司，設於紐約華爾街一一〇〇號，擁有美金一百萬元的週轉金。此公司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即開始營業，資本爲六十萬美元，六千股，每股百美元。孔爲董事長，名義的，錢新之爲董事長，宋子良副董事長，董事爲席德懋，周作民及沈陸等。孚中所經營的貿易尚有鋼鐵，據說曾佔美國對華鋼鐵輸出的百分之九十。孚中公司宣傳其豪門進口的特權，以爭取美國廠家的獨家經理權，例如上海美商會主席勃羅斯，斯密斯及馬迪公司的威利斯汽車經理權，就被孚中搶去，西屋電器公司，安納康達話線公司，美國銅公司，薩琴公司等二十家代理權亦被獲得。

宋子良在美國所以能够吃得開，因爲他有外交護照。他於二十九年七月三日領外交護照，由政院以考察交通專使名義出國，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又將護照加簽赴美。此外其協理沈鶴年以宋子文隨從秘書名義，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領外交部外交護照出國，三十五年七月五日又加簽。建銀公司的宋子安，亦以軍委會侍從室秘書身份出國，三十年十一月六日領有外交護照。

美國商人所以願意與他合作，因為他是呈親國戚。宋子良本爲極其浪漫的人物，在廣東財政廳長任內，風流故事，遍傳羊城。陸品琴爲復興公司前總經理，沈鶴年曾任中國聯合運輸公司總經理。

據美國合衆社的經理俞道爾的報導，中加公司，亦爲宋的機構，中加公司設香港，中加公司傳爲茂利公司（一九三三年創設加拿大域多利）老闆李某的兒子李惠榮所辦。

宋氏兄弟姊妹所辦的進出口行還有一家金山公司。

宋子文爲了打開汽車進口，曾令中信局購進轎車一百九十輛。將這車子分配給宋子文，黃膺白夫人，李石曾，蔣夢麟及行政院各秘書參事，作爲私人代步之用。總計各公司共進汽車一千八百六十輛，此爲分贖制度之又一應用。

在自由外匯情狀下，宋子文的存款猛增，據美國自由聲周刊載：中國前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在美國及瑞士銀行的存款，達美金一億元之多。（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文摘）

中央銀行與金匯

宋子文緊緊的掌握了中央銀行，三十五年三月中央銀行改組，他令貝淞蓀取代俞鴻鈞，任命林鳳苞爲業務局長，（林爲無錫人，早年留英，後任職中國銀行，在印度會主持宋的貿易公司，頗爲宋的賞識，）他的機要秘書林維英任外匯審核處長（此人在三十四年三月黃金案有洩漏消息之嫌），在財政部他加派徐柏園（浙蘭谿人，四十五歲，美伊里諾大學研究院畢業，曾任郵匯局副局長，央行業務局長）爲財政部政次，兼四聯總處秘書長，又越過俞部長派聲名狼

藉被控貪污的繆秋杰（字劍霜，五十八歲，鹽務局視察，兩淮及川康區局長）爲鹽務局長，派張福運（字景文，山東人，一八九〇年生；哈佛出身，曾任廣東銀行董事）爲關務署長。又爲控制行總物資，先派劉鴻生（浙定海人，六十歲，曾任招商局總經理，火柴專賣公司總經理，宋子良所辦的中國毛紡織廠及大中國火柴廠總經理）爲行總執行長，後又派霍寶樹爲署長。三十五年秋組輸管會時，又是貝、霍、張、李、林、林維英一般宋系大將。凡是與貿易與外匯有關的央行，海關，行總，一齊掌握在手裏。

這方便了宋將美匯化公爲私的活動，他可以下手令撥外匯，例如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宋手令「撥郭世五家屬十萬美元，交郭昭俊領取」，三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宋子良代政府買船，已電席德懋（中國銀行紐約負責人）先付，央行撥還」，計撥了加拿大元一百五十八萬〇二十八元。

同時出售黃金政策，也便利了孔宋各系以低於物價水平的價錢把黃金買去，自三十五年三月至三十六年二月，黃金六百萬兩，消耗殆盡。

從新公司法到中美商約

宋子文的買辦政策，不限於買賣美貨。他認爲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假手民族工業家，必須由外國人來建立，因此他放手吸引外資，不惜粉碎民族工業。

新公司法的修正，是第一步。原來外國人在外國可以虛設字號，而到中國來營業，此種多爲專設的殖民地拓植公司，例如東印度公司，原爲英國在印度所行的辦法。戰時中國本有此例

。站在平等的立場，應該改訂爲「凡在國外有總公司而且營業的公司，才准在華設立分公司。」但是宋子文認爲此適足以杜絕外資，堅持取消營業兩字，國防委員會三十五年四月遵命通過。從此外國人可以藉此逃稅，而且可把中國當殖民地來開發。另一方面官僚資本可以在國外設立公司，不必營業，可將設在本國的分公司的贏利轉到美國去，藉此逃稅。這由孚中公司經售汽車，而將利潤歸之在美國的公司，可以明瞭一斑。

中美商約的簽訂是第二步。中美商約中規定了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廠置地，而且享受一般國民待遇，此約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簽訂。此約條文完全出自華爾街手筆，而且孔任院長時，魯斯會私人代表華爾街與孔談這筆生意。如果簽訂可以獲得若干貸款。孔以茲事體大，敷衍拖延。宋任行政院長，在舊金山會議時，即由其親信美大使館商務參贊李翰與美國國務院交換意見，三十五年二月移至重慶談判。宋子文亦明知此約利害太大，要吃包子也怕熱。延至三十五年冬，因爲財政窘迫，認爲只好以此約換取五億美元貸款。於是蔣宋協同下，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英文草本，不待大家細看，說是「等着簽字快通過吧，」於是即完成手續，由宋院長親自携去簽字。

宋子文在禁止了大華航空公司（團方的）航行，派軍隊封鎖機場後，却特許陳納德公司飛行，名爲行總空運大隊，在南寧柳州成立辦事處，三十六年二月起飛，該隊有〇五運輸機十二架，先開航上海廣州，上海廣西二線，並辦理客貨運。這個公司已深入西南西北，在西南已投資成都水電廠，並在西南大做美貨生意。西北棉花也由陳納德公司包運上海。

正因此，連官方的大公報，在宋子文下台前夕，均投井下石，罵他是「買辦」。

從宋的失敗與被封爲西南王

△宋子文何以非走不可▽

三十六年二月黃金潮發生，法幣第一次崩潰，把宋子文逼垮了台。宋子文的失敗，我們可以分兩方面去觀察：

一是政策的失敗：宋子文與蔣的配合，是不夠的，宋不懂得笑裏藏刀表裏不一的戰略。當局在政協後叫宋開放外匯市場，來壓低物價，意在用局部實力做一次姿態。但宋認爲這是由戰時經濟走向平時經濟，外匯與貿易完全自由，以造成低物價。平時財政是不足懼的，他認爲法幣貶值必須停止，因此自三月八日起拋售黃金，希望以金價安定而使法幣安定，同時以外匯自由政策，表現貨幣對外價值之安定，另一方面則以套匯換回法幣，減少新鈔發行。三十五年宋抵上海，卽手令央行完全停止發行新鈔。由於外匯黃金大量拋售，三十五年七月確會做到不增發新鈔。宋以此沾沾自喜，蔣亦到處宣傳，自認爲財政安定這是在和的外表下的經濟戰略。實際上中央早已決意消滅中共，堅決內戰，故陳誠登台後，軍費的支出極大，因此，宋極煩惱內戰的繼續。當三十年七月蘇北大戰前，宋到南京，蔣虛委宋進行和談，以敷衍周恩來，宋周一談之下，覺得很好辦，於是宋飛廬山力勸蔣非和不可。其實雙方條件均爲半斤八兩，當局借題目打仗而已，蔣斥宋：『你管財政好了，軍政方面你不必管。』宋回到南京，陳誠逼付軍費，說是已經蔣批准，宋怒曰：『你向蔣要好了。』一氣而飛青島養病。到三十五年九月金匯政策盡，宋才來勒緊外匯和黃金，無奈大勢已去。故宋子文的少發經費的吝嗇政策，多拋金匯政策

，是維持法幣的。然而在當局看來，鈔票不妨多發，金匯却不能隨意拋。這種機微，孔最清楚，所以抗戰八年一天到晚叫窮，以少發紙幣，另一方面拚命聚累金匯，外匯而實富。故二月金潮後，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傷心的對宋說：「我把財政經濟交給你管，外匯如此之多，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當局造成的和平空氣不料竟麻醉了他自己的親信幹部，而發生政略與財略的脫節，奢侈的財政，配合不上長期的內戰！

一是自私的財政：宋子文集團 (Soong Cornline) 的財術是能獨佔時便獨佔，不能獨佔時才分贖。宋的財經措施，公私配合極精密。開放外匯，他便有貿易行進汽車美貨，管制貿易，他可以在輸管會海關走小路運貨進來。拋售金匯，自己暗地吸收。低匯價又滋養了中紡。國營政策，則便利培植宋系工業。及掌握資委會。他是獨佔，因此他排斥政學系，如控制財政部與央行，資委會，迫翁退出經濟部，另組全國經委會控制財經兩部。又排斥孔系，如在中信局及央行，同時他對CC加以壓力，陳立夫見他非候二小時不可。對團方不賣帳，封閉大華航空公司，對朱家驊也不假辭色，對陳誠張厲生也是去之而後快。在政院會議，部長站起來說話，他安然坐著。這是十足的自大與自私。民營工商金融不用說，是吃盡苦頭，沾到光的只有中新一類紗廠，因中紡而做了陪客，進出口行因為宋家開放外匯而沾了利潤九億美元，大半透過中國建銀，廣東銀行，中國銀行，南洋，中紡，字中，以及許多暗的行號與戶名到了宋的外國存款帳戶。當三十五年秋，金匯漸少，宋子文獨佔性更強的時候，各派系衝突益烈，因而有孔祥熙之發動黃金潮，CC之立法院咆哮，傅斯年則因三方面鼓勵而高呼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方面方面是陳誠，一方面方面是朱家驊。一方面是在美吃虧的胡適之，在滬吃虧的蔣廷黻，）宋子文乃

成爲衆矢之的。

自三十六年四月辭職，到三十六年十月的獻產，是宋子文隱晦的時期，中外輿論交集於他。宋集團從此不能不小斂鋒芒。

宋被封爲西南王及其前途

宋子文三十六年十月一日繼任廣東省府主席，這是宋財團事業的末一階段。宋三十六年三月辭職時，并不像過去那次拂袖而走，他知道在這四大家族存亡絕續之秋，戚友之間不能發脾氣，於是蔣介石三中全會中爲宋擔承，說是宋只執行政策，有過由他當，這便擋住了各派系對宋的追擊。同時宋由中央，而想發展到地方，在台變以後，宋子文推薦了他的親信魏道明氏繼任台灣省主席。接着，宋獻了一筆中建銀股票，蔣爲他洗脫一番，便派他爲廣東省政府主席。

宋系的掌握廣東及台灣，是爲了實現中美合作保持最後的根據地，準備南京的捲土重來。在美國的計劃中，台灣與西南爲後方，應該加以開發。魏道明本來是軍統的最高設計人，是一個幕後人物，外樸而內辣，他繼主台灣後，宋系大將貝等均曾赴台考商，徐道鄰亦曾赴台。台灣的軍港已經爲美國人所專用。中日美的合作，也在台灣首先實現，陳儀時代的統制工業不但沒有放鬆，反而加緊。宋子文之赴粵有一種傳說：宋曾向蔣建議把國內財產轉入華南，儘可能再轉入南美，京滬已非久居之地。視宋子文捐獻潮臨前方的淮南與漢口既濟，放棄京滬的揚子向可謂此非虛言。同時宋抵華南，立即有大量游資南流，港幣破萬元大關，也可以證明此中動

向。宋子文現在已就廣州行轅主任，黃旭初立即受命東來，將來兩廣湘滇，可能將由國舅統轄，以完成魏德邁的西南後方根據地計劃。

宋這次的長粵，分明是有爲南京政府的蔣政權預備後事的重大作用，這是與魏德邁計劃密切配合的，據聞宋氏本不欲來粵，後經蔣與宋二氏數度密談，蔣授予宋以「便宜行事」之權，即在某種情勢下，宋即令提出「反蔣」的口號作爲烟幕，也可得蔣的默許，這樣在萬不得已時，蔣不妨做出下野的姿態，以便宋子文爭取時間，爲在西南佈置一條東山再起的局面。所以宋的主粵，是蔣政權最後的一張王牌，他與蔣完全唱的是雙簧，這一雙簧戲的導演是美帝國主義者而不是南京的蔣介石或廣東的宋子文。

宋主粵在經濟上目前尚無大表現，這兩個月來我們祇可以看出其二點動向：一是掌握全粵實業，一是開始執行中美合作。

廣東最肥的機構爲廣東實業公司。宋到任之初，即扭住羅楚材不放，叫他知難告退。廣東實業公司下設紡織廠，水泥廠、糖廠、飲料廠，他預定三個月內完全掌握。他令四行撥五十億給紡織廠。廣東省實業公司和省銀行，獨佔了全省百分之八十的糖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紡織業，卅五年盈利廿六億。這個公司本由李漢魂首創，羅卓英時代，藍遜出來做百貨商場，羅楚材則利用來貪污。宋子文到後，即將實業公司的董事長改派謝文龍，總經理改派侯或華。將建廳的士敏土廠亦改隸公司，並將改爲省營事業管理處。又廣州的南石頭紙廠，可產紙五十噸，宋派員向日本追索被撤走的機器。又廣東的煤額八千噸不够用，宋向中央爭得台煤一萬八千噸，由招商局徐學禹協助運輸。廣東省銀行規模頗大，有省內分支行八二，省行一四，國外分行

五、專庫十一，信分部二，林場二，合計一一六單位，職員一千七百二十一人。卅六年九月存款四百九十七億，放款二百四十六億，匯款一千八百五十二億，宋已調杜梅和氏爲總經理。同時又調中蠶葛敬中赴粵，擬提高粵絲品質，設順德絲廠，以利外銷。宋掌握了這些實業，對於民衆未必有利，因爲到任以後，他將各廠所出紗布食糖，逐日封存，並封存存款，因此各廠出品山積，市場却貨稀價升，物價大漲。

另一方面是推進美國的投资。美國有一位潘尼將軍，是戰時來華一上校，曾任兩廣顧問，現組潘尼公司，已向經濟部登記，魏氏來華潘與魏會晤後即匆匆返國，現又來華，潘氏爲紐約華爾街代表，由美國進出口銀行出資，潘氏公司已與粵桂鄂三省政府訂立合同在該省開辦石油、汽車、玻璃、煤礦、水利工程，擬輸入大批鐵材及工業器材。廣東省府的五年經建計劃，即爲潘尼計劃，在粵省參議會通過的投资合同，規定八項工業由該公司代營：廣州煤氣廠、廣東汽車裝置廠、廣東造船廠、粵北八字嶺狗牙洞煤廠，全省農田水利工程，廣東肥田料廠，士敏土廠，玻璃廠。該公司有代理接洽及直接投资的獨佔權，規定中國委託代理三年，期滿前六個月以前經雙方同意，得以延長三年。爲了執行這個投资計劃，魏德邁不滿羅的貪污，而歡迎宋來執行。據傳廣東投資爲二億美元，廣西五十萬美元。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二世亦過訪宋氏，美商並擬在穗設立煙廠，利用南雄鶴山烟葉。美國西南輾鐵公司出口經理柏里希並擬投資在海南島設廠，現已有二十萬噸鐵苗，每年可產五十萬噸鐵，他擬將鐵苗運至日本煉成，售予日本。這個提議立即獲得政府同意，出售海南島的二十一萬噸鐵苗與日本，每噸值七美元，這是含鐵百分之七十的優良鐵苗。同時粵漢路局長杜鎮遠，副總傳書及招商局徐學禹亦紛抵黃埔，會商

黃埔建港。交通部已設港務工程局，建成後，黃埔將是軍事商務並重的大港。爲了歡迎外資，宋子文打算在粵另建特殊的西南經濟體系，要放寬輸入管制。這一切均是宋子文買辦路線的重演。

在美國方面看來，宋子文是優良的買辦，藉軍事力量保住這半壁江山，從容的由他們開發。在蔣看來，華南是一個退路，宋既然侈言過去以廣東一省之財力，支持十三省的北伐，當然願予一試。

但從歷史趨勢看，宋家天下已到強弩之末。宋子文在這迴光返照期間，還可能在西南作威作福，做一個西南王，但是誠如他自己所言，北不如南，中國尤不如南美，豪門資本席捲而去的時候大概不會太遠了。

上海有家報紙在這時還報導一個消息：新的宋氏三姊妹，又將出現。原來宋院長夫人張樂怡女士產下三位小姐，大小姐叫勞麗愛特，十九歲，在華盛頓天主教的「三一大學」讀書，二小姐瑪爾琴，十七歲，在巴的莫爾先修學校，三小姐凱絲玲，十六歲，在長島先修學校。他們「有意選擇三位有政治地位的人結爲秦晉，以使未來的國事有所補助。」然而我們看來，宋氏家族的買辦使命，在中國歷史上已屆末日。中國將不再是宋氏姊妹掌握的中國了。

(二) 解剖 C C 豪門資本

二陳的金融事業

△二陳家世▽

浙江湖州的吳興，出了一位陳英士，又名其美，此人在民元革命時任過上海都督，蔣介石氏初出茅廬，即任其團長，結下一段因緣。陳英士，據日本人長野朗說：「中國之大財閥與大實業家，大抵都是官僚，如浙江財閥之首腦陳其美，廣東財閥之中心人物唐紹儀，以及黎元洪、張謇等，便是其顯著的一例，」陳英士有二位兄弟，一名陳其業，字勤士，生於一八七〇年，他生下二個兒子，一是陳果夫，生於公元一八八九年，名祖壽，一是陳立夫，生於一八九〇年，名祖燕。陳其業還有一位兄弟叫陳其采，字靄士，一八七九年生，陳其業在家裏是做絲業和當舖的，陳果夫在當舖裏當過掌櫃。陳其采，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故會歷任軍政府廳長，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浙江財政委員會主委，江蘇絲委會主席，上海關監督，浙江財政廳長，國府主計長，現任國府委員。此人性格比較明朗，官運亦亨。乃兄其業，十年來不放棄湖州小範圍的經濟基礎，只出任過浙江省商聯會主席，浙江地方銀行行長，國民參政員，據說是不大作聲的深沉人物。陳果夫，作風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慮，因有肺病，閉口不談政治，常論衛生醫政，然而操縱政治。陳立夫，好演講，左右開弓，鋒芒畢露，曾留學美國學過礦冶，兩兄弟均在南昌蔣委員長行營發跡，因剿共戰事，蔣痛感組織人材之缺乏，因此兩

陳有誠社之組織。又有CC (Central Club) 中央俱樂部之組織，以此控制黨部。黨部助戰鬥化，特工化，以控馭各方。陳果夫歷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國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主席，中央黨務委員，侍從室第三處長（人事處）等要職。陳立夫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科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部長，中央常務委員，著有唯生論。

陳氏兄弟，實以陳果夫爲中心。在戰前因爲蔣有培養嫡系，自成體系之必要，陳遂滲合國外法西理論與中國所謂禮教道統，而成立所謂民生哲學——唯生論，但其主要作用，却是利用黨部聯繫不得志而熱中仕途的智識份子，以革命爲詞，擴充地盤。京滬江浙的黨部首先入其掌握，不久以後，行政上亦已插足，終成爲衆所周知的CC勢力，與黃埔系，成爲蔣之嫡系兩翼與孔宋何白抗衡。抗戰開始，小組組織一律解散，二陳控制了黨部，中央調統局，和教育交通等部，一度打入三青團，卒爲黃埔系所迫而退却。乃退而聯合陳布雷，控制侍從室，人事處由陳果夫任處長，總管黨政軍人事，大放省縣級行政幹部。並以中央政治學校爲其培養幹部之處所，後方文化教育亦統由CC掌握，點滴不漏。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有「革新運動座談會」之成立，爲其公開喉舌，同時除了軍隊外，其力量已普遍掌握黨，文化教育機構，部份省政機構，自治建設財政經濟力量，尤爲其中心工作。

豪門資本各系中，陳氏最後進，然而我們看其進展之速，狠，遠過政學系與孔宋，其排他性鬥爭性，尤其濃厚。正因此，抗戰以前，他們的資本本只有一點萌芽，沒有成形。抗戰期間初露鋒芒，抗戰後期乃奠基礎，但在勝利以來的兩年間，却飛黃騰達，令人側目而視。尤其是三十六年度，他們簡直是一出三峽，直瀉千里。

對於這樣一個新興集團，我們嘗試客觀的去了解它。但因為本港搜集資料不便，我們只能儘可能的勾出一點輪廓來，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雛型——江蘇省農民銀行

官僚資本循金融資本主義規律，由銀行而商業，工業，CC並不例外。

二陳之有經濟事業，始自江蘇農行，民十五年，孫傳芳督辦時起征的二角畝捐，北伐軍來時便接收了，在何應欽電令（十六年五月）下，十七年葉楚滄籌備開始，以畝捐作資本。當時亦為南京取得財源之一。資本初為二百二十萬元，民二十四年增至四百萬元，陳果夫主蘇時，趙棣華任財政廳長，兼總蘇農，其業務更見發達。該行董事為趙棣華、浦拯東、顧紉羣、陳光甫。趙棣華任四年（二十二年——二十六年）的江蘇農民銀行總經理職，中下級幹部完全密佈。故現在雖然董事長為江蘇省主席王懋功，總經理為財政廳長董轍，實際職權，仍操於CC之手。該行實為CC官僚資本的發源地，亦為中國農民銀行之雛形。趙棣華生於一八九一年，浙人，留學美國西北大學，曾任中央黨部會計主任，隨陳果夫轉任蘇省財政廳長，抗戰後任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打入交通銀行。渠實為CC官僚資本的元勳。

蘇農範圍較小，故自CC託穎而出以後，就不受注意。但其業務並不小，計有業務，儲蓄，信託三部，並有分支行二十六處，職員一千多人，較戰前的分支行七十八處，倉庫三百餘所，稍見遜色，但在江南一帶其影響仍大。

核心——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則為CC今日官僚資本的核心。

說到中國農民銀行來，我們知道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而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又是山皖豫鄂三省剿「匪」司令部之農村金融救濟處所脫變而來的。農村金融救濟處的資本據說是三省禁烟時鴉片公賣所得的一筆資金，當時蔣總司令爲什麼要設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呢？這當然不是要發展什麼農村經濟或農村救濟，而主要的目的是籌劃剿「匪」軍費，因爲道時法幣政策尙未實行，中國交通兩銀行亦仍在江浙財閥之手，未爲蔣所完全控制，中央銀行實力薄弱，蔣於是決定設立四省農民銀行，而農民銀行的第一件事便是發行鈔票。所以四省農民銀行的設立是與蔣個人結不解之緣的，這是蔣的剿匪銀行，也是蔣個人的外庫。農行發行的鈔票既無準備金，亦從不公開檢查報告。二十四年冬英國李滋羅斯爵士奉聘來華，着手實行幣制改革，各銀行均提供發行準備報告（內分「鈔票發行額」「保證準備額」，「現金準備額」，「現金準備比例」等項）以作幣制改革之準備，獨有中國農民銀行沒有報告，當財政部向農行要求此項發鈔檢查數字時，蔣介石勃然變色地說：「我連這點自由都沒有嗎？」這話就是說：「中國農民銀行應該有自由發行鈔票之權，不受準備金的約束，這正是『家天下』作風的典型表現。李滋羅斯見蔣氏如此表示，自然不好說什麼了，故在法幣令頒佈時，明令規定爲法幣的，僅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發行之鈔券，而並不列中國農民銀行，到後來，才糊裏糊塗把中農也算進去了！農行一直到現在與蔣個人的關係還特別密切（蔣自己兼任過中農的董事長）例如蔣經國做贛南行政專員時，蔣太子可以向農行無限制的透支款項，因爲這是他爸爸的銀行。至於中農與CC的關係，也由這種關係而來的，因爲二陳是蔣最親信的家臣。但CC正式控制農行，却是三十年的事。四省農行最初由郭外峯任總經理，總行設漢口，於南昌蕪湖設分

支行。二十四年由徐繼莊（徐青甫之子，徐爲蔣之老師）接近CC者繼任總經理，更名中農，分支行激增，計分行二十三處，支行十五處，辦事處，分理處八十五處。二十六年由葉琢堂任總經理，葉爲買辦，中農奠基實由於他。二十九年顧錫羣氏任總經理，增設信託部。三十四年CC開始搜奪，顧引退，由CC的大將葉琢堂女婿李叔明出任，李叔明是江蘇吳縣人，現年四十九歲，曾留學義大利，習藝術，回國初任中央儲蓄會經理，繼任杭州電廠總經理，中華書局總經理，及保安實業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的爭奪，尤甚於總經理，先是孔任董事長，其後蔣自任中農董事長，以伊出任四聯總處主席，後又由孔擔任，三十三年陳果夫打進董事會任董事，三十四年春，陳果夫便從老孔手裏搶到董事長，現任的常務董事爲吳鐵城，陳其采，陳布雷，張厲生，李叔明，吳任滄，董事張羣，狄膺，周守良，徐青甯，蕭錚等，監察爲錢天鶴，文羣，賈士毅，徐恩曾，李其鴻。CC之全部掌握中農是勝利以前的事，勝利以後，發展更神速了。

資本額原爲六千萬元。三十六年四月爲止其分支行處二百八十處，包括縣合作金庫，農貸通訊處，農業倉庫在內，共有七百五十單位，從業員爲四千六百八十餘人。（三十六年四月底止）。重要負責人爲協理程遠帆（由財部地方財政司調任），薛迪靖（原任業務處長），趙葆荃（原任農林部農業金融司長）。

其業務中心，計有農業貸款，土地金融（農地改良，農地分配等貸款），普通銀行業務，以及交辦事項如緩靖區小本貸款等。農業貸款又分普通與特別兩種，普通爲生產，加工，改種種子，耕牛，運銷，副業，特種爲茶葉蠶絲。

合衆石油公司(Tidewater Associated Oil Co.)跟紐佳色標準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有密切聯繫的，在三菱石油公司中握有值二百萬美元的股份，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且經常以粗油供給三菱。日本五大銀行和美國銀行事業間，也會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其他跟日本產業有關係的美國企業公司，尙有如李貝——奧文斯——福特公司(Libbey-Owens-Ford)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紐佳色標準煤油公司等(註二)。英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企業，則在調查報告中沒有提到。

這是美國大公司不會輕易放棄的立腳點。相反的，它們將無疑地企圖攫取日本財閥產業中的最大部份，因爲現在日本已經向美國的資本滲入開着大門了。正如德國的情形一樣，這將造成維持日本重工業及獨佔資本組織的後果。美國的參加財閥的事業網，將不會減少後者的侵略性。一切「罪惡的根源」，祇有內部發生一次人民大眾的民主運動(通過一次民主革命——這一革命現在尙未發生)，才能被清除掉去。

四 殖民帝國

假如說美國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維持它在日本的帝國主義地位，把日本作爲美國大公司的一個特殊的「獵場」，那末我們可以斷定美國也將企圖取得日本財閥在亞洲的利益的一大部份。這種企圖能否成功，主要

(註二) 這個報告是不完全的。舉例來說，依據向參院基爾戈委員會所提供的證據，全國鉛業公司，一個美國的大企業公司，跟德國 I.G. 法本和一家法國公司相聯合，在日本的化學工業中有着重大的利益。一九四一年三月，全國鉛業公司曾幫助它的日本夥伴避開英國禁運自印輸日的鈦，而把本國的七百噸鈦運往日本，這時這一重要化學原料，美國也正感缺乏呢。大家也知道，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在兩家日本電器康采恩中有投資關係。

止，已貸出一千餘億元。在四月一日該行十四週年紀念會上，公開宣佈本年農貸要達一萬億元，而且要向東北台灣發展。

到三十六年六月底止，中農的貸款已達五千一百四十餘億，其統計如下：

歷年農貸結餘表

年份	貸款餘額（單位元）
二十二年	三〇，八二〇
二十三年	一，〇一二，六〇〇
二十四年	四，一七一，八九一
二十五年	一一，七九二，三八五
二十六年	一九，六〇四，二三三
二十七年	四七，九二二，一〇〇
二十八年	六四，四七二，八二七
二十九年	九六，七四一，三二〇
三十年	二二〇，三七九，九六七
三十一年	六八二，八〇四，五二二
三十二年	一，五七，四七四，五〇四
三十三年	二，七一四，五三三，六七一
三十四年	五，一二五，五六五，五七八

三十五年	四九，五二八，三一七，〇〇〇
三十六年（六月）	五一四，二九八，六四八，九八三
各種貸款額分類表（三十六年六月底止）	
種類	貸款餘額（單位元）

生產	二九，〇七一，三七四，九九五
水利	一七，四二五，二五八，四一三
推廣	八，四九九，四一四，四一七
運銷	二二四，八九一，一〇六，九九二
副業	一八，八七二，六一七，三〇六
小本	三，六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緊急	三，四八三，六五九，八四八
投資	六五四，四一二，二一四
合計	二〇六，五八八，八四三，七九〇
另特種農產產品貸款	三〇七，七〇九，八二一，九九三
總計	五一四，二九八，六六四，九八三

由以上的統計，可知農行在三十四，五年膨脹之速，去年貸款增加十倍。今年又比去年至少增二十倍。而且東北也已滲入，放了十億六千萬流通券的貸款。

掌握出口與爭取外匯

農民銀行業務發展中，還有二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第一，是與美資合作，並掌握聯總物資，這是一宗利益優厚的生意。三十四年十一月該行五屆行務會議決議：「與國外著名農用品公司密切聯繫，洽訂優惠合約，採購適合國情的化學肥料抽水機及改善農具，分轉實物貸放」，同時又通過「謀加強與行總聯繫」。

這條路走得很好。李叔明三十六年二月初赴美，洽商農業技術合作，三月中旬返滬，據說：「肥料一項將自行設廠製造，由侯德榜博士設計大規模肥田粉廠，配合中美農業合作之實施至所需資金，一部將由美方貸助。」

同時，聯總撥肥料與農行撥放，硫酸銨，過磷酸鈣，硝酸銨。其總額據農行宣佈計為八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噸，實物貸放為五萬一千噸，免費發放三萬五千噸，另二千七百七十一噸供調劑，已運抵各省者為五萬五千七百噸，其中實物貸放三萬五千噸，免費發放二萬四千噸。

中美農業合作，不外乎「農業中國，工業美國」的實現。李叔明的買辦手法，不次於其泰山葉珠堂。

第二，是掌握出口物資，爭取外匯，李叔明說：「三十六年起要想方法把棉花糧食大豆桐油絲茶等項大宗農業品，要在今年掌握住。」又說「今復本行農貸業務，全力扶助生產，如糧食，棉花，菸葉，均分別貸款，大量生產，以減少進口。桐油，生絲，茶葉，豬鬃等出口物資，亦盡力予以貸款，以期多換外匯。」這就是所謂中美農業合作的重點主義的大重點。故三十六年度上半年該行貸出棉貸一千三百六十六億，鹽絲貸三千四百六十億，菸葉貸六十四億，茶貸一百六十億，另漁貸九億。

△典當業務▽

此外，農行還可注意到一個動向，即是深入的做高利貸——典當。陳果夫說：「合作事業交給合作金庫後，農行對農民做什麼工作呢？我想要做典當。」並且要辦倉庫。「我們農行必須要有倉庫，倉庫必須普遍，將來我們設立大的倉庫，一定可以賺錢很多，典當如能與倉庫合辦，不怕開支大，一定雙方都得利益。從前典當附設抵押糧食等倉庫，今後應由抵押糧食及大量生產品之倉庫附設典當。」（三十五年十一月）

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農行開典當座談會，陳果夫搬出了家傳哲學：「典當之設立，原為打擊高利貸之猖獗，以前經營典當者，多為公正士紳，故經營典當被認為正當事業。」「昔官吏告老返鄉，聞有批准純營典當之說。因典當係公認為一項有益鄉里之事業。目前典當發生剝削現象，因為其資金來源不濟其營業。」這是典當哲學。又云：「本席主江蘇省政時代，曾計議接濟典當資金，並限制典當利率，不得任意提高」趙棣華更說：「江蘇省農民銀行戰前曾試行典當業務，時在民二十三，二十四年在江南丹陽，押品以錫品之類較多，雜貨次之，押衣者甚少。江北淮陰二十三年冬季，抵押農具，以鋤頭一項為最多，當時每枝押款平均二元，計押二萬餘元，期滿農民俱由四鄉來取贖，最後僅剩九十餘枝。二十四年以糧食佔多數。」原來都是典當老手。結果決定：「中農自行選擇示範典當，已設農倉或簡易農倉之地，可由倉方兼辦典當業務，各地典當可申請農行約為「特約典當」，貸與款項，中農派員督導。」「資金：公典基金應請地方政府籌四成，中央政府撥六成。私典營運資金，由中央中農兩行洽數，於中農行透支辦理。各地典當資金，存於農行。央行要辦典當之轉抵押，即為轉典當。」這計劃是統一

並統制全國民間高利貸——典當，使爲農行的外圍，形成典當網。

△糧食庫券▽

農民銀行如果按三民主義的宗旨，應該協助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就是所謂土地金融的部份。農民銀行也有過這個辦法，即綏靖區土地債券，該項債券票面分五斗，一石數種，計一千三百萬石，他的辦法，是凡蘇北被分過田的地主，均可以失田購買公債，換取土地債券。這用意，一則在補償地主損失，二則中農可以控制綏靖區土地。這種方案，陳果夫氏熱中已久。他說：「民二十二年我曾建議發行兌換糧食的鈔券，總裁看到這個辦法很好，曾拍電召我研究，並說需要買糧食作準備金。這個辦法，農行還是可做，此次總裁在廬山召見我，又提到糧食庫券，此次我們到綏靖區工作時發行土地債券，便以糧食爲計算單位，卽本此意。」中農既有完全控制農村經濟的雄心，自然有掌握糧食的打算。這一糧食庫券，不外乎藉此掌握糧食。農行與糧食部合作，開始建立穀倉，如在江，錫，蕪湖，瀟湖區，並擬於分支行所在地一律建立現代化農業倉庫。

△中農投資的機構▽

中農投資的公司，有如下子機構：

中國農業保險公司：經理葉惠石，協理爲朱潤生，農行協理調任，這個機構直屬農民銀行。

中國糧食公司，爲陳與孔合辦。下又設河口碾米廠，以及各地分公司。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曾獲聯總運華救濟物資中的改良農具器材，約六萬噸，值一千萬美元。

，以此設立其上海總廠，並擬在瀋陽。天津，鄭州，河口，廣州，柳州等地設分廠，分廠由四行，行總，及當地人士投資，資金四行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總廠則供應機械。資本額為二十五億，由農林部，農行，中交信，新中工程公司，貴州企業公司，行總等機構投資。總經理為支秉淵，上海廠有千餘工人。

華西墾殖公司，亦為陳所經營。

中農直接投資的尚有農業企業公司，肥料公司，農具公司，中國林木公司，與各省府合作者有新疆林墾公司，廣西水利墾殖公司，浙江林墾公司，福建林墾公司。

三十六年九月又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中國農業供銷公司，由李叔明任董事長，洪賚成爲總經理。顧貞祥，舒兆相兩人爲協理，資本額爲二十億，其業務爲：（一）供給方面：種苗，肥料，農具，機械。（二）運銷方面：棉花，煙葉，桐油，雜糧。現在正以二千億之數，收購陝棉，並設軋花廠及烟葉復烤廠，桐油加工廠，現在已設鄭州，河口，西安三個分公司。其可能動用資金甚巨，如秋棉一千萬擔，即達十五萬億，化肥一百萬噸，需二萬五千億。四辦總處七月間會議對此墾斷烟棉的組織，不表贊同，但經中農單獨投資，仍於九月開業。

中國農民銀行經陳果夫三十四年就任董事長以來，進展確是驚人。陳自己並不像孔虛領空銜，他是劍及履及的設計業務，督促履行。李叔明以藝術家外貌，悶聲不響，爲CC奠立根基，中華書局任內如此，農行任內亦復如此。今後中國農行的發展誠如李氏所說：「本行前途，比中交兩行還大，因農事包括加工運銷，農田水利，森林土地等項，本行前途實未可限量」。李叔明在宋子文炙手可熱之際，竟敢面爭權利說：「我們中國農民銀行的經理，並不在中國銀

行之下，凡中行經理可爲之事，農行經理亦可優爲。」其魄力可想而見。

△農行收購國棉▽

在央行抽緊銀根聲中，最近忽有政府指撥專款三千億元，給中國農民銀行收購國棉之舉，這是CC又一重大的勝利。因所謂「收購」，是當今最賺錢的買賣，農行一方面可以低價向棉農強迫收買，另一方面則以高價賣給廠商，這真是一本萬利的買賣，何況收購的資金還不必由農行自己出，而由政府撥給，即由中央銀行這一「發鈔供應所」無代價地供給。這件事甚至引起了上海市商會及上海棉花商業公會的劇烈反對，該會特電行政院，全國經委會，經濟部，四聯總處，紡調會反對，電文說：

「查民生問題，首重曰衣。我國衣被原料，向以棉花爲主。在此國產原棉不足自給之今日，政府對於棉商自應盡力督導，而輔助之，使其加強向產區收購，以期所產原棉，儘量運供所需，乃不此之圖，反指撥專款數千億元，交由中國農民銀行另組機構，收購原棉，此乃政府忽視棉商原有人力財力，而以夙非經營棉業之國家銀行，付以收購鉅額棉花之責。竊維國家銀行不能兼營商業而非經營本業之商人不得購儲大量貨物，均爲法令所昭示。今政府指撥專款，委託農民銀行收購原棉之舉，顯有與民爭利之嫌。其後果將引起數百萬棉業從業人員之失業，及其原有資金不獲正當出路。勢將轉趨於投機囤積之一途，自不待言。夫以國棉產區散佈十數省，遠達數千里，向皆賴我棉業從業人員，不避艱險，源源運濟，廠方不需自籌資金，自組機構，而所需原料，有隨時隨地取給之便，故數十年來合作無間，得收相因以成之效。抗戰軍興，棉商艱苦倍昔，在政府督導之下，從淪陷區搶購棉花運至後方，卒使軍民衣被無或匱乏，勝

利後內戰再起，蘇豫鄂陝魯等省，主要產區，破壞尤甚，即以隴海西段而論，我棉商在該線犧牲重大，實難數計。政府未加獎助，轉以大量國家資本加入競爭，殊使棉業人員爲之心灰氣短。（下略）』

△中央合作金庫▽

中央合作金庫，是二陳經營有素，精心結構的機構，其作用並不次於農行。

民二十四年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頒布「各省合作金庫組織通則」，並通令豫鄂皖贛成立省合作金庫，於是四川，江西首先成立。當時農本局從事輔導工作，戰爭以後，中農交通各省行，均紛紛設合作金庫。抗戰期間，CCC在社會部爭取合作事業管理局，由壽勉成出任局長，藉此控制各省合作處，轉而控制合作金庫。壽字松園，浙江諸暨人，一九〇一年生，華盛頓大學碩士，曾任中政校經濟系主任兼合作學院院長。在他經營下，政校門生，以及社會部合作人員訓練班門生，遍佈全國。截至勝利爲止，成立了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廣西、雲南、甘肅、重慶等八個合作金庫，縣市爲四六大庫。

中央合作金庫的擬議甚早，三十年四月即已提出，但因各方逐鹿，遲遲未能成立。終爲壽所得，在三十二年由蔣核定常務理事陳果夫，谷正綱，趙隸華，壽勉成等，理事王世穎，錢天鶴，侯厚培，駱美奐，李淑明等二十二人，樓桐荪，陳布雷，張厲生，吳任滄爲監事，三十五年國庫准撥一百億爲基金。十月間收足政府股本三千萬，中交農四行共二千萬，另金融建設專款先領到二十億，於十一月一日成立。同時蔣又批准所謂合作五年計劃，將成立一六六六各級合作金庫，其中四二一省市分庫，一百支庫，一五二五縣市合作金庫。並有單位合作社三五

○，六五一，合作聯合社五二七一個。

合作金庫的發展是神速的。農行因爲有一個「農」字，做生意究有若干不便之處，合作金庫則可做「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無往而不是合作。例如上海合作金庫以鉅價把前線日報在四川路的房子挖來，開設信託部。到三月六日止，所收存款五十六億元。其業務爲生產品日用品之供銷，設供銷，運儲，保險，存放四科，該部經營食米，鹽，布，在緊縮信用聲中，中央合作金庫到處設分支庫，到三十六年六月爲止，計成立六分庫，八支庫，原已成立之省庫，要改組，以便更清一色，該庫的資金國庫增撥到的爲三十億，還嫌不夠，故又要求當局這樣給予支持：一、四聯轉知各行局，對該庫供給鉅額透支，二、各省合作貸款，均交該庫發放，三、該庫發五百億債券，由各行局分別承擔，四、該庫得以票據向國家銀行貼現再貼現，保險得向中信局再保險。這是打開資金來源。合作金庫的業務是無遠無屆，在東北搶購大豆，插了一脚，在上海潘公展出面還成立了文化信用合作社。

合作金庫於三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爲止，駱美中副總經理稱：全國已有分支機構三十餘個，遍佈華中華北華南，最近正發展西南業務，成立渝蓉桂昆西安分支庫。該庫存款達二千餘億，「與國家銀行比較毫無愧色」。據稱該庫將由一百億基金增至五百億，財部可望核准。

合作金庫如此驕縱，予取予求，也不是沒有人眼紅。三十六年十月一日財政部便規定合作金庫應該交存款準備金，同時其存款須限爲合作社存款，不得另外招存。

△所謂農業金融網▽

爲什麼有了農行後，還要另設合作金庫呢？

這點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的外國專家，當然不懂，故曾建議立即合併這二個機構。但是馬上當局便聲稱：不行，中農爲中期性的貸款銀行，合作金庫爲短期性銀行，將來設土地銀行爲長期性貸款銀行。

這個謎，只有陳果夫氏可以解答：「合作金庫另立門戶，其所以不稱銀行，是要它與農行繼續發生關係，不可以距離太遠，在農業金融範圍內，農行爲點綫工作，合作金庫爲點面工作，彼此發生關係，我兼兩方面事情。」農行三十六年一月十八討論農業金融網，陳果夫說：「農業機構多元化已成爲將來之趨勢。中央合作金庫之所以稱金庫而不稱銀行；其目的無非便利將來可分可合，多元一元均得以適應。」

在所謂農業金融網之中，縣銀行亦在籌算之中，在座談會中，黃元彬云：縣銀行應由農行或合作金庫加入股本，並督導業務，使成爲農行合作金庫之子行。于永滋說：縣銀行應爲農行之子行，協助辦理不動產抵押。

縣銀行的設立問題，民廿三、四年依據第二次財政會議，決定稅款交公庫，爲此有設縣行之必要。陳果夫氏認爲縣銀行對於掌握地方甚爲重要：「縣銀行可使存在，但以開發本縣經濟爲主。」馬寅初氏，認爲這是CC掌握大選的政治機構，目前已設的縣銀行有四百九十八家，以川陝豫爲最多。

△外圍機構——中信局▽

CC的外圍金融機構還有中央信託局和交通銀行，郵匯局。

中央信託局廿三年成立，廿四年開始營業，資本一千萬，由中央銀行撥足。主其籌備者爲

葉琢堂，首任董事長爲孔祥熙，局長爲張嘉璈，本爲張下野中國銀行以後的報價。後全入孔手，大小孔盤據中信局占抗聯期間的七年，局長爲好好先生鍾秉鋒。三十四年理事長爲俞鴻鈞，派劉政芸爲局長，卅六年二月政學系CC聯合攻宋勝利以後，中信局遂爲分據，張嘉璈以央行總裁兼董事長，吳任滄由農行協理調長中信局。吳任滄乃廣東平遠人，生於一九〇三年，伊利諾大學商科卒業。曾任郵匯局副局長，中美日報社長。在李叔明赴美期間，曾代理農行，是黨性頗強的人物。

吳任滄接任後，在兩件事上頗見勞績：一是敵產的處理，經過他的手，逐漸成爲黨產。一是配合農行，掌握了出口貿易。

在一二〇〇〇匯價時期，出口蝕本。中信局受命進行收購，收購桐油六千噸（比中植二千噸多），收價爲六十五萬。茶葉收購五萬八千箱，祁紅一萬四千箱，每担七十二萬收進，餘爲平綠，四十八萬收進。至於豬鬃與腸衣，因爲國外市場不佳，就不大熱心。茶葉於卅六年八月十五日調整外匯後，茶商恐慌異常。因爲此番茶葉漲價後，如中信局按原價付，再也買不回原數新茶，故要求按舊收價津貼百分之五十，或由茶商原價買回出口，或共同外銷，然後由官商均分利益。然而到了嘴的肥肉，沒有掉下的，政府概不答應。茶商轉而恐懼政府將卅五年陳茶低價推銷國外，則民間茶商無法競爭，就要求政府要麼連卅六年新茶一起買去，否則卅五年陳茶賣出來，由民間向外推銷，結果也無下文。然而因此中信局確已大賺一筆國幣。CC掌握出口物資，可謂已經達到，農行貸款產銷，押貨進來，中信局收購，賣出國外，利益之優厚，不言可知。

敵產的轉手上，中信局頗有技巧。大者如齊魯，小者如低價出售公物。中國銀行經營的青島仁本紗廠具狀上海法院，控告吳任滄。原來仁本在戰前有一六〇〇三透平發雷機，共卅九箱，廿九年運抵上海藍烟囪碼頭，太平洋戰爭後被日寇所奪。勝利後六大箱猶在，爲敵產局接收，正在聲請發還，忽由該局交海關拍賣，以法幣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元標售與五福記，其實值應爲百餘億，因此控告中信局敵產清理處長吳任滄利用職權低價標賣公物。

卅六年九月廿六日更揭露了一件內幕新聞：中信局會舉辦土地建築貸款，貸款各戶如下：鄒趙淑嘉核准及實支一億二千萬，李慶慶一億八千萬，傅學文一億元，盧郁文七千萬，董季齡二億元，黎劍虹二億元，谷正鼎二億元，丁安世二億元（實支一億九千萬元），楊莘臣二億元（實支一億八千萬元），鄭通和二億元（實支一億七千萬元），谷正綱一億九千萬，何健二億元，高潤之四千萬，李肖亭一億一千萬，王三一億，韓文煥二億（實支一億六千萬元），聞亦有二億（實支一億八千萬元），晏瑞琳一億九千萬（實支一億五千二百萬元），余井塘二億（實支一億六千萬元），陳琮二萬（實支一億四千萬元），丁嗣貞四千萬（實支三千二百萬元），焦易堂六千萬，張婉如一億五千萬（實支一億三千五百萬元），龍霽光一億（實支八千萬元）。以下諸人均以手續未辦妥，尙未付款：于錫來核准九千五百萬，李璜核准一億二千五百萬，杜心如核准一億，汪孝熙核准一億，田定庵核准二億，張海平核准一億，陳其采核准一億五千萬，區伯雄核准一億五千萬，梁穎文核准一億五千萬，浦麟鳳核准一億五千萬，何浩若核准一億五千萬，合計共核准五十一億二千萬，共實支三十三億五千三百萬。

這裏面 CC 份子，所占的比例最多，如谷正鼎，谷正綱，余井塘，陳其采，黎劍虹（梁寒

操夫人）都很有錢，這筆貸款等於白白低利送給他們轉放高利貸一樣。上海亦有同樣二十五億貸款，仍存在中信局從事股票套利。

交通銀行

交通銀行，於民元前五年設立，本為政學系錢新之的囊中物，民三十一年錢因為要對抗老孔的吞併運動，引盟友CC對抗，錢居董事長，趙棣華任總經理。趙一插足，即引童蒙正，侯厚培，孫籀三等入交行。陳果夫三十三年起又任董事。交通行銀下層CC勢力不小，上層仍為錢所控制。故交通與中信局為CC政學系同床異夢的二張床。趙棣華為一深沉人物。他的組織力頗強，他通過了黨和金融界關係，在全國銀聯會席上，與江浙財團抗衡，一度當選為理事長，與李銘開了一次玩笑，然後謙辭，由李任理事長，趙任常務理事。同時利用交通放工貸，結納工業界，任中法大藥房董事長，中法油脂化學製造公司常董。

趙在交通雄心勃勃，同時更有由交通脫穎而出，成立比交通更大規模的工業金融機構之意。因此，他策動中國工業協會，於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通過議案：「向政府建議設立金融復興銀行，對於必須扶植之工業，予以長期貸款，并向國外訂購機器原料，分配各工廠，以奠工業基礎。資金則向美國或他國專案借貸。」趙棣華氏七月七日發表談話說：「我國應由政府劃撥資金，并吸收國外及民間投資，創立復興金融公司，其利不二：一、供給長期產業資金，二、接收代保國外投資，如民生，永利公司向國外借款，苦於缺乏保證人。」據說還有三項任務：一、向國外代訂生產器材并作信用擔保人，二、代付廠商外匯價款，三、發行產業債券。此公司所需資金除資本外，得以債券及其他保證向國行押借，并由政府作其全面擔保，以增強在

國外信用。」這是一個工業托辣斯的圖案。

△郵匯局▽

郵匯局成立於民國十九年，專辦儲金匯兌。該局自三十年前後，即由徐繼莊任局長，徐氏曾受交通部長曾養甫（CC）一再包庇，數次貪污案爲參政會攻擊，均未發作，兼以徐青甫家庭關係而爲CC外圍。此局規模稍小，資本以郵政擔保，在四行兩局添列末座。勝利以後，該局滬行經理爲沈鏡，任內貪污巨款，捏造帳戶，放出無頭放款近千億，（此數與當時生產貸款數字相近。）其中有放給遠洋貿易公司者，有押匯，此次據說是有蔣的手令而後徹查的。

此外，爲CC掌握的省銀行，有兩個，一是江蘇農民銀行，一是浙江省銀行。

浙江省銀行，本名浙江地方銀行，成立已三十餘年，與浙實商股劃分後，稱爲浙江地方銀行，純爲官行，去年改稱省行，三十六年一月由省府財政部及省參議會合選董監，計選出徐桴，童蒙正，許紹棣等，以徐桴爲董事長。三十六年四月又發表童蒙正爲總經理。童爲浙江龍游人，曾任交通銀行儲蓄部經理，爲CC經濟學者。浙省銀行已有分支機構一〇三處。童氏走馬上任之初，對湖縣，姚棉，處州木料，金華火腿，紹酒，沿海漁業，甚感興趣。這個浙江省銀行會發起過省銀行聯合會，童蒙正儼然成爲召集人。

△私營機構——中國通商▽

以上都是CC控制的官營銀行，由官到私，需要一段時間，自然這樣以後基礎才會鞏固，萬一政權倒了，猶不失爲銀行家。在這方面CC遠不如政學系基礎深厚。CC所控制的計有半官半私的中國通商銀行，私人的中國工礦銀行，上海大中銀行以及春茂錢莊。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甚早（一八九七），爲中國第一家銀行，本爲盛宣懷所辦，配合招商局與漢冶萍，股本實收三百五十萬兩。民二十一年資本改爲七百萬元，二十四年因造成擠兌風潮，爲政府接辦，加入官股，由杜月笙任董事長，原資按一，五折計算，爲五十二萬五千元，作爲商股，政府加官股三百四十七萬五千元。該行共有分行十六處，側重東南。行員約三七六人。

通商董事長爲杜月笙，兼總經理。渠兼任董事長的銀行計有：浦東銀行，中匯銀行。而杜氏年邁，掌握實權者爲協理駱清華。駱氏浙江諸暨人，畢業於浙江法政學校，年四十五歲。開始任上海網業銀行儲蓄部副經理。民十六年CC策動商運，駱氏手創商社，勝利後憑藉黨的力量任上海市商會監事，商報發行人，全國商聯一度競選主席不成，轉任常務理事。

杜與CC的合作已久，略一面爲杜之徒弟，一面爲CC大將。實則今日之中國通商，早已成爲駱協理的政治資本。杜手下若干人對之雖不滿，亦無可奈何。

礦工、大中、成大、春茂

中國工礦銀行，成立於三十一年，由總理實業計劃委員會和工礦業人士組成，集資法幣一千萬元。三十四年十一月增資爲六千萬元。於西南遍設分支行，勝利後總行遷滬，分行有漢、昆、渝、青、厦、長沙、自貢、寶雞等處。

工礦是由政治力量與華僑譚贊，鹽業陳燄光，何策襄，金融業陳敦甫，翟溫橋合作，故由雷震（前CC要角，浙長興人）任駐行常董，以魯自誠（中國工礦公司經理）黃天任，尹致中等任董事，龔明劍任監察。總經理爲翟溫橋，山東曲阜人，四十四歲，翟氏曾任職於亞西實業

銀行。目前爲止，工礦還是一個小銀行，資本金小，（三十五年增資一億四千萬）人少（二七五人），分支行少（十一處）。但此行之所以能站得穩，而且有發展，顯然是政治勢力扶掖之果。

與CC有關的，尚有上海大中，與香港成大，大中爲民八創立，股東多爲川人，總行設北京，原資一百萬，十八年增爲二百六十萬元，二十三年總處遷滬。負責人爲川籍老官僚，如孫仲山，王乃孫，儘爲北洋人物。分支行爲徐州，北平、天津、及哈爾濱、大連、瀋陽（早已撤出）。此行傳爲CC收買。成大銀號，資本二千萬，成立於民三十年，爲川幫小銀號。李組紳，張裕良分任董事長經理，亦爲冒險家之樂園。此銀號傳與CC有關。因投機失敗，現已倒閉。成大銀行於三十六年春間在香港成立，資本額聞僅港幣三十餘萬元，其中化在頂費及裝修門面上的即達二十多萬元，流動資金僅十萬元。董事長爲好好先生許世英，副董事長是吃黨飯的李超，總經理爲CC份子林嘯谷。資力薄弱，惟黨性甚強，連開幕廣告也不願在非黨報上刊登。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各報發出一個消息：「春茂錢莊前董事長劉希文因病辭職，二十日舉行董監會，改推陳勤士爲董事長」。春茂爲南市小錢莊，抗戰期間停業，勝利以後復業，爲劉希文所得。劉即正和，巴川總經理，是彭秉澄冒險集團之一員。此次因爲遠洋公司倒閉，正和巴川均已坍下來，春茂自不例外，於是將春茂盤與陳勤士。該莊資本三十五年七月爲一億元，全莊約七十人，只有上海一處。陳勤士不願當老太爺，年已七七，猶經營典當銀錢，真是君子不忘其本。

綜觀CC的金融機構，我們可知現在CC方在努力官營銀行的掌握，私人銀行還沒有佔顯著地位，即是說羽毛未豐，無鉅資可以自己經營。在國家行局的四行兩局一庫中，獨佔者一行一庫，分潤者一行二局。七分之中有其五，其實力的膨脹，速率驚人。CC的發跡不過是最近十年內的事，而其插足金融界始於抗戰期間，歷史尤其短淺，然而在不到十年之內，國家各行局居然七分天下有其五，所沒有打進去的祇有中央中國兩銀行，中央銀行事實上已變成CC的製鈔所，間接亦在CC支配之下，祇有中國銀行還緊緊握在TV宋手中，尙未爲CC所插足，CC發展之速與狠，實在不能不令我們吃驚！

二 陳的實業與戰術

△三商一體的商社▽

CC的工商業的發展，完全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情。其發展則是由商運，工協運動，再進而控制工商業。

CC在商業界的發展，起源於商社。賂清華好大喜功，CC加以籠絡，於是自十六年起，即做商運。商社的組成，則在民二十年。賂清華有一次自述：「本社誕生於一二八前夕，迄今十六年歷史。十九年秋，在五馬路復興園一呼而集者，各業領袖二百餘人，當日情緒激昂，一致議定由各業中堅份子，共同組設本社，如各業之業餘團體，亦即爲市商會之外圍機構。」商社老人棉布公會秘書長葉笑山氏寫的商社史略稱：「民二十年，棉布業陳松源，柯幹臣二君歷訪糖業鄭澤南，海味業葛維庵，呢絨業葛傑臣，新藥業屠開徵，造紙業金潤庠，綢緞業王延松

，駱清華，以合組機構，藉資團結爲體……越年乃延鄭澄清爲總幹事。二十二年春更名爲上海商社，選王延松爲社長，駱清華，張佩珍，何五良爲委員。杜月笙爲名譽委員長，……三十四年十月，駱清華奉中央組織部之命，任爲上海商運指導專員，由渝返滬，三十五年四月舉行復員後第一次大會，選駱清華，王延松，金潤庠，葛傑臣，許曉初，李文杰，屠開徵爲常務理事，駱清華並選爲理事長。」

商社造成了C C一大政治資本，卽所謂三商一體：商報·商會·商社。商社份子之一潘士浩曾有一段介紹：「它的實質，似乎在領導工商業革新運動，而控制了市商會的情緒。尤其是去年夏天市商會復員，改選理監事，商社提名推選，全部照辦，它的魄力和氣燄，真是不可逼視。」這一段全是實話，在市商會開會之前，商社擬全部操縱市商會，並推駱爲主席。前主席王曉籟的秘書長嚴謬聲被收買，當日陳立夫谷正綱二巨頭親來監選，以壯聲威。但是上海商人黨性強的甚少，商社遭受不合作的消極抗議，於於掌握了理監會，打下王曉籟後，駱就常理，潘士浩爲秘書長，理事長一席仍讓於唯唯否否的徐寄庠。同樣的手法，施行於全國商聯會，又遭團的抵抗，駱慘敗，壽景偉得任全國商聯會的秘書長。

一其後有工商業領袖的管京請願，呼籲經濟危機，又有經濟計劃研究委員會的推動，影響了經濟改革方案的形成。老實說，都是商社在裏邊策動的，更是商社的代表在那兒領導的。自從商報復刊，顯然成了它的機關報。歷任政府大員如宋子文，貝祖詒，孔祥熙之流，對於商報都是頭痛。這也可以說明商社如何爲工商界向政府費心血賣力氣了。「這是潘士浩的自吹，潘正因商社而得任棉布公會理事長，而且得任市商會秘書長，儼然一領袖。」

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工商界請願，是CC對宋子文的總攻擊。七月間駱清華、壽景偉、潘士浩組「工商經濟計劃委員會」，草擬「經濟危機及其對策」，然後發動了市商會四十四個同業公會擁護，於是組請願團赴京，當時工業界工協代表、有陶桂林，田和卿等，商會有潘士浩，葛傑臣，楊管北（杜月笙門生，CC外圍），金潤庠，此外有各公會代表，共四十四人。其要求為撤消四聯（讓各行獨立），組復興金融公司等，由壽景偉，金潤庠，葛傑臣為總代表，分訪各部，給宋子文一個難看。

在這種運動中CC一方面完成政治上倒宋的目的，一方面得到宋的讓步，獲得若干既得利益。（商報因此得宋投資二億，由徐柏園負責洽商）。同時藉此擴大了CC的組織與成員。

△絲織品產銷公司▽

絲織品產銷方面，三十五年十一月在駱清華策動之下，壓迫央行宋系的林鳳苞加以協助，組織上海絲織產銷聯營公司，由駱任主任，蔡斯濤任副主任，三十六年一月招股五億，同業每台股認一股，其上為絲織輸出協導委會，由中央、中國、交通、中信、中蠶五機構組成，該公司若有盈餘，按股均分，若有虧本，由政府負擔。由中信局供給原料，中交二行貸給工廠，中蠶發料監督，該公司被由各廠代織，彙齊外銷，所得外匯交與中交中信。現開工機數二千餘台，第一期三個月，生產八萬四千疋，至三十六年四月已生產四萬疋。產品為縐緞，縐縐，喬奇紗。

△壽景偉與中茶，進出口公會▽

壽景偉是CC另一商業要角，壽字毅成，乃壽勉成之兄（一八九二年生），浙江諸暨人，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他在抗戰開始時，投入孔門，任國營中茶公司總經理，時賂清華爲其秘書長。後來因貪污案發，匆匆逃出國外，居然又任爲國際勞工會議中國代表。抗戰勝利以後，乃圖東山再起，求助於老弟賂清華，他的進展很快，三十六年三月還以福建茶葉代表名義，爲人包攬請願事業，並多方協助 C C 的商聯商運，以自壯聲勢。皇天不負苦心人，壽終于組成中國茶葉聯營公司，推吳任滄爲董事長，由壽任總經理，鄧以誠，陳公謙爲協理，於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創立。該公司營業，以三十年爲限，股本共二十億，內中信三億，台灣銀行二億，其餘由浙、皖、台、閩、鄂、湘、滇、滬茶商集之。該公司業務爲：（一）改良茶產，在台灣、祁門、平水設廠，各埠設複製廠，（二）推廣，籌設紐約，北菲、舊金山、倫敦分銷機構。（三）調節金融，要「利用茶貸」，「吸引外資」，壽景偉聞已收買上海有名茶莊「汪怡泰」，頂下其房地產廠房，如果此訊屬實，這茶葉托辣斯將山大言而見諸實際。

壽景偉的活動不止於此，由於其久歷仕途，中國非官莫辦的情形下，團體飯非由他們吃不可。壽在市商會屢屢發起「進出口貿易聯鎖制」座談會，然後再將此意見，彙入陳立夫的經濟改革方案，商人知道民間無力，樂於利用黨的力量壓迫當軸派系。於此，壽逐漸以圓滑笑面虎的姿態，贏得工商界好感。同時 C C 份子，如人人企業公司張耀章等等，羣起擁護，壽便進而爭取進出口公會。進出口公會本爲商人張煥章任理事長，他窮於應付，會拉吳開先系人任秘書長，但因加入公會的會員由二百多增至五百多，已無法控制，於三十六年九月四日改選後的進出口公會理監聯席會，推出壽景偉爲理事長，賂清華亦任常務監事。

全國商聯會九月十五日召開對外貿易會議，會期四日，此會完全在壽的策動下，作爲他提

高聲望，對政府討價還價之工具。會前陳立夫在商報發表「談對外貿易會議」的文字，此次C認爲壽不够忠實，拉許多人演講充場面，向政學系妥協，稍有小齟齬。

CC之商業機構尚有吳開先所控制的糖業公會等，由社會局領導，潛力甚大。

抗戰期間，CC傳說有如下商工機構：華達貿易行，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大華企業公司，大華航空公司，大公鐵廠，中國工礦公司（與工礦銀行聯繫）大中華煤氣運輸公司，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等。勝利後，則有太平興業公司，建華公司。太平興業公司由陳其采出面，建華則以二百二十條金子頂到手。建新實業公司傳亦爲其據點。三十六年九月在陳其采，陳勤士，沈伯羣策動之下，又組織一個「全浙絲織物產銷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八億，總公司設上海，在杭、嘉、湖設立分公司，董事長爲陳其采，陳勤士等任常董，張繼之任總經理，紐守章任副總經理。

此外在航運方面，CC通過杜月笙的關係，以楊管北爲理事長，以李雲良爲秘書長，控制了航運公會。大達大通聯營處，以李雲良爲經理，航運方面之配合，CC政治上如響斯應，自不必說。

中蠶與工協

CC的工業發展，可分三方面：一是國營企業，一是民營企業，一是黨營企業。

國營事業，主要的是中國蠶絲公司，把華中華東一帶的敵僞蠶絲廠全部接收，形成一個托辣斯。這個公司由葛敬中任總經理。葛敬中江蘇嘉定人會留法學園藝，歷任鎮江蠶種育種場，雲南工業新村公司負責人。蠶絲公司，由經濟，農林兩部組織，三五年一月設立，資本五億元

，有長安、杭州、嘉興三桑苗，京滬桑園，縲絲廠有蘇錫二處，員工一千四百多人。有上海青島綢廠，有嘉興絹紡廠，紗錠五千餘。

此外在台灣及東北資源委員會，CC均已滲入，而且掌握，若干工廠。

民營方面，CC亦是由組織到投資。重慶有一個工業組織——中國工業協會。此會由吳蘊初任理事長，到上海後組織分會，吳蘊初之內戚田和卿，此人本在上海，傳於二統有關，但尤樂於CC接近。因此，田氏得任上海分會的總幹事，兼任化工公會代理理事長，調味品工業公會常務理事。其本業為天廚味精廠兼理。吳蘊初受田影響已漸成傀儡，理事陶桂林，其馥記營造廠，受陳果夫關照，曾包攬國民大會堂工程，和重慶國民政府工程，對果老亦不勝尊崇，吳羹梅性甚豪爽，但是其鉛筆廠，亦以潘公展為董事長，青島大中公公司尹致中，與中國工礦銀行有關連，與CC聯繫。正因此CC常運用工協，如三十五年工商請願，工協追隨市商會，請願團下榻陶桂林寓所。三十六年五月間反對二期拒額由工協吳蘊初領頭，向央行請願，打擊張嘉璈，並破壞美金公債。經濟改革方案醞釀期間，不斷召開座談會，為之敲邊鼓。

CC掌握了交通中信，正在自培工業基礎，如中法油脂化學廠由吳任滄任董事長，我們相信不久以後，CC系之大小工廠即將大量出現。陳果夫帳房之陸子冬，現已掌握了大生紗廠，大生因為地處蘇北，洪蘭友以揚州同鄉之便，得任為董事長，於是趙隸華，陸子冬俱任為董事，李雲良為監察。第一廠在南通，第三廠在海門。又閩北水電公司，亦為陸子冬任總經理，並有李叔明任董事。陸氏曾任江蘇省銀行總經理，亦為CC大將。

齊魯公司與黨營事業

最駭人聽聞的却是CC的黨營事業，尤其是齊魯公司。

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三十六年六月組成的。籌備主任曾養甫，以養病名義光臨青島，於是這公司神速發展，這公司共轄青島濟南濟寧三區，青島首接收敵人的青島啤酒廠（仍用原名），太陽膠皮工廠（改名青島橡膠廠）東亞麵粉一、二、三廠（改齊魯公司麵粉部），青島硝子工廠（改名青島玻璃廠）。在濟南則接管一個製粉廠，一個製冰廠，濟寧接收一麵粉廠，聲勢極蓬勃。

這個公司的出品「崂山泉水」所製的青島啤酒，於九月便光臨上海，與怡和啤酒並駕齊驅的而且即在上海報端看到齊魯二個啓事，一稱「本公司價購青島橡膠工業株式會社，生產主要出品如下：甲、車胎、計有卡車輪胎、轎車輪胎、自行車胎、人力車三輪車胎。乙、工業橡膠，計有各種三角帶、橡皮管、紅白橡皮板。丙、膠鞋：文明，中山學士，自由等套鞋，長統靴各種鞋類。」並且立即招請經銷，並徵求新的橡膠商標，廢棄B S (Bridge Stone)

這個齊魯公司，在CC的商報上，說會是宋系大將，故加以揭露，其實錯了。曾養甫是廣東平遠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北洋大學出身，留美學礦冶，與陳立夫同學，曾任粵浙建設廳長，滇緬路督辦，交通部長，現任中央政治委員。曾氏在交通部任內，曾任宋系份子熊學遂爲公路總局長，大做戲法，賺錢作政治資本，任徐恩曾（中統）爲交次，掩護特工，可謂爲CC一大將。一度爲納爾遜賞識，幾任戰時生產局長，終爲政學系搶去。他比齊魯總經理，自是CC重視此事之表現。

不久，陳果夫氏（約在九月）也曾飛青島，親爲佈置，據說陳爲董事長。

這個謎一樣的公司，終於爲「觀察」讀者投書揭開其內幕：

章幸之八月九日自青島投書說：「最近青島僑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此外還有麵粉廠，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渠等接管以後，即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觀察三卷二期）。

齊魯公司怎樣價購上述數廠呢？又有許敬昌氏揭發：「齊魯公司價購橡膠廠，玻璃廠，應付僑產業管理局二百億，齊魯公司向四聯總處借了三百六十億，付價款二百億外，還剩一百六十億。」這是不花本錢的買賣，齊魯資產本低估，祇消一批出貨，即可以償付全部貸款。無怪乎有人嘆：「一黨兩肥，國家瘦矣。」

不但如此，「天津亦有四個大廠——即東亞麵粉，東亞煙草，中華火柴，和協和印刷四廠也被國民黨組織的恒大公司接收了，其中協和早經行政院撥給天津工商輔導處，現在也被強奪而去。聽說廣州瀋陽成都等處，都有同樣組織，一共有四十多個單位；從事「化國家財富變爲一黨私產」的工作。」（觀察三卷三期楊伯常九月三日天津投書）

爲什麼陳果夫碌碌奔走？原來黨的財務委員長是他。而這方面經營成績很好，黨團統一之際，黨竟因有經濟基礎而獲勝：「勝利以後，再集全力於黨營事業經濟基礎之奠定，目前除自給自足外，尚綽有餘裕。團要靠黨的經濟以茁壯了。」（新聞天地卅六年十月份黨團統一經緯）團在三十六年的經費，只用到九月即完結，黨却可以不由國庫開支，自行維持。由此可知黨的經濟事業之寬廣，遠出我們意料之外。上海金融市場中央常差出頭寸與農行。這便是說農行是黨的金庫，央行藉各種費用名義，一劃便是二千三千億頭寸與農行。同時中信局負責處理敵

產，又便利了CC的左手轉右手的工作。

齊魯公司之所以喧騰報章，事機不密完全由於工潮。齊魯橡膠廠，工人工作時間原為每日八小時半，資方改定為十小時半，加二小時。名義是總動員製軍鞋，工人反對，於是八月十二日起罷工，一月來損失約四十億元。李市長仲裁為九小時半，但工會仍不理，只做八小時半九月十三日廠房不願工人進廠，因此完全停工，其他各廠都同情工人。青島總工會理事長痛陳廠方壓迫工人。發動青市七萬工人募捐支持千餘橡膠工人。原來CC管待工人比敵偽還要苛刻。青島的敵產逐鹿是很丟人的，如水產公司，孔祥熙何廉的益中公司都分潤，而水產公司竟得到了敵華北水產組合資材。

△獨佔文化新聞事業▽

文化事業方面，因為CC多是文人出身，掌握尤緊。正中書局（葉溯中），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劉百閱），大東書局（陶百川），中華書局（通過李叔明），廣播電影方面有中央廣播電台，及組織中的「農教電影公司」（藉此以二十對一官價弄到二十萬美金），中國廣播公司，均由陳果夫出面。

CC對報紙的控制最為嚴密，計有新聞報（程滄波），申報（潘公展），商報（駱清華），立報（陸京士），東南日報（胡繼中），新夜報（潘公展），中央日報（馮有真）。小報有東方日報等等。其中申新最為有趣，據說程滄波（社長）詹文滄（總經理，由中宣部滬特派員起家），趙敏恒（總編輯，中統有關）三人月入各一千四五百億，其中詹稍多，有時二千多億，程要弄掉他，詹便向「果夫先生」哭訴，於終又穩。上海已成此輩獨步之天下。

中新兩報，表面上要做得好似非黨報，故仍以商辦報紙姿態出現。而其惡劣有時較黨報有過之而無及。CC對中、新兩報掌握極緊，不僅因為這是中國資格最老的兩家報紙。而且因其牌子老，銷路廣，每月可大賺其錢，CC掌握兩報，可謂「名利雙收」。但其他報紙則無一不虧本。商報表面上代表上海工商界說話，其實則完全代表CC在經濟界的利益。除CC直接掌握之報紙外，由它間接所控制者如南京之大剛報，北平之世界日報，以及各地之黨報，那就舉不勝舉了！

總之，CC在文化新聞事業上的操縱，是遠非孔宋或政學系所可望其項背的了。

△歷程與戰術▽

CC官僚資本，是最後進的。但在目前正是它蓬蓬勃勃加速發展的時期。在戰前CC可說並無若干經濟基礎，是萌芽時代。

抗戰前期，CC在經濟上無能為力，那正是孔祥熙炙手可熱之時。故CC的劉振東、壽景偉、壽勉成，都投靠孔門，才得搖搖專賣，茶葉、合作事業的。結果多以貪污而下場。抗戰初期氣候利團結，不適CC之發展。

抗戰後期，孔的腐敗顯露，打擊孔的人漸多，因此CC漸有野心，屢次聯合政學系和宋子文攻孔。結果在抗戰後期分到了農民銀行，和合作金庫，有一個立足點。這是CC官僚資本初奠基礎的時期。

勝利以後，CC重返其江浙根據地，有了羣衆基礎。但是宋子文只不過叫他分階中蠶，內心之憎惡可知，在台灣東北及資委會政學系又閉門不納。因此CC反宋比誰都積極，利用程

滄波監察使地位，揭發糧貸案倒孔，利用工協、商會、商聯，組織反宋大請願。這是CC欲擴張而未果的時期。原因在政協與和談的空氣，對它也不大有利。

民三十六年爲CC交紅運的時期。政治上目前正在向右轉，CC黨性最強，執行最積極。同時宋子文因黃金風潮，CC猛攻孔宋，使宋落荒而逃，孔也不敢出頭，CC與政學系聯盟。此役勝利以後，CC分得了中信局，也獲得了農行向央行大量透支的權利。但是CC希望並不祇此，陳立夫有意當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並掌握資委會。政學系的翁文灝便說有政治勢力要打進來，一方面資委會獨立，直隸行政院，一方面是將空的經濟部送給李璜。但自宋垮台張上台以後，CC的發展，沒有金剛箍，一切方便多矣。自此以後，陳果夫陳立夫來上海，金融界往往茶會歡迎，聲勢赫赫。然聲勢雖壯，而既得利益不多，CC尚不以此爲滿足。

於是有四月之役，盛傳CC運用農行合庫資金，由證交經紀人楊德宗等，神出鬼沒的做多頭，在紗、油、米市均加鼓動，以造成物價漲風。廣幫看風向是「多」，也押多，粵方合作，股市青雲直上，物價奔騰。政學系大呼乖乖，只好妥協。

妥協的基點，在經濟改革方案。經改方案，其要點：一、重視土地金融，發行土地債券，或交農行或另創銀行，爲農行多元化之一據點。設立縣銀行，每縣一個，共二千餘，投資則由央行，協助則由農行，以上均爲農業金融網的兩個眼。二、放生產貸款：主要的是農貸，輸出品貨款，工貨又是農行，中信局、交通的生意，這就叫央行成爲CC的發鈔庫。三、設立投資公司，即復興金融公司。

這個方案原爲上海商社所提，後來由陳立夫加些花草——以農立國一套，向三中全會提出

，並成立了中央經濟政策委員會，與張羣接收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抗。原方案，如設復興金融公司，實行進出口聯鎖，撤銷四聯，多放農貨，均是很肯定的。

張羣對此只好妥洽，接收了這個方案，把陳立夫聘為全經會副委員長，來討論這個方案。審查時大小數十次舌辯，文字修正甚多，CC又使出殺手劍：通過不通過？在八月初終於通過這個並非張羣所擬，但被稱為張羣方案的經濟改革方案，文字小有修改，內容略緩和，但是大體如前，不折不扣。這等於三中全會原案為CC開出帳單，政院修正案無異由張羣開出了一張支票，答應給若干款項。

CC爲了要將支票兌現，逼迫訂「實施細則」，政學系拖，CC又使出一手，即是三十六年九月間南京幫在證券市場的風波，有人傳純爲農行資金二千億，在證交運用數日，所引起的多頭漲風，亦有人稱爲CC小施手段，逼迫對方。

政學系與CC是既合作又敵對。例如魏德邁來華，中央日報攻擊孔宋楊子公之役，即是雙方合作藉以清除孔宋勢力，供大家發展，那次以後，宋已捐了一千八百億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股票（包括淮南路礦，漢口既濟水電，揚子電氣），給黨的財委會，無異向陳果夫送禮。但政學系對CC也常不容氣，如經改方案通過，大公報故意攻擊張羣方案不妥，發動大學教授來批評，這是指桑罵槐，對CC不容情。

但是三十六年春以來，CC的發展還是驚人的。尤其是黨的事業這一潛流，這將使黨部更鞏固的掌握在CC手裏，而其資本的膨脹更速。

CC黨性極強，亦正因此其經濟亦不外乎政治，民間工業以政治方式去籠絡，官營工業以

黨部去價購。要與對方競爭，就運用政治力量。CC的資本是從反孔、反宋、暗鬥政學系，反對官僚資本等發展出來。每一次政治上的鬥爭，終獲若干實利。

如果是政局仍然維持目前的趨向，CC勢必代替各系而迅速成爲最大的官僚資本。自然這種資本並不利於民間工商業，因爲它黨性强，即排他性强。CC豪門資本不要說與人民不相兩立，即與民族資產階級亦是勢不兩立的。但CC與蔣介石是一家人，CC可說是蔣介石最得寵的嫡親兒女，有了蔣介石，便有CC，蔣介石的政權一天存在，CC豪門資本是一天不會垮台的。

(全文完)

(二)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解剖

(編者按：「四大家族」今天是家傳戶曉的了，所謂四大家族，即指蔣、宋、孔、陳而言。其實除了四大家族而外，政學系的官僚資本也是實力雄厚，不可輕視的。政學系在中國近代政治上縱橫捭闔的歷史，已爲人所周知，而其經濟上的潛勢力，却不甚爲人所注意。本文分析政學系官僚資本的發展及其成長，源源本本，如數家珍，可供研究中國豪門資本者之重要參考。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全盛時代▽

政學系的精神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儘管他們當中，有以科學起家者，但其胸襟，不脫舊日士大夫思想，投靠明君聖主，幫閒幫忙。我們推算當今官僚資本，政學系是最源遠流長的了。

政學系官僚資本較之四大家族，要成長得早。它源起於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代，四大家族還在上海打流的時候，他們已是一品當朝，宦囊飽滿了。北伐來臨的時候，政治上有一張羣的「南伐」，經濟上有上海金融資本的「資助」北伐軍，這就使政學系不致成爲革命的對象，妥協了。在廿四年以，南京羽毛未豐，不能不向他們借債，政學系官僚資本，分潤了內戰公債的暴利。但是好景不常，孔宋崛起，中國銀行改組，北四行停止發行，小四行改組，政學系從金融界回歸政治舞台。這時候孔宋裙帶財權建立之日，也就是政學系中落之時。

抗戰時代，政學系持模稜的態度，一方面賣力幫助抗戰，一方面在淪陷區維持實力。勝亦有功，敗亦有退路。在後方，重慶要羈縻他，因此不乏富庶省份，與衆多的工廠，叫他們經營。在淪陷區，他們也保存了銀行，廠礦、資產。

勝利來臨的時候，押鈔注的功効全然明白了。既往的財產，保存了。假接受之名，又平地發了勝利財。這時，政學系又開始押鈔注，一注是和平，一注是內戰，結果是和有功，戰亦有功。和要張羣，戰亦有張羣張嘉璈，政學系今天終於掌握到了南京的財權，連孔宋亦爲之側目了！分析一下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內容，今天也許不是全無意義的吧。

△北四行的形成▽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建立，是從二條路完成的：一是樹立清一色的政學系正統金融資本——北四行，以統率北幫，獨佔華北，角逐華中；一是藉政治力量，通過南四行，以與江浙財閥相結納，以建立摩爾根式的王國。這兩點，都成功了。

中國金融界的華北集團，包括直魯系和北四行系。直魯系如邊業銀行，東萊銀行，都隱隱中唯北四行馬首是瞻。北四行即是鹽業，大陸、中南、金城四個銀行，而其中心人物，則是吳鼎昌，周作民、錢新之、任鳳苞等。

鹽業是吳鼎昌起家之處。吳鼎昌字達銓，是四川華陽人，曾肄業於日本高級商業學校，并娶一日本夫人。他先後任奉天本溪湖煤礦公司總辦，江西大清銀行總辦，中國銀行正監督，造幣廠監督。他憑藉這地位，民國四年以五百萬元資本創辦了鹽業銀行，這是北四行的巨擘。吳氏在鹽業任內，事無鉅細，均必躬親，用人監督極嚴，宛然僚幕長作風。

金城銀行是周作民所創辦，後來成爲北四行的中堅。周作民是江蘇淮安人，日本西京帝大畢業，現年六十三歲，曾爲北京政府財政部庫藏司司長，蕪湖交通銀行經理，交通銀行總管理處稽核科長。民國六年金城由吳鼎昌，周作民、任振采發起，二百萬元資本開業，民八年增資爲五百萬元，十二年改爲一千萬元。周作民在金融業的經營上，是大刀闊斧，培養幹部，這點與吳鼎昌各有千秋。

繼起成立的是民國八年開業的大陸，資本二百萬元。民國十年開業的中南，資本額二千萬元，實收五百萬元。

這四家銀行的聯系一種是人事上的聯繫，一種是組織上的聯繫。

人事上的聯繫，是互爲董監：

如吳鼎昌任金城，鹽業董事，周作民任金城，鹽業董事，錢新之任鹽業董事，金城董事長，大陸銀行董事，徐端甫爲鹽業金城董事，這是人事交流。

組織上是四行的三個會：

首先設立的是民十年的三行聯合準備庫，後則大陸加入，而爲四行準備庫，這是公開準備，建立庫票威信的步驟，恪守四成保證六成現金之規定。至二十四年法幣政策以後，才告結束。當時主要的是爲了支持擁有發鈔權的中南銀行。

其次創立的是民十二年，四行儲蓄會，由四行攤認基金一百萬元，并擔保還本付息，專營儲蓄業務，由任鳳苞、周作民、黃浴沂、任執行委員，張家驥，王鏗基，王清泉任監委，主任先爲吳鼎昌，現爲錢新之。四行儲蓄會是吳鼎昌的傑作，其特色爲儲戶分紅，各項儲金一度達

九千萬元，并設有調查部。

最後設立的是民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行信託部，共撥基金一百萬元，一切業務聯帶負責，經營存款，房地產，保險，倉庫，儲蓄，執行委員是任鳳苞、周作民、黃浴沂，監委張家驥，王鏞基、王清泉，主任先為吳鼎昌，現為錢新之。

華北集團，在二十年前是新興勢力，一方面得北京政府官職的掩護（如梁士詒，徐樹錚等均為金城董事），一方面又憑藉聯合營業之便利，其發展至速，不數年獨霸了華北的金融。自民十六年後隨金融中心南移，又擴展實力於京滬。

獨霸華北金融，控制全國工商業，造成金融資本，這點可以全城銀行為主來說明：該行特別注意基本工業，與該行有關係的化學工業有久大精鹽公司，永利化學工業公司，永裕製鹼廠。利中製酸廠，天廚味精廠（南方吳蘊初所辦），渤海化工社，紡織工業則有大生，恒源，北洋，裕豐、恒豐、華新、新裕、仁豐等紗廠，日用品業，有福星、壽豐麵粉廠，丹華，大華火柴公司，冶煉業有揚子製鐵公司，中國鐵工廠，中華鋼鐵公司，新和興鐵廠，造紙業如華興等，其中塘沽鹼廠，浦口硫酸鋁廠，尤仰賴其資力而成。礦業如冀之開灤，井陘、正豐、怡立，興寶、門頭溝，魯之中興、悅昇，豫之中福，民生、六河溝，皖之烈山、大通，均有關係，或放款或投資。農業方面有農本局，交通方面則支持民生、招商，天津航業，各地電氣，及代四路購置車輛墊款，隴海、平綏、平漢、津浦改良設備墊款，對隴海展築，粵漢韶株段，浙贛玉萍段，京贛宜賓段，川黔成渝段，或借墊，或購料保付。其副業，一為太平保險公司，一為誠孚信託公司，這家公司直是托辣斯，研究工廠管理及技術，次第接受各廠，計接受委託經營者

爲恒源，北洋、新裕等紗廠。周作民氏並兼任：南洋企業公司董事長，新裕紡織廠及誠孚總經理，天廚董事，永利董事，通成公司董事長，大安企業公司董事。化學工業中，北范南吳，盡入彀中。其中北范的范旭東，爲進步黨人范源濤之弟，他所創立之永利，久大、永裕、浦口各廠，是頗具康采倫色彩，成爲化學工業的連環，其喉舌「海王」，可象徵其生平抱負。他自民二十年起，亦爲金城的監察人。此外，大公報亦爲周作民大量投資的事業，繼吳鼎昌爲保姆。北四行並不爲北方非底之蛙，它向京滬全國發展。民十以前各行以全力奠定基礎，民十五至十六，爲其華北業務突進時期。民十七年至二十年，南京政府成立，他們觀望，轉斂鋒芒，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是他們再突進時期。他們的地區，除了華北東北爲老家外，分向華南華中發展，形成了與江浙財團分庭抗禮，明和暗鬥的局面。

△南五行的掌握▽

狡兔多窟，政學系另一系官僚資本的核心，是南五行。中國銀行界可分爲華北，華中，華南，華西四個集團，華西是聚興誠爲首的川幫及黔滇銀行，華廣爲廣幫，即華僑及福建港粵系。華中集團，或華東集團，其核心爲南五行（或南四行），外圍爲寧波系安徽系。寧波系爲四明，通商，墾業。安徽系爲中孚，中國實業。南五行爲中國，交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華中集團，即俗稱爲江浙財閥者。

政學系在江浙財閥中建立領袖地位，其功當歸之於張嘉璈之攫奪中國銀行，錢新之掌握交通銀行，然後建立南五行之堅強團結。

張嘉璈，號公權，是江蘇寶山縣人，現年五十八歲，爲張君勳（嘉森）介弟。早年在上海

同文館讀書，後赴日本嘉應大學肄讀。在日結識梁啟超。回國後，曾任梁的進步黨「庶政」。他初入中國銀行，係任上海分行的副理，當時經理爲宋漢章，張在三年任內，無赫赫之功，民二梁啟超擔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擬派張君勳任中國銀行總裁（當時中國銀行爲政府銀行，宛如如今之中央銀行），張君勳推薦乃弟，並勸梁定中國銀行總裁久任之制。於是王克敏任總裁，張嘉璈任副總裁，形成王克敏宋漢章與張對峙局面。

民十六年北洋軍閥倒台，北伐軍抵滬，張嘉璈到滬，王克敏因爲北洋軍閥淵源深遠，不能南下，中國銀行便成張氏天下。此舉是效法大清銀行的副總裁陳瀾生當辛亥革命時，改滬行爲中國銀行的故事。當時足與張氏抗衡的爲宋漢章，因爲他任上海區分行經理甚久，一度任上海會會長，而聯合交通銀行抗拒袁世凱停兌鈔票，阻止提準備金籌備帝制的舉動，尤奠定其聲望。張嘉璈則恃其政治手腕供應北伐軍軍需，多方扶掖江浙財閥，終成爲全國金融界領袖。張氏在中國銀行任內，（自民二十起）一方面廣結人緣，一方面在行內，培養人材，如束雲章劉攻芸等均爲中國銀行所一手培養。

錢新之，名永銘，浙江吳興人，現年六十三歲，他亦是留日學生，民六年任交通銀行滬行副經理，代經理，民十一年，任北京總行協理，代張季直總經理。民十四年爲籌劃北四行儲蓄會暨準備庫南下。十六年曾任南京財次，浙江財廳長，二十七年才復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圍繞着當時中交兩行的，是浙興，浙實，上海商業。浙江興業銀行，創於遷清光緒三十三年，本來是浙江鐵路公司發起，資本二十五萬元，民四年始增資遷滬，設有信託部。現任董事長爲徐寄廬，浙江永嘉人，他亦是日本山口高商肄業，曾任中國銀行，及浙興職員多年。

浙江實業銀行，本是浙江官錢局，從光緒三十四年創立，宣統年間改浙江銀行，官商合辦，民三，改稱浙江實業銀行，民十二年官股另稱浙江地方銀行，商股由李馥芸改組爲浙江實業銀行，設總理處於上海，招足資本一百八十萬元。十九年增資爲二百萬元。現任董事長爲李馥蒸（銘），現年五十九歲。他參加銀行業已三十餘年，曾數度出任銀行公會會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民四年創立的，資本十萬元。民五增資爲三十萬元，十年增爲二百五十萬元。其附設事業有中國旅行社。該行創辦人，陳光甫，名輝德，江蘇鎮江人，六十八歲，他是留美賓薛佛尼學生。原先任江蘇銀行總經理，因政府挪用款項憤而辭職，民四年自創上海銀行。以儲蓄與小額工商貸款起家。後又別出心裁辦旅行社以張聲勢，以服務爲號召，十九年時又增資爲五百萬元，公積金達千萬，誠爲後起的實力派。

關於官僚資本怎樣利用國營事業掩護私營資本，有一種傳說：中國銀行在北京曾經在行址內劃出幾個房屋，另開大門，裏面全通，頭寸由中國供給，做商業放款和政治借款，利息優厚者，由此行經營，倒帳時，則由中國以轉貼現方式負擔損失。此外交通亦會扶植一家私營銀行。如今此二行都是北幫巨擘南五行中的互助團結，並不次於北幫。據說上海銀行曾有一次將八百萬現款，全凍結在工貨上，周轉失靈，結果擠提存款，幸虧張嘉璈出來，把中國銀行的白銀往上海銀行撥，才救了他。張嘉璈氏就以此來結納南五行，並賣好於金融界。

南五行與江浙實業是緊密連結的。除了廣幫的華南財團，如郭氏兄弟的永紗之外，江浙一帶實業儘入掌握。即如紗業大王榮宗敬氏，十大紗廠，當時亦深賴上海銀行周轉。浙興浙實控制了各地的水電及紗廠粉廠。南五行並透過江浙財團其餘中小行莊面控制了整個經濟血脈。

在北伐以前，政學系通過自己的嫡系——北四行，和旁枝中交兩行，而立了南北兩個金融資本體系，這是政學系金融資本的全盛時代。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中落

△北伐後的先甜後辣▽

北伐軍到臨上海以後，形勢爲之一變，這是孔宋財權崛起的時代。圍繞着這，整個金融情勢改變了。

張嘉璈攫奪了中國銀行後第一步是與南京結納，這個政治步驟，極得江浙財團的擁護，有一個外國人說：「上海的買辦階級，因爲親眼見到蔣總司令確在那裏誠意清除共產黨，也便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立即籌了三百萬元給蔣總司令，並答應繼續籌集。蔣成立了國民政府，金融界更加熱烈加以贊助了。」

李馥蓀氏回憶這段經過（那時他正擔任銀行公會副會長，陳光甫任會長），他對蔣總司令說：「取蛋必先養雞。」這個妙喻，頗有助於南京與江浙財閥的諒解。

這種情勢下，南京不再清算他們，而且準備共存共榮。南五行與北四行均爲南京內戰的財庫，並爲內戰利潤的獲利者。政府發行的公債，普通年息爲六厘，（卽月息五厘），收受價格低於票面，每百元收五十或六十，則月息在一分半以上。自一九二七——三三，發行公債十一億，實收六億半，爲五七折，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發行近八億，實收三億半，爲四七折。其中尤以南五行北四行收受公債爲多。二十三年各銀行的有價證券投資爲三億八千萬，其中央行

最多，四行準備庫其次，計四千二百萬，中交各二千四百萬，金城，大陸，中實各一千四百萬，鹽業，浙實，上海，浙興，新華各七百萬。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爲公債。金城銀行紀念刊上說：「我國有價證券，以中央政府發行之公債，庫券，擔保最爲確實，信用素著，市場流通性亦大，對其投資，不特適於利殖，抑且可助國家建設。本行投資單就商業部，已佔放款的六分之一。」

民十七年至民二十四年這段期間，是南京政府向江浙財團求取財政支援的時期，也是故示寬大，大家分潤的時期。所以，有人評論當時的南京政權爲江浙財閥的政權。但是，中國究竟是半封建社會，每個人打江山，都是爲自己。因此南京在軍事形勢略定以後，開始控制江浙財團和北四行，南京對於南五行的企圖控制，早就開始。在十六年中國銀行遷滬時，即加入官股五百萬元，佔五分之一，民十七年又投資交通百分之二十的官股。另一方面，宋子文爲了與張抗衡，中央銀行資金增加爲二千萬，但資力仍遠遜於「中國」。民二十四年春，就發行一萬萬元金融公債。「中央」增資爲一萬萬，「中國」加官股一千五百萬，合前已佔半數，「交通」則加官股一千萬，合原數已佔百分之五十五。兩大銀行就落入南京之手。中行當時實力甚厚發行紙幣已達四萬萬六千萬，張嘉璈淚出中國，中國銀行董事長爲宋子文。由總經理制改爲董事長制，大權集中於宋，總經理換做宋漢章，不過爲T.V之傀儡而已。

宋子文排除張嘉璈的一幕是頗富於戲劇性的。張本爲中國總經理，大權在握，那時他正在杭州遊覽，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夜之間，中國已易了主。南京政府發表了一通命令，將中國銀行改組，特派宋子文爲董事長，宋漢章爲總經理，張嘉璈爲失行副總裁。央行總裁是孔祥熙，副

總裁毫無實權，伴食而已！這不過給公權先生一個下台的面子，同時就在發表明令之日，宋孔均去電張公權賀其任命爲央行副總裁。試想把他的中國銀行搶過來了，征服者却去電中賀被征服者，這不是大鬧玩笑嗎？張氏自然氣憤填胸，辭不就央行副總裁之職，並表示願出國一遊，以示抗議。南京的征服者竟恐嚇張氏說，勸他還是不要出國的好，否則聞「共黨」將不利於張氏云，這是十足的流氓作風，弄得這位公權先生哭笑不得。後來南京政府爲羈縻張氏，乃發表張氏爲鐵道部長，這位政學系金融健將是與乃兄君勳同樣沒有骨頭的，終於乖乖地去效忠蔣朝廷，就鐵道部長去了！所以就歷史上說，政學系官僚資本與四大家族應該是不共戴天之仇的。

南京的控制並不止於中交兩行，當時還想一手掌握江浙財團和北四行。二十四年五六月，利用當時的擠兌風潮，藉救濟，而加入官股，當時除中國國貨，新華早已入彀外，所有發行鈔票的銀行均呈動搖，中國通商，四明、中國實業三行均被改組，成爲有官股的小四行，南五行的浙興實力雄厚，中南因有北四行爲後盾，沒有擠垮，這就成爲政學系退軍固守的堡壘。

南京對於北四行和江浙財團仍加以籠絡，如吳張之入京，分就實業鐵道兩部，陳光甫李銘錢新之之延入中央、中國、交通分任董監事。陳光甫並爲宋奔走，廿五年到美國訂白銀協定，廿七年進行桐油借款，廿八年進行錫借款，并一度就貿易委員會主委之職。

因此，我們可以說，廿四年法幣政策及金融重組，把政學系在財政金融界的實力，拔除將盡，而分配彼等於二三等位置聊供驅遣而已。

△抗戰期的掩旗息鼓▽

抗戰時期，這是政學系政治手腕被考驗的時期，政學系所關心的是維持自身的官僚資本的

萬全之策。

抗戰前夕，南京爲了綏靖日本，重用親日派著名的政學系，組織廿五年的人材內閣，延攬政學系五要員入閣任部長，而張羣、黃郛、陳儀、熊式輝均被任命折衝中日外交。經濟上，政學系的吳鼎昌，首先發起中日經濟協會，會長初爲吳氏，後爲周作民。這是說，政學系一方面是挾日本以自重。

但政學系也看定了抗戰可能爆發，狡兔三窟，於是他們的資本紛紛由北趨南。例如北四行本頓大連及華北軍閥的存儲以自壯聲勢，這時金城毅然遷滬。大公報亦發行滬版。范旭東更有浦口設廠的步驟，同時西南實業協會亦在上海組織，號召開發西南。

這個時期的準備，便是要做到：和有出路，戰也有出路。

戰爭爆發，政學系的準備并不充分，官僚資本的中心，沒有南移，更不及西遷。因此政學系仍然保持兩副面孔，在滬港言和，在漢渝言戰。一方面和以保存淪陷區財產，一方面擁戰以擴充地盤。

擁戰的方面，不用說，大公報是裝扮甚佳的止派小生，爲其重要政治資本。同時張羣吳鼎昌熊式輝陳儀的政治手腕高強，爲重慶所用以對付地方勢力。張嘉璈翁文灝是技術人材，不能不用。因此在西南後方，政學系還是大有發展。

政學系致力的是從地方政府發展官僚資本。

四川的張羣，手下有一位大將何北衡，以他爲中心，成立了政學系的外圍官僚資本，川康興業公司，壟斷四川的桐油買賣，并由他分組若干子公司，如范崇實的四川絲業公司，古耕虞

的四川畜產公司，壟斷了油蔴絲等特產貿易。另與中央的孔系合作先組華西建設公司（由胡光煥負責），後組中國興業公司（胡子昂負責）。這兩個公司都有康采命傾向，中興有煉鐵機械等工廠，當時四川爲抗戰糧庫，這上面官僚資本大肥而特肥。此外，民生公司的盧作孚，漸與之結納，而成爲政學系的中層幹部。

吳鼎昌在貴州，亦設有貴州企業公司，內包括商業，工業等部門，而以貴州省行爲金融機構，貴州甚窮，但在特產運營，礦產開發，和電燈事業，仍不無可做。熊式輝在贛南以楊綽庵建設廳長爲中心，也曾發展過一些官僚資本，但當時戰事動盪，軍有羅卓英、吳奇偉，政有蔣經國的牽制，并不能有所作爲。

福建的陳儀，是政學系中官僚資本原始累積效率最高的人。他是日本士官畢業，歷在北洋軍閥時代任師長老官僚政客又是老頑固。抗戰前派他任閩省主席，本爲對日本的綏靖。他在福建的統制經濟甚爲澈底，他手下有一位大將徐學禹，徐爲陳之親信，任福建省建設廳長，兼省行經理，企業公司，運輸公司總經理。省行在民三十年，存款一千萬，另發行紙幣三千餘萬計七千餘萬元。以此，經營上述各公司及和濟商行。貿易公司經營軍米生意，產米縣份實行征購，每百斤十六元，搜括俱盡，征後出售與民衆賣出爲七十元至百元。并統制民間商業，尤其出國物資，如茶葉強定低價每担五十元，低於成本，以致農民棄茶種稻。企業公司則乘機收拾武夷山茶園，設茶工廠。最奇特的是人力運輸公司。當時公路破毀，人力挑運甚盛，商人經營有利可獲，徐乃組人力運輸公司，資本官六商四，實行運輸統制，雖十斤東西，也要交公司代運。此外尚有田賦改徵辦法，按米價加徵田賦，如大用縣，戰前田賦五萬，三十年已征六十萬

平均最低加三倍，高則十七八倍，全年增收四千萬元。

中央政府中，財糧各部都爲孔宋衣砵，政學系插足的是工業部門，領袖則爲翁文灝。翁文灝本與丁文江蔣廷黻等同爲政客化的學者，在政治上爲政學系外圍。翁文灝爲留比學生，代理過清華校長，對於地質學確有研究。翁的初辦事業，是整理河南中福公司，當時幹部有任經理的孫越崎，會計科長張茲閔，技師嚴爽等。戰前翁任國防設計委員會所改的資源委員會秘書長抗戰開始，成立經濟部前身的軍委會第六部，下設工礦調整處主持民營廠礦遷移工作，翁任處長，張茲閔，林繼庸爲科長。搶運的工礦暨購入之材料，在昆明建立雲南銅鐵廠，並在昆桂渝設電工器材廠，中福公司軌件，與天府合作，成立天府煤礦公司，以孫越崎爲總經理，漢口遷出之揚子鐵廠，則與漢陽鐵廠合併爲大渡鋼鐵廠，後又增設甘肅油礦局（改組玉門礦而成），規模甚大，翁有學者之名，以此得蔣介石之寵信。翁雖自以書卷氣自豪，但與手下的張孫之流均是官場能手。此外，經濟部掩護下的中國植物油料廠，爲張嘉璈與之弟張禹九所經營。

抗戰期間的後方財政經濟，先則有孔，後則有宋，均一一把持。政學系金融業中勢力日削，財政、糧食均無插足之地，這就是政學系的西南實業協會（爲其團結後方工業界的組織）常常要抨擊政府財經政策的原因。

在上海香港，政學系因其在淪陷區有廣大的資產，故周作民，始終沒有離開港滬，而爲重慶與上海的聯繫人。周之在上海，一方面支持敵僞，一方面恃重慶內應，一再策動所謂和平運動。一度赴港商量和議，盛傳敵人在中國的經濟措施，多向周請教，並起用錢大樞成立中儲，傳卽周之推薦。後來成立商業統制會，搜括物資，更由周指使交通銀行滬行唐壽民出任理事長

。僞全國經濟委員會有周作民，李升伯，唐壽民的參加，商統會亦有周作民爲監事。李升伯在上海爲僞紗廠重要人物，赴後方時則下榻西南實業協會，同時永利、久大，傳在天津與重慶之間，信使往還，設備日添，重慶不斷供給業務秘密。

在淪陷區，當時政學系亦是韜光養晦，恐懼輿論打擊，而無法直接出面。但是若論在僞佔領期間保全資產誰最多，則首推政學系，而周作民應居首功，抗戰勝利之後，唐壽民替罪下獄，周作民逍遙法外，任金城總經理，僕僕於京滬平津。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復興

△接收戰的挫敗▽

抗戰勝利來臨的時候，政學系認爲是抬頭的機會，競賽接收。

中央以翁文瀾的經濟部爲主，派張茲閻接收蘇浙皖，揚公兆接收魯晉豫，孫越崎接收平津東北，林繼庸接收華南，聲勢浩大。宋子文打擊政學系，先成立中紡，中鹽，及原有中糧，分別接受入注，然後由僞產業管理局來轉接收，把經濟部的工廠一一瓜分。資委會當時亦接收了許多重工業，煤、鐵、鋼、錫、鋅、銻、汞、銻、石油盡入其手。資委會現生產全國百分之五十的鋼鐵，全部石油和金屬。

此外，中國植物油料廠，在接收上，有張嘉璈舊部劉攻芸，及經濟部協助，成績斐然可觀。
 •（詳情具見本刊六十九期中國植物油料廠內幕一文）

可列入爲政學系經營的，有徐學禹招商局，接收了三十萬噸船隻，還有錢新之爲主委，農

林部長周詒春，（政學系，吳鼎昌推薦）爲監督的中華水產公司，該公司爲「華中水產株式會社」「帝國水產會社」「林兼商店」的合併，有捕魚船十三艘，每艘六十噸；拖船二艘，還有修船、冷藏諸船。

在中央的接收上，因爲政學系實力薄弱，成績未著。但在地方上便很可觀。

第一是在東北，東北行政長官爲熊式輝，經濟委員會張嘉璈，在他們與中央翁的合作之下，鞍山的鐵，撫順，本溪，阜新北票的煤，豐滿的水電，和東北的大豆，全入掌握。而且有東北流通券的發行，與法幣分庭抗禮。

其次是在台灣，陳儀任行政長官，下者有葛敬恩秘書長，包可永工礦處長，嚴家淦財政處長，周一鶚民政處長。其中嚴，包與台北縣長陸桂祥爲徐學禹三大幹部，作風一仍舊貫。此四處長台人號爲四兇。陳儀到任，首先維持台幣，造成與法幣抗衡局面，一切化工電等工業概歸公營，設立農林，農工兩處，接受農田，林產，糖廠，漁船，及鹽業，糧政局統制糧食，貿易局獨佔省外貿易。又設立專賣局，烟草，酒，火柴，樟腦各設企業公司，出品惡劣不堪，高價出售。燃料亦設燃料調劑委員會，以包可永爲處長，所有煤炭都要以每噸五百元（法幣一萬七）台幣的官價售給，轉運至上海，由徐學禹的燃管會買入，合十萬元法幣，即此一項，利潤已有三萬萬台幣。食糖亦由台灣糖業公司統制，廉價收購食糖十五萬噸，贈送中央作爲禮物，食米亦以徵實等方式搜括。台灣的暴政，中央充耳不聞者。台米充軍糧者甚衆，宋子文則要白送的台糖，另外有徐學禹在招商爲其運輸，並向中央疏通。結果台灣產米七百萬石，而有糧荒發生，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更有反對香烟專賣而起的民變。

勝利以來的政學系，顯然是被壓抑的，這就是由中央貶而為地方的趨勢。中央的宋子文財權，氣餒逼人。如一再提出取消東北流通券和台幣，並拒絕撥付法幣頭寸與台幣省行。同時宋在中央亦開始肅清政學系的經濟部及資委會機構，勝利後不久，資委會即由經濟部改屬行政院。由宋系的錢昌照來當委員長。經濟部長又由王雲五擔任，翁「升任」副院長，翁文灝自組中國石油公司，任董事長，何廉等在天津與周作民另組普益公司。宋子文挾天子以令諸侯，政學系官僚資本誠有兵敗如山倒之勢。

△兩張財權的迷夢▽

挽救頹勢的是張羣赴美投機的成功。政學系在和上有唇舌之勞，在打上有策劃之功，仍然兩面政策。由於張羣尋求到一個與國——美國代替日本，於是政治上有重振之勢，再加上國內民社黨張君勳為政學系史的旁支，如是張羣再行拜相，而有財政金融上兩張財權的出現。

張羣於三十六年四月就任行政院長，張嘉璈則於三十六年三月三日就任中央銀行總裁。張羣又將全國經濟委員會加強，而成為財經兩部的決策機構，使財經部長成為事務官。並有意將中央銀行由滬遷京，使央行，跳過財部，而為實際全權機構。同時，張嘉璈又兼任了中央信託局董事長，張羣兼了四聯副主席。此外輸入管理會，輸出推廣會，均由張嘉璈兼主委。在人事上也有大調動，央行提升張的舊部劉攻芸為副總裁兼業務局長，卽會華，吳長賦為副局長，張大同為秘書處副處長，輸管會加聘李銘為副主委，輸廣會加聘陳光甫為副主委，均有實權。此外成立了中央銀行貼放委員會，以秦潤卿為主委，（秦為錢業公會理事長，七十一歲，浙江慈谿人，曾任交行，墾業銀行經理，錢新之為美金公債勸募會會長，李銘陳光甫等為美金公

債基金監理會委員，陳光甫並任國府委員。官方行局、中央、交通，中信四聯，均在掌握之中。這是政學系全盛時代，政治上張內閣，經濟上張財權，除了民初進步黨內閣外，今日實極一時之盛。若再配合原有的北四行，江浙的南四行，和東北各地基礎，未嘗不可重建財權。

與此同時，資委會的錢昌照委員長知難而退，翁文灝捲土重來，當他上任之日，他語重心長的說：資委會當前處境困難，國內大局不安，同時又「有特殊力量要想抓住重要事業機構。因此勉職員儘量努力，不可失敗。這是宋張遞嬗之際的佳話，顯係對CC派的企圖而發。

張嘉璈上台之日，南京豪華不如昔日，蔣將財權由孔宋手裏交出，已是一根骨頭沒得肉了。張要吃骨頭，還得投資，加點油脂。張岳軍的如意算盤是：

一是假江浙財閥力量及吳鼎昌文官長統率北四行的力量，發行美金公債以渡政府急迫的財政難關，這就是美金公債的發行。宋子文早失債信，張此舉殊屬冒險，改債券發行之時，全恃江浙財團拍胸脯。決定發行後，李、錢、徐一致捧場，此起彼和。同時張亦示好金融界，擴大貼放，叫秦潤卿出來主持。當時錢新之，一次即「代表」金融界認購四分之一。後來中小行莊紛紛抗議，結果是只有江浙行莊格於情面，應酬少數，這個計劃已無形挫敗。現在已擬挨戶勸募，其數目零星與曠日持久，將使公債作用實際消失。

一是想借張羣的政治聲望和陳光甫的信用與關係，獲得美國貸款。張羣上台時，吳鼎昌本擬任財長，後決定留待陳輝德，先發表其爲國府委員，然後擬派赴美國接洽借款，功成之日，兼代財長。但此事的曲折顯非始料所及，政府放出陳光甫赴美消息試探美國，不料竟一無反響。陳光甫在中國金融外交上本是能手，與前美財長摩根韜爲同學，在華爾街看來。是他們在中

國的翻版，可謂爲金融資本的首腦因此白銀協定，以及歷次商業性借款，都多由他經手，這個借款五億美元，可惜因蔣政府太不爭氣而未能實現。

江浙財團與政學系同生共死的原因則在：一則冷落過久，他們的實力因法幣制度而大減，國家銀行三十五年存款的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七億，上海及全國各行三十六年一月存款不過六千一百三十八億，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這些銀行如浙興、浙實以及各行，多由官家行莊脫胎而出，實有官僚資本的流風餘韻。他們深知政治方式來協助資本累積，如孔宋，乃最快速而有利。因此除非他們沒有野心，有野心必走仕途，與官方結納。過去是擠不上去，現在機會來了，怎肯放棄。

但是今天政學系的財政是支離破碎，而且自己實力不充足，是否能弄肥骨頭，再來咀嚼，頗成問題。孔宋他們揀肥的吃，油脂盡入花旗，現在金匯俱盡，即江浙財團也不過多幾張鈔票，他們的美國存款較之四家直是小巫見大巫。政學系財權的破碎，可由下列幾點看出：一、孔宋雖以在野之身，究竟是皇親國戚，不能隨意動彈，政學系自己做了莊家，不能不討好這般賭客，央行外匯對他們自不能不賣，羅掘以赴。宋更利害，中紡的束雲章未撤走，央行仍有人，中國銀行牢牢抓在宋手裏，新近更由魏道明抓了台灣。在財政金融經驗上，都足以制兩張之要害。二、CC派勢力已深入各方，成爲當今政治上最尖銳的角逐者，農民銀行爲陳家天下，中信吳任滄亦爲系中人，合作金庫乃其一手傑作，交通銀行錢引趙隸華拒孔，不料竟登堂入室。趙竟以組織力量。一度當選爲全國銀行會長，後始讓與李銘，農民銀行假農貸之名，大拿頭寸。東北台灣早已局部透入，各省銀行更不用說，資委會亦有局部力量。陳會一度要經濟部與資

委會。現在已爲經委會副主委，方案層出不窮，調子越來越高。不但此也，卽江浙系銀行，如中國通商，駱清華卽爲CC系人物，而以杜掩護。在商業資本，亦有機構。在證券市場，聯絡廣幫，一再放空。孔宋已嘗過辣薑，政學系對這昔日戰友，亦有說不出的恐懼。三、蔣的直接控制財政金融，財政支出以手令爲準，這已是向例。現在軍政的陳誠，及CC的力量，決非政學系所能控制，又如俞鴻鈞部長，卽直接受命於蔣，其中奧妙，兩張自知。四、是政學系內閣，加入的青年民社黨，俱是瘦鴨，已入經濟部農林部，可能蠶食中紡中蠶，這無疑的甚碍事。綜此而言，政學系今天控制的財政金融經濟機構，已非北洋時代之專擅，只是衆多派系之一，而且互相監視，不易放手做去。同時政學系已退而爲二三等的食客，江浙財閥只能在桌子下面吮骨頭了。故如資委會，招商局亦有人列爲蔣氏直轄（見陳翰笙文），實則如東北台灣經濟機構，乃至中央銀行，均爲直轄，一紙命令，可以撤調。政學系只是二等管家，遠不如孔宋當權時的聲勢了。（全文完）

(四) 四川財閥的分析

一·四川軍閥資本

四川財閥在戰前是默默無聞的，自從抗戰開始，政府西遷以後，四大家族爲了動員全川的財力物力，與四川財團相勾結，於是四川財團的實力漸見雄厚。當時在中央政府，以四川人自詡的徐堪，任糧食部長，劉航琛任糧食部次長，和糧食儲運局長，盧作孚任交通部次長。在地方政府，任命張羣爲主席，拉攏何北衡，鄧漢祥，胡子昂，發展省營事業。在金融與實業上，四川的銀行錢莊輩出不窮。四川的大中地主，大小軍閥，大小官僚，比起下江逃到四川的叫化子似的江浙財團，似乎都是實力派，成爲下江人拉攏的對象。只要有幾十担穀子的人，都可以在政界商場插足。正如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當抗戰瀕近結束的時候，四川財團的實力大形膨脹，已可與過去江浙財團全盛時代比擬。勝利時，聲勢仍然磅薄。」這話自不免誇張，因爲四川財團除了內戰時代關門爲王外，抗戰期間始終與四大家族不即不離，不像江浙財團一度爲東南的軍政主宰。同時即在全盛時代，其實力與中交兩行上海時代，也不能相比。而四川財閥現在已趨沒落，它被四大家族所利用，所奴役，所剝削，自抗戰勝利以後，便棄若敝屣，與四川軍閥之沒落一樣。因此，四川財閥已與政學系相聯結，形成地方官僚資本，因爲他們同遭這種若寵若棄不即不離的命運。

四川財團的構成有兩部份，一是上層，即是財閥，一是下層，即是財主。由於四川的富庶

。自流井的鹽，內江的糖，全川的米，產生了四川的鹽場糖廠的資本家，也產生了許多大地主，也產生了繁盛的商業與金融，這些人都是土財主性質。另一方面四川連年的內戰，大小數十軍閥，連征四十幾年田賦，防區內派捐勒索，造成了新的財主，這便是軍閥官僚資本家，由於他們有槍桿和政令爲護符，他們財富的積累特別快，已雄據四川財團的上層，而以四川土財主和工農商人爲榨取的對象。因此我們也以這四川財團的上層四川財閥爲研究的對象。

四川軍閥的爭霸戰

四川人都知道要發財，便必須有槍桿子，槍桿子是原始資本蓄積的憑藉。因此我們要知道四川財閥的派系與興起，更不可不知道四川軍閥的組成。

民九年熊克武標榜「川人治川」，組成了川軍，第一軍軍長爲但懋剛，第二軍軍長爲劉湘。一軍駐萬縣綏定順慶，二軍駐重慶瀘州，另一系統爲劉存厚部的鄧錫候、田頌堯、駐防新都，廣漢。民十一年一軍把二軍打敗，劉湘下野，楊森帶兵逃到湖北，後來熊克武被逐出川，劉湘返川爲清鄉督辦，楊森爲軍務督辦。

劉湘的二軍系分化爲舊二軍（包括潘文華，王陵基，唐式遵），擁護劉湘，新二軍（王纘緒，王兆奎，郭汝璉），擁護楊森，分駐重慶成都，楊森後由成都壓迫重慶，後來被反楊聯軍打敗，退守川東。

北伐時，四川軍閥二面敷衍，楊森爲二十軍長，劉湘爲二十一軍長，賴心輝爲二十二軍長，劉成勳爲二十三軍長，劉文輝爲二十四軍長，鄧錫候爲二十八軍長，田頌堯爲二十九軍長。民十六年劉文輝吞併劉成勳。楊森反對武漢政府，出兵失敗，部下倒楊，范紹增歸屬劉湘。其

後又發生劉文輝劉湘的叔姪大戰。

民二十一年劉文輝退西康，形成四川的防區制：

二十一軍劉湘，二十二年戰後，防區擴大，以巴縣爲中心，有六十九縣，爲全川三分之一，扼巫峽，爲四川出口，有內江的糖，富順的鹽，重慶萬縣的工商業，全爲蜀中精華。

二十軍楊森，四萬人，防區僅順慶第五、六縣。

二十九軍田頌堯佔川西北，共十九縣，財政收入少。

二十八軍鄧錫候，有松潘等二十縣，地甚貧瘠。

二十四軍劉文輝，退至川康邊境，以雅安爲中心，佔四川十四縣。

民二十三年劉湘與蔣合作，任剿匪司令兼四川省主席。

二十四年劉湘死於漢口，蔣派張羣爲四川主席，劉湘部下反對，蔣收買劉湘部下王縉緒爲主席，然後又收買王之所部，再由張羣任主席。王縉緒「自願」請纓殺敵，而到湖北第六戰區，楊森到第九戰區，王陵基到第三戰區，只有鄧錫候和潘文華仍留四川西部，鄧任川康綏靖主任。

劉、潘、鄧、劉四大系

由四川軍閥所盤據的地盤，我們可以知道四川軍閥資本積累的程度。劉湘久據重慶萬縣，全是膏腴之地，所以其財富形成最速，劉航琛，何北衡，盧作孚，鄧崇實等全爲其囊中人物。其官僚資本形成得最有規模。

劉部潘文華，由於戰時未離四川，得以從容參加四川戰時資本蓄積，因此頗露鋒芒。

鄧錫候早即孤懸川西，以政治手腕，保持成都的地盤，因此也得從容在金融市場插一足。

劉湘部的范紹增，由於戰時未出川，亦有其一套金融勢力。楊森曾投資過大中銀行，於民八年成立，由孫仲山任經理，資本壹百萬元，民十年增資為四百萬元，十八年增資為二百六十萬元。

劉文輝曾投資和成銀行，由其駐京代表吳晉航任總經理。

田頌堯王陵基因為前者匆匆戰敗，後者出川太早，只有地主勢力，並未形成官僚資本。

△劉湘餘孽——劉航琛

四川軍閥的首腦，是劉湘，潘文華，鄧錫侯，因此，我們的分析先從劉潘鄧三系着手。

劉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他曾任川軍總司令，四川省長，後任南京的二十一軍長，四川善後督辦，是四川最主要的軍閥。他的軍需處長是劉航琛，劉航琛的事業，可說是劉湘官僚資本的發揚。

劉航琛，一八九三年生，四川瀘縣人，他是北大學生，因此成為所謂北大派的中心人物。他初任王陵基（銅元局長）的會計科長，轉虧為贏，介紹給劉湘，曾任軍需處長四川省財政廳長，抗戰期間糧食部次長。劉航琛精明，狡滑，為策士型人物。在孔當政時代，他力為捧場，後來徐堪之出任糧食部長，為他的策動，由劉任次長，代為策劃，後任四川糧食儲運局長，把四川人民的糧食，以征實征借的方式，弄到政府手裏去，這是他的得意傑作，因此奠定他在中央的地位，認為是劉甫澄之下的優秀理財家。後來則以豪賭，與宋子文為摯友，成為其智囊團人物。他的作風是機智，狡黠、冒險、野心、縱橫稗圖。他的川康川鹽等銀行在戰時為黃金投

機的主角，實力雄厚，然而屢屢在交換所頭寸不足，戰後參加美鈔投機，亦屢經風波，（他在渝時，常以孔副院長勸大家買點黃金，通告友好）。他的野心甚大，除川康川鹽之外，其他公司甚多，而且收留流亡到渝一文莫名的南京教區的于斌主教，並投資益世報，以忠實教友身份出現。其用意，一在利用于斌主教以上達天聽，一在利用此關係拉攏美國，而成爲國際人物，必要時爲政治或經濟的買辦。三十六年底，他曾自發消息，謂將任財政部長。他是一個極度買空賣空，以極小本錢爭取最大利益的人物，行險徼倖。他的太太是自殺的，他的姨太太，三十五年上海，亦以豪賭大輸，自殺於旅舍，以了結債務。

劉航琛的主要金融機構是川康平民商業銀行。民十九年，當四川軍閥混戰之時，劉航琛以川康善後督辦財政處長地位，奉劉湘之命，聯合何北衡，盧作孚，周季悔等組織川康殖業銀行於重慶，當年一般交易，多以劃條交易，他利用人心惶惶，不能兌現之際，力行現金收付，建立票據制度，而獲取信用。當時由盧作孚，周季悔分任總協理。民二十年劉氏自任總經理。此行無形中成爲官方的省銀行，而逐漸投資各種實業，如重慶電力廠，水泥廠，自來水公司，馬路局修建馬路，開始其殖業。當時此行實爲劉甫澄經營川康的首腦。股本全爲官股。

重慶平民銀行爲張子黎氏於民十七年創設，以平民無息貸款著名，民廿五年由寧芷邨爲總經理，衷玉麟爲協理。四川商業銀行，是民廿一年范紹增、羅震川、湯子敬、戴矩初、范衆渠所創辦，由范紹增任董事長，湯子敬爲總經理，存放匯兌外，尚辦報關保險等業務，並有協慶永亨兩輪，行駛渝中。

抗戰開始，劉航琛，寧芷邨主張合併資力，與三行股東會議，並爲川康平民商業銀行，由

劉航琛任董事長，寧芷邨爲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爲協理，增資爲四百萬元，成爲渝市金融巨擘，民三十三年二月又增資爲五千萬，並設總管理處，該行除辦商業銀行業務外，並辦儲蓄信託二種業務。除電力水泥廠之外，並投資五通橋鹽場。

川康的董事長爲劉航琛，常務董事爲寧芷邨，范紹增，范崇實，羅震川，董事爲康心如，潘昌猷，周曉嵐，丁次鶴，文和笙，胡子昂，郭文欽，監察甘懋鄴，藍堯衢，馬紹園，石竹軒，張仲銘。總行經理爲寧芷邨，協理周季悔，戰時川康會設分支發行二十七所，現仍是渝、蓉、中、京、津、漢、樂（山）、陝、雅（安）、叙（府）、內（口）、萬（縣）、瀘（州）等分行，都（郵街）支行，昆（明）、資（中）、南（充）、合（川）、綿（陽）、新（津）、東（外紫東街）、江（北）、上（清寺）、（小）龍（坎）、沙（坪壩）、（五通）橋、（自流井、太（和鎮）、（牛）華（溪）等辦事處，全行約四百餘職員。

川康殖業銀行，實爲劉湘盤據蜀中時的四川省銀行，因爲其志在統一整個川康，故以川康名之。四川平民銀行爲民間金融業，四川商業銀行爲范紹增的機構，因范爲劉的部下，故合作較易。三行合作後，仍各據一方，劉航琛總負其責，寧芷邨實掌業務，范紹增一度派范樂渠爲協理。

△川鹽銀行

川鹽銀行爲劉航琛另一重要機構。自流井鹽業，均在劉湘防區，由劉航琛蔽鹽商竹積，組織一個鹽業銀行。民十九年請求准許，於七月五日開業。最初名爲四川鹽業銀行，二十一年始改爲川鹽銀行。成立的時候，資本額定爲三百萬元。由鹽商認繳，每月共認銷鹽一百六十噸。

凡認一儼，先交銀二千元作銀行股本，以後每儼交股本一百元，收足股款爲止。十九年九月時只得股款三十二萬元，合鹽業公會借資四萬元，共爲三十六萬元開業。二十八年始收足股本三百萬元，三十五年增爲法幣四千萬元。

川鹽的業務，以做鹽的產銷爲主。並經營普通商業銀行的匯兌、存、放。其放款對象一爲鹽商，多爲押放，少部透支。其資金一部份用以投資公用事業，如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四川蠶絲公司，沱江實業公司。該行房地產特多。重慶的川鹽大樓，戰前已費數百萬元，後爲央行借用。

川鹽爲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行董事長制，組董事會秘書室，實業業務，重慶總行設經理。該行計有儲蓄部、保險部（後獨立），以及自流井、成都、上海、萬縣、內江、宜賓等分行，香港、漢口、合川、山洞、江津、瀘縣、合江、南泉等辦事處，該行於瀘縣、合江、江津等鹽岸，及鄧井關鹽鐵起運地，特別注意發展業務。

川鹽的董事長爲劉航琛，董事爲顧嘉棠、王志逸、石竹軒、寧其鄰、席新齋、謝秉之、馬紹周、周曉嵐、梁實齋。人事委員會主委爲石竹軒（萬縣人），兼督川鹽保險部馬紹周（重慶人，現年五十歲）主任秘書涂重光（華陽人，五十七歲），副主任秘書莫懷白（浙江杭縣人，五十一歲），經理伍劍君（六十歲，巴縣人），副理顏伯華（四十二歲，巴縣人），李云階（五十八歲巴縣人），全行共用二百餘人。

川鹽銀行保險部，後來改爲川鹽保險公司。川江水險，本船運輸，危險很大。民十九年四川王治易運使，要提倡保險，一般保險公司因爲危險太大，不敢保。川鹽成立以後，承保川江

鹽運。抗戰後，財部禁止銀行兼營保險，而江浙尤其四行二局的保險機構內遷，要壓制川鹽業務，後經財部核定四聯，裕國，川鹽三行按四三三分別承保。川鹽保險公司於三十四年成立。

本來四川的鹽運保險爲川鹽銀行獨佔，這也是四川軍閥斂財的一個方式。自民十九年至三十年獨營時期，業務甚佳，贏利甚巨。三十一年春，四聯（中交農）和裕國公司。這些中央官僚資本挾勢入侵，以押匯或人事關係，相繼競保，演成停運。三十一年七月，由財部核定分贖：官商各鹽由四聯承保三分之一，官鹽所餘三分之二由川鹽承保，商鹽所餘三分之二商人自由投保，川鹽已損失大半。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川鹽業務至爲動盪。三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即定七據點（瀘、合、津、渝、涪、萬、合）之鹽，四聯承保百分之四十，其餘百分之六十川鹽、裕國各半，川鹽業務降爲百分之三十。川鹽保險公司總機構爲原保險部，在自流井起運地，暨鄧、瀘、合、津、黃、涪、萬、合設分支機構，分段管理，查驗施救，並於大小江分列洪水、枯水、淘灘、或監放。三十四年各保險機構合併後，沿途仍用川鹽幹部。由於保額加大，保率又提高，川鹽獲利仍巨。民間保險商對於四聯中央官僚資本與川鹽公司，四川官僚資本之壟斷川鹽之保險至爲不滿，認爲四三三制於抗戰終了時應即結束，但至今仍未變更。

川鹽保險公司除保鹽運外，并經營資內糖備水險，接受同業分保，其他產物險，亦在嘗試。上海分公司，及津漢代理處，并承保水陸空運輸及火險。川鹽保險公司董事長劉航琛，總管理處經理白肖泉，熊湛然，副經理樓曉春，林修五，襄理梅鶴立。下設內江、自井、鄧關、瀘縣、合江、江津、黃沙溪等分處，及各地支處與灘險管理站，其系統爲（一）沱江流域：由內、井至鄧井關到瀘縣、（二）求寧河流域，由納谿到江門，叙永，長江流域，由瀘縣、合江、

江津、黃沙溪、江北、長壽、涪陵、忠縣、武陵鎮、萬縣、雲陽、奉節、楠木園、新灘、三斗坪到宜昌、嘉陵江流域由北江、飛纜子、礪灘、水土沱、照鏡灘，到合川。

△劉航琛的工商貿易事業▽

劉航琛掌握着了川康、川鹽，以此雄厚的財力，開始經營實業。在工業方面，有重慶電力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嘉華水泥公司，華安礦業公司，出口貿易方面有和源實業公司，一般貿易有福田貿易公司，及沱江實業公司，木材生意方面，有益和木業公司。

重慶電力公司，爲劉航琛，潘文華合作的事業。民初重慶卽有燭川電燈公司，發電四百瓩，民二十一年重慶劉湘治下，由潘文華任市長，由潘文華，劉航琛，康心如發起，籌設新廠，以三十萬元收買燭川的營業權。并購一千瓩的發電機三部，廿二年夏在大溪溝動工，廿三年八月發電，廿四年二月正式成立重慶電力公司，資本二百萬元，股東多爲渝市銀行。由於中央勢力入川，中交農相繼加入股本，廿五年增爲二百五十萬元，廿七年增資爲五百萬元，卅二年增資爲二千五百萬元，現股本爲三千萬元。

重慶電力公司戰時爲天之驕子。廿五年僅發電二千瓩，廿七年加裝九千瓩。分第一廠於大溪溝，第二廠於南岸，三廠於鵝公岩，發電量共爲一萬一千瓩。戰時電燈用戶一萬四千戶，電力用戶七百餘戶，電力約二百七十餘萬度，電燈一百卅餘萬度。由於重慶總需二萬瓩，而實供一萬一千瓩，常鬧電力不足，分區停電。

重慶電力公司戰時空前景氣，但由於中央的統制經濟，電價壓低，而且不允撥外匯裝添機器，獲利並不巨大。

重慶電力公司董事長爲潘文華，代董事長劉航琛，董事康心如，郭景琨（中央），徐廣暉（中國），甯正邨，陳子堅，石體元，潘昌猷，陳勉修（中農），劉敷五，程本臧，胡仲實，周見三，周季悔，監察傅友周，楊燦三，何北衡，段育華，石竹軒，趙雨圃，伍劍若。總經理爲劉航琛，協理程本臧，總工程師吳錫瀛，常董爲康心如，潘昌猷，徐廣暉，胡仲實四氏。

四川水泥公司於廿四年籌備，爲四川官資與中央官資合作的結果。二十四年秋，招足商股九十六萬元，蔣行營撥四川善後公債四十萬元，照市價折二十四萬元，合計爲一百二十萬元。是年冬，重慶南岸瑪瑙溪設廠，二十六年十一月正式出貨。該公司有軋石、淘泥等機各一，生料磨一，送漿機六，儲漿櫃六，旋筒一，煤粉磨一，拆煤噴煤設備一，水泥磨一，水泥櫃四包裝機四，壓氣機二，每日可出水泥九百桶，自有木船運料。

抗戰後，水泥公司生意甚佳，後政府成立水泥管理委員會，統購軍運，日定萬餘桶，但對合法利潤，並不顧及。銷路雖佳，毫無贏餘。該公司的機器折舊，均按戰前價格，而又缺乏外匯定購新機，坐視其資產消蝕。抗戰勝利後，政府定貨停止，該廠存貨堆積如山，蝕本達十餘億元。

四川水泥公司董事長爲潘昌猷，常董劉航琛，胡叔潛，董事陳良，關吉玉，甯正邨，盧作孚，楊燦三，石竹軒，邱丙乙。康心如，鄧子文，席新齋，楊伯智，董事嚴寬，李鄴，王方舟，胡子昂，胡仲實，汪粟甫。

嘉華水泥公司，設於重慶華西公司內，董事長劉航琛，董事潘昌猷，甯正邨，胡子昂，席新齋，胡仲實，陸叔言，胡叔潛，徐宗諫，監察吳蘊初，周季悔，席文光，劉鴻生。

華安礦業公司，亦設於華安公司內。董事長劉航琛，代董事長張伯苓，常董李鳴麟，胡仲實，胡子昂，潘昌猷，陸叔言，董事莊智煥，蕭寬，白在中，徐租厚，李景路，石體元，浦心雅，董贊堯，胡叔潛，傅汝霖，監察王璋，端木鑄秋，奚史曙，甯芷邨，邱秉彝。

竟成煤礦公司，設於南岸四川水泥公司內，由甯芷邨任董事長，董事席新齋，席文光，劉航琛，周季悔，馬薰南，吳幼銓。

益和木業公司，設於川鹽銀行內，劉航琛任董事長，胡文瀾，甯芷邨，周季悔，席新齋，袁筱如（故）爲董事。

華西興業公司，設於重慶牛角沱，劉航琛任董事長，執行董事爲胡仲實，甯芷邨，常務董事潘昌猷，康心如，董事甘典藥，王紹賢，胡叔潛，邱丙乙，張伯岑，張仲銘，監察石體元，傅真吾。楊燦三。總經理胡光熙，此公司規模甚大，如中國興業公司，均由華西等聯合投資。

沱江實業公司爲劉航琛與四川小軍閥藍文彬（名紹侶）的合作。由劉任董事長，藍紹侶，石竹軒，馬紹周，曾子唯，歐陽致欽（藍之姨太太，能幹，爲寶源支柱現任國大代表），藍澤惠（藍紹侶之子），陳次靜，藍承變，監察甯芷邨，涂重光，廖炯載，藍的事業尚有廣利化學實業股份公司，和寶源煤礦。

和源實業公司，由劉航琛與出口商人李文衡，衷玉麟，蔡鶴年的合作，民廿二年一月成立，資本一千五百萬元，專營豬鬃洗製輸出業務。抗戰期間所製豬鬃均由復興公司收購出口，該公司董事長劉航琛，常務董事李文衡，甯芷邨，毛百年，蔡鶴年，董事衷玉麟，蔣代延，胡子

移，顧嘉棠，潘寅九，許察卿，余漢陶，張念祖，康心遠，伍劍若，盧茂軒，周季悔，監察席新齋，李泉峯，徐光璧，連尊三，李惟城。該公司於重慶南岸龍門浩及南充鍾家巷設立洗製工廠，專門漂染，並於南充設分公司，瀘縣、樂山、成都、天水、南鄭、安康、萬縣、宜昌、漢口設立辦事處，負責收購生絲及辦理轉運，上海並設有分公司。該公司三十二年售絲一千關擔，三十三年售絲一千五百關擔，三十四年售絲二千零五十關擔，三十五年本計劃收足五千關擔，該公司現任總經理袁石麟，經理劉伊凡。

重慶豬鬃公司，亦為劉航琛所辦，三十四年二月成立，資本二億元，設廠洗製豬鬃，為復興公司訂約售鬃的六大公司之一，出品為箭牌豬鬃，總公司設重慶川鹽大樓。該公司除豬鬃外，兼營麝香，藥材之出口，及日用品，五金，及其他物品之入口，董事長為劉航琛，經理楊澤光。

劉航琛頗有四川財閥的氣度，在劉湘時代為炙手可熱人物，他的事業從財政到金融，到公用事業，工礦，等重工業，以及進出口貿易。他的關係，自蔣孔宋以下，廣為交結，同時通過于斌，他與美國拉雜，一度傳劉與美國人將合組一個大公司，投資數百萬美元。獨佔資本急需壟斷輿論，劉在重慶即着手拿益世報，與于斌合作復刊，勝利後到滬，首先以數百金條，頂下一家大規模印刷所，益世報原來的反獨裁傳統被沾污了，劉航琛與于斌佔有了渝、京、滬三版，成為天主教的最反動的報紙，劉的代理人為范爭波，這是劉的買辦事業的敲門磚。

△潘文華范紹增的官僚資本

同為劉湘系統，而與劉航琛密切合作的是潘文華范紹增官僚資本。

潘文華子仲三，一八八八年生，四川人。他是劉湘麾下的大將，歷任重慶市長，集團軍總司令，川康行營主任，現任川湘鄂邊區綏靖主任。

潘文華之兄潘昌猷，爲其經濟事業的代理人。潘並無特殊能力，純賴其弟之支持，其主要機構爲重慶商業銀行，於民十九年九月，在潘文華市長任內，由潘昌猷、溫少鶴、鄧子文等發起，成立總行於重慶，初名重慶銀行，實爲市銀行，原資本爲國幣五百萬元。三十四年改稱重慶商業銀行，增資一千萬元。抗戰期間該行因善與官方交結，大做投機，贏利甚巨，例如潘昌猷與高秉坊勾結，將重慶銀行的房子借給重慶直接稅局，高秉坊則令直接稅系統的稅款，委託重慶銀行代收代存。在成都，因潘文華綏署之助，收受公款，亦較容易。該行設總管理處於道門口，在京、滬、漢、昆、蓉、康定、津、穗等處分設行。並於萬縣、南充、三台、中壩、自流井、新都、西昌、雅安、宜賓、合川、內江、太和鎮、貴陽、瀘州、五通橋、綿陽設立辦事處，該行董事長鄧子文，常務董事潘昌猷，董事汪梁甫、劉航琛、石體元、甘典慶、邱丙正、傅友周、婁仲光、監察潘文華、范紹增、胡子昂、總經理席文光，滬行經理朱芝菲，重慶銀行對重慶公用事業投資甚巨，如電力公司、水泥公司，均與川康聯合投資，潘文華在蓉曾辦葶西日報，爲地方軍人中對中央不表滿意者。

范紹增字海廷，一九〇〇年生，他是袍哥大兵出身的將軍，當過旅長、師長、最初跟楊森，後來投劉湘，他的綽號叫范哈兒，他的軼事傳遍全川，實際上並不哈，范的財產甚多，重慶的范莊，簡直是皇宮一般，後來送孔祥熙居住。以他帶兵時得來的資產，他與另一軍人鮮英（字特生，一八八五年生），同營復華銀行。民三十年春由范、鮮、鮮伯良、劉航琛發起，首任

經理爲鮮伯良，次年設四川的三台、瀘縣、南充、宜賓、合川、香國寺等分支行處。該行董事長爲范紹增，常務董事杜月笙、顧嘉棠、劉航琛、鮮伯良，董事胡子昂、梅曉波、劉秉彝、覃正邨、盧瀾康、鮮特生、楊若愚、梁列五、李劍鳴、范衆渠，監察陳國華、周季悔、周紹周、何北青、羅震川。

復華銀行在鮮伯良（鮮英之弟）時代，曾支持復興麵粉廠，並新蜀報，及華興地產公司。復興有二個粉廠，日夜可達二千多袋粉，爲渝市手屈一指的粉廠，鮮氏兄弟因加入民盟，對原有新蜀報加以支持。後因政府的壓力，鮮在復華地位甚受影響，范紹增即將參加川康的幹部范衆渠氏調回復華任總經理之職，范衆渠氏爲四川達縣人，現年五十歲。他本是郵局局員，後升至局長，因爭執華洋待遇不均，棄郵從軍。在楊森范紹增部隊中任軍需，秘書，參謀等職，後來因范退出軍隊，創辦大來實業公司（製肥皂等），協大輪船公司，並辦四川商業銀行，川康與四川商業銀行合併後，他任川康銀行的稽核室主任，協理，經理，三十四年秋，任復華經理，被選爲重慶銀行公會理事長。

范紹增的另一機構爲永成銀行，該行二十九年籌備，三十一年一月正式成立，實收資本三百萬元，初名永成銀號。三十二年三月增資爲六百萬元，改組爲銀行三十三年增資爲一千二百萬元，三十四年二月增資爲三千萬元。該行董事長爲范紹增，常務董事杜月笙、康心如、顧嘉棠、劉茂先，監察范衆渠、周見三、何靜源，總經理爲劉秉彝，經理毛騰明。

范紹增由渝來滬，現在上海爲閩人與杜月笙，楊虎交結，三十五年上海選舉上海小姐，范紹增曾一擲千金爲王韻梅捧場。他們在上海，有一個秘密結社，范衆渠亦隨行來滬，行務中心

移至上海。

△胡子昂的華康，鄧錫侯的通惠

另一劉湘麾下人物，胡子昂自辦華康銀行。華康是一個小銀行，由華康銀號改組。三十年七月五日開業，三十三年七月改組銀行。最初資本一百五十萬元，三十二年九月增資至三百萬元，三十三年七月增資至一千萬元，三十四年十月增資至四十萬元，三十五年十一月增資至五千萬元，該行董事長爲胡子昂，董事寧芷邨，胡仲實、程仲梁、聞曉波、楊茂如、吳晉航、潘昌猷、胡叔潛、丁次鶴、陳銘德、李光晉、席文光、劉茂先、傅沐波、監察人羅承烈、周季悔、田習之、傅文周、葉誠一、胡永齡、何策襄、總經理胡子昂，協理鄒公復。

胡子昂爲四川重慶人，年五十一歲，國立北平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曾任成都農專、法專、重慶聯中、高工師範、巴中教師、後入重慶商埠督辦署任教育科長，巴縣教育局長川康邊防總指揮部川邊宣撫使邊務處長，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四川省建設廳長，重慶華西公司經理，自來水公司經理，經濟部經濟委員會會員，中國興業公司總經理。現任川康興業公司總經理，懋誠茶葉公司董事長，成都自來水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水泥公司董事，四川省銀行常務董事，和成、川康，重慶等銀行董事，重慶參議會議長。胡子昂在四川各財閥之中，爲後起者，羽毛未豐，持論亦比較中庸，但善於投機。

鄧錫侯也有他的官僚資本機構通惠實業銀行。

鄧爲川西軍閥，字普康，一八八九年生，四川營山人，保定軍校出身，任四川督軍，總指揮，軍長，西康行營主任，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主席，最近始下台，本發表

漢中綏靖主任，辭而未就。

鄧漢祥之子，鄧華民，於二十八春與康繼鴻、陳谷生等發起組通惠實業銀行，於十二月十八日開業，總行設重慶，資本二百萬元。後設成都、灌縣、內江分行，自貢支行，雅安辦事處，三十一年增資爲三百萬元，三十三年增資法幣六百萬元。三十四年加設儲蓄、信託二部，三十五年設滬、漢、京分行。

該行董事長爲鄧華民，常推爲康紀鴻、陳谷生、董事趙德本、刁德裕、曹揆宇、傅淑芳、鄧開城、馬寶之、韓光華、刁開生、監察朱必謙、陳芳模，該行原聘楊學優爲總經理，陳達璋爲協理。後聘曹揆宇爲總經理。現總經理由鄧兼，協理唐云鴻，陳達璋。該行董監大半爲成都財主，如康紀鴻爲四川蜀華公司董事，趙德本爲華川公司經理，刁德裕爲厚生農場經理，刁開仁爲美信公司董事，馬爲啓明電燈公司董事。

鄧華民爲德國漢諾夫爾工業大學畢業，除通惠外，曾任四川鹽業公司董事，四川松泰實業公司總經理。他的父親多方培植他，抗戰後期他競選參政員，由成都參議員選赴重慶競選，在大會中訥訥不能言，但仍得選。

該行業務特別注重木材、羊毛、藥材之出口。三十六年鄧主川政，大做糧食生意，通惠的實力因之增加不少。

△與劉文輝有關的和成銀行

和成銀行爲戰時的暴發戶，該行創於民二十三年，初爲錢莊，資本十五萬元，由吳晉航、稽述庚、鮮特生等發起。民二十六年改爲銀行，資本六十萬元，二十九年後連續增資，三十四

年增至二千萬元。該行分支行達二十五處。

該行業務，仿聚興誠，特重匯兌業務。錢莊時代，側重慶省出口貿易之經營，出口以生絲、桐油、豬鬃、藥材爲主，進口以布疋、紗、五金、百貨爲主，以重慶上海莊爲據點，川省內戰停止，才擴充蓉萬涪陵，南充等行。戰時該行因有劉文輝的投資，在西康一帶特別獲利。戰時該行在西南康滇黔一帶遍設分行，並爲樂西，西祥公路墊支工程費，該行因劉文輝在滬滬信使往還，香港上海均有分行或聯號，專營匯兌，並在東南設分支行便利搶運物資，其業務中心，幾乎全在商業金融。抗戰後期，則逐漸投資于絲毛紡織工業，製茶煉油業，機器燃料陶瓷等工礦事業。四川生絲公司，該行亦有投資，民治毛紡織公司爲該行創辦，在後方規模甚大。

該行董事長穆述庾，董事吳晉航、陳詩可，魏子鐵、范崇實、鄧鳴階、傅真吾、李春江，鮮特生，李奎安、郭文欽，監察杜履謙、古耕處、涂重光，總經理吳晉航，協理陳詩可，丁次鶴。

吳晉航爲四川成都人，現五十五歲，清末畢業於四川警官學校，民初川重慶警察所長，及劉文輝四川省府駐京代表，國民政府參事。民二十三年發起和成錢莊。吳氏是政客風的，他先後任四川貿易局副局長，四川桐油公重司事長，四川生絲公司和懋華公司的總經理。現尚兼任四川畜產公司，民治紡織公司總經理。他並繼康心如之後，競選出任重慶銀行公會理事長。他遠不及楊榮三之專注銀行自身業務，而利用種種政治關係，以冀銀行越軌展。

吳晉航尚任新民報董事長。新民報是一個川幣報紙。民十八年由陳銘德、藍紹偕（文彬）、吳竹似等發起，戰時遷渝，蔡出版，戰後出京滬平各版。該報常務爲蕭同茲、徐堪、劉航霖

，胡子昂、潘昌猷、康心如、古耕虞，何北衡，常駐監察爲姜次烈，莊禹鑿、彭革陳。陳銘德爲總經理，協理爲其太太鄧季惺，劉正華，張恨水，總主筆羅承烈，副主筆趙超構，總編輯彭革陳。新民報之生存，純賴四川財閥之支持，陳銘德在該報遷渝時，鑽營四川省銀行總務處副處長之職，以便挪用低利貸款。川幫自徐堪出任糧食部長之後，亦需一言論機構，新民報即以此故，爲川幫銀行支持。新民報內確有許多有正義感的記者，但就全報的方針而言，是一個無條件生存，無依靠川幫與政學系的報紙。

二、四川新政學系地方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必須有所附麗，有一個寄生的地方。戰前四川這般官僚資本家，認定劉湘的防區最肥，實力最厚，因此寄生在甫澄主席之下。抗戰開始後，中央的勢力滲入四川，以張羣政學系的力量傾注而入，這時他們知道非另尋出路不可，結果便一方面參加中央，而成爲孔宋門客，如劉航琛，盧作孚等，一方面却與張羣拉攏，形成政學系的地方官僚資本，如何北衡，范崇實，胡子昂，以及張羣的親信鄧漢祥。後一部份，便成爲政學系的地方官僚資本。（四川軍人如劉文輝鄧錫侯均逐漸成爲政學系要員。）

四川的官僚資本家，是形成幫派的，卽外傳的北大幫。劉航琛是北大學生，范崇實何北衡也是北大學生。胡子昂是北平農業大學學生。戰前劉湘時代，劉航琛爲其中心，戰後張羣時代，則以何北衡爲中心，盧作孚則是他們的忠實外圍。

新政學系地方官僚資本，可從兩方面去分析，一是以人爲中心，如何，范，胡，盧；一是

以系統爲中心，從財廳建廳到省銀行，從川康興業公司到四川生絲公司，四川畜產公司，到私營的民生公司，從機關到企業，從省營到官商合辦，到商營，形成嚴密的地方官僚壟斷資本。

△建設廳與何北衡▽

建設廳是四川官僚資本的新中心。過去建設廳長之職，爲北大系包辦，抗戰開始由何北衡一直蟬聯至今。何北衡，一八九八年生於四川羅江，北京大學畢業，曾任四川省川江航業局長，四川糧食儲運局長，作過三任四川建設廳長，三任水利局長，并兼任民生公司董事長，四川畜產公司董事長，華懋公司董事長，川康商業銀行董事，中國貿易協會理事長。他是由團練起家的小土豪劣紳，盧作孚之任川江航務局長，由他介紹，

何北衡是一個中心人物，他善於詞令，在政學系的星五聚餐會，中國貿易協會，西南實業協會，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人物。同時對各財團的要求有求必應，因此四面玲瓏，八面討好。他在張羣的面前，信用極佳，故張羣離川後，鄧錫侯王陵基主川時，仍任建設廳長，因爲他熱心「公益」，他兼國民公報和重慶商務日報的董事長，是四川官僚及土著財團的代言人。

政學系中人，對何的水利事業最爲推崇，認爲他的水利局灌溉了九百三十四萬畝田地，他起草的計劃中，要利用水力發電一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一百瓩，他擬以六千六百萬美金，建立三個水電廠。四川建立了的水電廠，自稱有萬縣水電廠六百瓩，長壽水電廠四萬瓩，開江電廠二百瓩，南充電廠一千二百瓩，遂寧一百九十瓩，三台電廠一百八十瓩，江津電廠一百八十瓩，達縣四十瓩，但這都是資委會所建，何北衡自己擬議的有：YVA電廠一千萬瓩，大渡河電廠一百五十萬瓩，灌縣電廠八十五萬瓩，以上爲大型，中型的有閬川水電五萬瓩，大邑水電廠六

萬七千二百疋，射洪二萬疋，閬溪、永川，瀘縣一萬疋，合川一千三百疋，銅梁一千五百疋，達縣二萬疋，青神五萬疋，寧賓五萬疋，另有小規模式的水電廠，合計要達一千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三百十疋。何北衡又邀侯德榜（永利）建立中國最大的硫酸肥料廠，將由中國農民銀行投資百分之七十，四川省政府百分之三十，並邀美資合作。美國允投資六百萬美金，但以中國自籌二百萬美元爲前提，何北衡從宋子文將成渝路交與四川後，曾與法國投資辛狄加商議，投資二千萬美元，利率爲二分二厘五，十七年內償還。政府已批准合同，預計三年內完成。魏得邁計劃中，又決定由美方投資二千萬美金，供應全部器材。

何北衡這一切建設計劃，均以利用外資爲前提，實際上他是完全以盛宣懷這種買辦爲他的模範。何北衡是官，官營事業與官僚商營事業的居間人，也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外國獨佔資本的居間人。黨方對其建設攻擊甚烈，認爲：「都江堰之崩潰，成都百萬生靈坐受空前水劫，何北衡乃張羣嫡系，經管私財多年，但川人實受其苦。」

△四川省銀行——分肥場所▽

四川省銀行爲四川最大的財庫。我們知道四川軍閥是刮地皮的能手，因此決不會放棄省營銀行機構。四川省銀行是劉湘的傑作，是武力統一後建立的正統。在此之前，滿清時有涪川源銀行，後因蜀軍提走軍款五十二萬兩，而告倒閉。民元後，渝蓉分立，渝方設華川銀行，蓉方設四川銀行。四川銀行大發軍用票，計發一千五百萬餘元，後來倒閉。民國元年年底，涪川源銀行恢復，因爲各軍提款，又告停歇。民十二年楊森在重慶，恢復四川銀行，石印鈔票一百萬元，發行的紙幣有六十萬未收回。民十六年九月劉成勳，熊克武設成都四川省銀號，川軍賴心

輝在重慶設重慶官銀號，重慶官銀號發紙幣二百六十萬。又歸老百姓損失，成都省銀號發行二百九十九萬五千元，有二百七十三萬四千元未收回，歸人民負擔。

民廿二年四川被劉湘武力統一了，劉湘任善後督辦；開始善後事宜。當時他組織了一個四川地方銀行，任命唐華、康寶志、康寶恕、盧作孚、溫少鶴、盧瀾康等爲董事，甘典夔、潘昌猷等爲監事，唐華爲總經理，康寶志爲協理，資本二百萬元，官股先撥足一百廿五萬元。四川地方銀行廿三年開幕，而以發行地鈔（地方銀行鈔）爲其調劑金融的手段，組織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由中國、聚興誠等銀行管理，保持六成現金，四成保證準備。由於劉湘的廿一軍的不斷提借，廿四年六月爲止，紙幣爲三千二百萬另三千二百六十三元四角，準備金爲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元八角，祇有三·八八%的準備，洋水（即掉一千元現洋）需一千六百二十元，申匯（即調成一千元上海匯票）需一千六百九十八元。

中央官僚資本入侵，開始要以法幣代替地鈔。廿四年六月開始，要收兌地鈔，由中央銀行墊借基金，而以央行鈔票行使四川爲條件。後來改爲發行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三千萬元，以之整理地鈔，一律以央行鈔票掉地鈔，按八折計算，後來收兌了三千七百萬元，四川軍閥的發鈔權被中央銀行拿去了。

四川軍閥以地鈔一敗塗地，乃將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爲四川省銀行，廿四年十一月開業，資本加撥八十萬元，合爲二百萬元。任周焯、劉航琛、周宜甫、吳受彤、康寶志、唐華、張齡九等爲董事，甘績燾、康寶恕、潘昌猷爲監事，周焯任董事長，劉航琛任總經理，康寶志爲協理。

抗戰後，劉湘死於漢口，中央開始加緊掌握四川金融，二十七年會二度改組省行，以潘昌猷代劉航琛爲總經理，以郭松年代周煥爲董事長，并行董事長制。二十九年又增資改組，要募商股，資本額增至一千萬元。商股募不到，財部撥了丁種統一公債面額二百萬元，湊成四百萬元。但是董監人事，却更中央化了。以潘昌猷、郭松年、梁穎文、甘績鏞、蔣祖佑、潘華民、李心怡、戴經塵、康寶恕、胡光杰、向傳義、石體元、劉光烈、張樹猷、王錫麒爲董事，潘昌猷爲董事長，另委楊曉波爲總經理，財部董事爲楊俊清，監察爲陳法駕、王國源，代表財部股權。這次改組由蔣介石發動，其目的，是使四川省行更中央化，起初拉與中央關係較深的潘文華系潘昌猷，然後代以中央銀行系的楊曉波爲總經理。

四川省銀行三十一年又增資至四千萬元。現任董事長爲鄧漢祥，常務董事潘昌猷、胡子昂、何北衡、梁穎文、劉航琛、康寶志，董事爲石體元、李心怡、陳長蘅、鄧華民、向傳義、卞從恩，監察熊夢覺、楊彥芳、楊明恕、黃季陸、蹇幼樵、藍堯衢、張瀾，總經理康寶志。協理趙明修、鄧華民，會計處長，韓平民，業務處長張子黎、稽核處長李致高、總務處長李純霖、儲信部經理韓平成。目前的四川省行，爲張羣政治手腕造成的傑作：一面拉攏張瀾、卞從恩、乃至黃季陸，一面拉攏劉湘系（劉航琛、康寶志），潘文華系（潘昌猷），鄧錫侯系（鄧華民），藍文彩系（藍堯衢），實權則掌握在張羣的秘書長鄧漢祥手中。

四川省銀行經營商業銀行各業務（存放匯兌），以及儲信業務。但其特別利潤並不在此，它先前可以發行省券，有部份發行權，後來則以省公庫的代理，國庫縣庫的代理，取得資金。二十九年省公庫代收欸達六千五百萬元。三十年下期一億四千萬，三十一年改爲代理國庫，收

款八千億，三十二年收欸四億四千萬。這種公庫資金，省行可以低利貸出，各派軍閥官僚資本即賴省行的低利貸款以創辦，或持。省行的投資三十一年爲六百萬元，三十二年爲九百九十萬元，其貸款爲數更大，三十二年放款額達三億六千萬，誰要是能得省行貸款，誰就發財。四川省銀行另一特肥業務爲代辦購糧業務，三十年度經手糧欸達一億一千萬元。

川康興業公司——囤積大本營

另一個重要的省營機構，由劉湘的老秘書長，後來張羣的秘書長，鄧漢祥掌握的，是川康興業公司。鄧漢祥，字鳴階，貴州盤縣人，一八八七年生，現年六十二歲，貴州及武昌陸軍學校畢業，武昌革命時，任過黎元洪都督參謀，北伐一軍參謀長，民四陳宦入川，任副官長，民七八年間任黔軍高級顧問，民九、十年任浙盧永祥督署總參議，國務院參議，民十四年爲段執政之參政院參政，國務院秘書長，外交委員，民十四年起任劉湘駐京代表，二十四年任劉湘的川省府秘書長。劉湘死後，張羣對此老官僚，若乾柴烈火，拉攏爲政學系要員，川康興業公司、省銀行、田糧處、財政廳、所有川康經濟機構，均爲渠包辦。黨方攻擊鄧漢祥爲張羣的代理人，包辦西南選舉，監督鄧錫侯，並張羣搜括私財。這個機構，是蔣介石策動的，其目的，在使四川實業中央化，把四川行局的控制力量滲透四川各實業。民二十九年秋，成立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蔣會主委，以鄧漢祥爲秘書長。三十年張羣主川，川康興業公司於三十一年三月成立，設總公司於重慶，公司性质爲特種公司，仿閩錫山之例，省營公司而帶母子性，成爲公司的公司。當時股本定爲七千萬元，一百元爲一股，共七十萬股，四十萬股爲公股，由中央認購三十萬股，四川省府七萬股，西康省政府三萬股，其餘三十萬股爲商股，由四行二局，及川省

萬七千二百疋，射洪二萬疋，閬溪，永川，瀘縣一萬疋，合川一千三百疋，銅梁一千五百疋，達縣二萬疋，青神五萬疋，寧賓五萬疋，另有小規模式的水電廠，合計要達一千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三百十疋。何北衡又邀侯德榜（永利）建立中國最大的硫酸肥料廠，將由中國農民銀行投資百分之七十，四川省政府百分之三十，並邀美資合作。美國允投資六百萬美金，但以中國自籌二百萬美元爲前提，何北衡從宋子文將成渝路交與四川後，曾與法國投資辛狄加商議，投資二千萬美元，利率爲二分二厘五，十七年內償還。政府已批准合同，預計三年內完成。魏得遇計劃中，又決定由美方投資二千萬美金，供應全部器材。

何北衡這一切建設計劃，均以利用外資爲前提，實際上他是完全以盛宣懷這種買辦爲他的模範。何北衡是官，官營事業與官僱商營事業的居間人，也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外國獨佔資本的居間人。黨方對其建設攻擊甚烈，認爲：「都江堰之崩潰，成都百萬生靈坐受空前水劫，何北衡乃張羣嫡系，經管私財多年，但川人實受其苦。」

△四川省銀行——分肥場所▽

四川省銀行爲四川最大的財庫。我們知道四川軍閥是刮地皮的能手，因此決不會放棄省營銀行機構。四川省銀行是劉湘的傑作，是武力統一後建立的正統。在此之前，滿清時有濬川源銀行，後因蜀軍提走軍款五十二萬兩，而告倒閉。民元後，渝蓉分立，渝方設華川銀行，蓉方設四川銀行。四川銀行大發軍用票，計發一千五百萬餘元，後來倒閉。民國元年年底，濬川源銀行恢復，因爲各軍提款，又告停歇。民十二年楊森在重慶，恢復四川銀行，石印鈔票一百萬元，發行的紙幣有六十萬未收回。民十六年九月劉成勳，熊克武設成都四川省銀號，川軍賴心

輝在重慶設重慶官銀號，重慶官銀號發紙幣二百六十萬。又歸老百姓損失，成都省銀號發行二百九十九萬五千元，有二百七十三萬四千元未收回，歸人民負擔。

民廿二年四川被劉湘武力統一了，劉湘任善後督辦；開始善後事宜。當時他組織了一個四川地方銀行，任命唐華、康寶志、康寶恕、盧作孚、溫少鶴、盧瀾康等爲董事，甘典藥、潘昌猷等爲監事，唐華爲總經理，康寶志爲協理，資本二百萬元，官股先撥足一百廿五萬元。四川地方銀行廿三年開幕，而以發行地鈔（地方銀行鈔）爲其調劑金融的手段，組織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由中國、聚興誠等銀行管理，保持六成現金，四成保證準備。由於劉湘的廿一軍的不斷提借，廿四年六月爲止，紙幣爲三千二百萬另三千二百六十三元四角，準備金爲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元八角，祇有三·八八%的準備，洋水（即掉一千元現洋）需一千六百二十元，申匯（即調成一千元上海匯票）需一千六百九十八元。

中央官僚資本入侵，開始要以法幣代替地鈔。廿四年六月開始，要收兌地鈔，由中央銀行墊借基金，而以央行鈔票行使四川爲條件。後來改爲發行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三千萬元，以之整理地鈔，一律以央行鈔票掉地鈔，按八折計算，後來收兌了三千七百萬元，四川軍閥的發鈔權被中央銀行拿去了。

四川軍閥以地鈔一敗塗地，乃將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爲四川省銀行，廿四年十一月開業，資本加撥八十萬元，合爲二百萬元。任周焯、劉航琛、周宜甫、吳受彤、康寶志、唐華、張齡九等爲董事，甘績燾、康寶恕、潘昌猷爲監事，周焯任董事長，劉航琛任總經理，康寶志爲協理。

。大事囤積桐油，以冀高價。

川康興業公司之用意在於：張羣聯合中央財團中的錢新之（政學系）一派人，在川康打下它的經濟基礎，一方面由四聯總處投資工資，多方供給資金，一方面由四川省政府將所屬各種工廠，陸續撥出來，加入川康興業公司，成立子公司，於是逐漸形成獨立於四川省府之外的民營官僚資本。目前川省主席已數易人選，但是鄧漢祥始終擔任川康興業公司總經理，這便是張羣政策的成功。

△半官半私的四川絲業公司▽

以下我們再來研究四川絲業公司及主持人范崇實氏。

四川絲業公司是劉湘壟斷四川絲業的機構。民十九四川大鐵機織絲廠十一家，聯合爲大華絲業公司。由於絲價下跌，要關門了。劉湘命財政處長劉航琛墊款維持。二十四年劉湘任川省主席，劉航琛盧作孚任財建廳長，集資二十萬元，組織四川生絲公司，將大華抵押給前善後督辦財政處之十一廠，加以沒收，只給一部份股款。省府規定統購統銷，公司有無償贈送農民改良蠶種的義務，并有遵照官價收盡所有絲繭的權利。

抗戰以後，絲業公司開始有中央資本的加入。經濟部、農本局、中國、交通、農民各行，和川省金融行、貿易委員會均被邀加入。二十六年股金一百四十萬，四川省府爲七〇%，商業銀行及私人股份三〇%，二十七年秋股本三百萬，省府爲三〇%，國家銀行及機關爲三〇%，商業銀行及私人股份祇四〇%，二十九年股本四百萬，川省二〇%，國家銀行及機關三五%，商業銀行及私人股份四五%。三十年一千二百萬，川省一〇%，國家銀行及機關三五%，商業

銀行及私人股份四五%。三十一年股本三千萬，川省府八%，國家銀行二二%，商業銀行及私人股份七〇%。後來四川絲業公司增至資本二十億元（三六年），以川康興業公司股本為最大，現任董事長為何北衡，常董徐廣運，錢新之，顧翊羣，吳晉航，康心如，劉航琛，鄧漢祥，何靜源，席德柄，范崇實。董事胡子昂，杜梅和，湯筱齋，寧芷邨，楊曉波，潘昌猷，石體元，孔士諤，張表方，戴自枚，余紹先，李奎安，陳濟光，沈鎮南，常駐監察溫少鶴，陳勉修，張叔毅，尤玉照，范諦真，喻之恢，王伯天，胡銘坤，但怒剛，程志頤，龔農瞻，盧瀾康。總經理為范崇實，協理羅承烈、溫之章。

該公司有製種場六所，共二七八間，桑園一萬三千六百畝，大華的九個廠，改為五個廠（重慶，南充，三台，閬中）共二、四六一部繅絲車，可產生四十四萬四千公斤，另有冷藏庫二個，烘繭設備新式蒸氣機二部，舊式坑灶八個眼。

在抗戰期間該公司業務發展極速：

年份	製種(張)	繅絲(公斤)
廿六年	一二一,〇三〇	八八,五七二
廿七年	五三二,〇六九	一六〇,〇二二
廿八年	五四三,九四五	三五〇,七七九
廿九年	七三三,五〇〇	一二一,二四二
三十年	五七八,六九八	一二四,〇二五
卅一年	三三三,〇一二	一〇八,九〇〇

卅二年

三四六，八二八

一二四，七五一

卅三年

三三六，一五五

一一四，七六八

卅四年

三五〇，〇〇〇

一五一，二七〇

四川絲業公司以二十八年前後產量最高，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後被迫減產。四川絲業公司是地方官僚資本，因此很受中央歧視，二十九年樂山等二十二縣劃新運婦女會、貿易委員會又在三台競購蠶繭，不再是獨佔事業。同時復興公司又大吃四川絲業公司，低價收買所產生絲。廿九年絲業公司存絲三千擔，被復興公司壓價不買，以致周轉不靈，債權方面要接收該公司。三十二年起統購統銷，復興公司更百般勸壓收價。

范崇實氏爲該公司總經理，范氏爲四川合江人，北京大學卒業，曾任劉湘駐京代表，民廿四、五年任重慶成都警察局長，後來棄政從商。此人甚有風趣，對中央官僚資本常作大胆攻擊，由於統購統銷收價太低，出口結匯種種剝削，他把歷年攻擊統制的文字，集爲「八載呻吟」，副目爲「貿易管理與統購統銷」。他是四川地方官僚資本中因受中央官僚資本壓迫，特別富于勇氣反對中央政策的人，成爲四川出口商的代言人。

四川絲業公司在戰時，已由一個省營機構，經過增資加股手續，變成爲一個私營商業機構成爲四川金融界和豪富的私產。這是一種化官爲私的過程。在化公爲私這點，范氏極潑辣，而不擇手段。該公司對於上海的中露公司側目而視。據該公司計劃，第一期要完成產絲四千八百公擔，綢一萬疋，三年完成。第二期發展川南，川東區將總產量加爲一萬二千公擔，綢類二萬疋，第三期發展西康的桑區，期加產量至一萬八千公擔。這是一個鉅大的川康生絲壟斷機構。

范崇實願以控制絲業公司的是興記公司，興記投資四川絲業公司股本九百五十萬元。興記設於絲業公司內，資本五千萬，三十三年三月成立，董事爲范崇實，何靜源（兼總經理）。三十三年當局准許局部易貨，四川生絲公司以興記名義，售生絲於印緬，換回布疋轉售政府，現在其業務擴大爲進出口，出口爲生絲、麝香、綢緞、土產，入口布疋、機械、西藥等。

盧作孚與民生公司

如果四川生絲公司是先有公司，然後再由范崇實化公爲私，那麼民生公司却是盧作孚自辦，然後利用此事業獲取官廳位置，轉而利用官廳職位，幫助事業的。因此先有盧作孚，然後有民生公司。

盧作孚爲四川合江人，現年五十七歲。他是私塾讀書出身，合川的瑞山書院畢業，以後自修科學和英文，後來當過中學教員，教過數學，在四川誠報任過主筆，五四時參加過少年中國學會，在楊森的防區瀘縣擔任過永寧示範區督學，在劉湘的防區任職通俗教育館。民十三年，在教育館時，他即發願要辦合渝小輪，並辦電燈廠。後來收到八千元股本，即定了一個民生輪七十噸，盧作孚自借了二百元川資到上海去取船，十五年七月民生輪抵川，試航合川、重慶

北碚土匪甚多，盧氏家族爲當地地主，組織北碚峽防局，盧作孚任局長。（後改爲三峽設治局及北碚管理局由盧子英代局長）。民十八年加渝碚綫。盧氏因打土匪的功績，被劉湘賞識，民十八年任川江航務局長。一年後盧氏辭職，重整民生公司。民二十四年又被任爲四川建設

廳長，任職一年半。

民生公司在戰前之能打基礎：第一因其管理制度，一洗洋華舊習，如船長包辦一船人事，事務包辦制，物品包辦制，建立科學管理。第二，他是憑藉政府職務，方便民生公司，擴大影響，同時開始吞併各公司，民二十年併了七個公司，接收十一隻輪船，民二十一年合併五個輪船公司，（內有英籍一）接收了七隻船，民二十二年合併三個輪船公司，接收三隻輪船，購了一隻美孚輪，太古輪。民二十四年接收美國籍捷江公司輪船五隻。五年中共併十五個輪船公司，接收四十二隻船。在吞併中，許多公司（尤其光耀）不無不滿。民生公司之所以能收買中外籍輪，是因爲四川連年內戰，扣輪派差，層出不窮，而盧氏有川中軍閥劉湘之支持，故敢放胆進行。外商及下江船商對川江不敢問津，四川小型輪船公司，或因勢小無法向官廳交涉。或由個別小軍閥創辦，管理不合理，同時又易爲內戰形勢所牽動。因此併吞運動十分順利。（劉湘要盧任川江航務局局長，盧首先要明令各軍隊兵差必須給煤給費，軍人搭船要購票，艙面裝兵，艙下允許裝貨。民十九年出川考察便「決心收併各小公司」。）第三，盧氏把握着自由競爭中以大吃小造成獨佔的原理，拚命造船，民二十四年冬起造船，廿五年造了十四艘。上海造船紀錄列爲第一。第四、獨佔資本貴有康采因式的支柱，盧氏普遍發展機器等事業，造成犄角之勢，可以減輕成本，相得益彰。

民生公司之船業以客運爲主，其航線，計有渝合，渝碛，渝萬，渝鄧，渝叙，渝嘉，渝宜，渝申，宜申等線，民二十八年共有船一三七隻，三萬六千餘噸。民生公司成爲川江上游唯一的航運公司了。

民生公司在戰時曾協助中國長江下游的撤退工作。三十二年底止搶運了六十多萬噸物資，他們自稱中國敦刻爾克。戰時民生公司損失不小，三十三年民生公司只有九十八隻船，二萬六千多噸。盧作孚爲了確保民生公司的地位，抗戰後任交通部次長，達五年，中間又兼任過四川糧食儲運局長一年，直至三十二年，他才辭職。

民生公司的康采因

民生實業公司的康采因有下列各廠：

一、民生機器廠：十七年舉辦，專事修船及改裝，設於江北青草壩，有車床四十三部，刨床八部，銑床三部，鑽床一部。曾建造民權輪，修改民選、民有輪，此外投資上海大中華機器造船廠，二十五年與范旭東，周作民創辦，先事修船。戰時則與漢陽周恒順機器廠合作，在重慶李家沱設立恒順機器廠，爲民生公司修船，並與上海大冶鋼鐵廠。合組渝鑫鋼鐵廠。民生機器廠可自造鍋爐，恒順可造輪機，戰時可以自造輪船。

二、合川電燈自來水廠：民十五年創辦，實用電量八十基羅瓦特。合川是民生發祥之地，後來因向外發展，反而不被重視了。

三、三峽染織廠：盧作孚任峽防團務局長時代，提倡兵工政策，購布機回川，由民生公司撥十萬元基金，二十二年開辦。每年出貨二十萬元，全爲棉織品。戰時與武漢大成紡織公司合併，合組大明紡織廠，於北碚三峽染織廠址，規模甚大，爲後方最大布廠。

戰前民生公司投資之事業，民廿五年底止爲五十八萬元。計爲北川鐵路，天府煤礦公司，四川水泥公司，華通物產公司，中華機器廠。北川鐵路公司，資本六十萬元，民生佔十八萬，

鐵路自白廟子至大田坎，長三十三華里，爲文星輪煤而設。天府煤礦在江北西山，廿二年六月成立公司，資本一十四萬民生投資十四萬八千元。廿五年每月出煤四千石左右半年爲六萬噸。戰時天府煤礦與河南焦作福公司（卽翁文灝、孫越崎等）合作，重組天府煤礦公司，後成爲後方首屈一指的大礦。此外投資江合煤礦，嘉陽煤礦，富源水力發電公司，重慶輪渡公司，並自辦航運意外保險公司，民安產物保險公司（盧任董事長，資本一千萬）。民生公司的物產部則專事貿易。共有四十餘單位，民生實業公司已成爲康采因的組織了。

△民生公司的歧途

民生公司在戰時，固然因盧作孚作官，中央官僚資本另眼相看，但基本上，中央仍然要剝削地方官僚資本。民卅三年銅板漲到戰前千倍，柴油三百倍，煤一百六十倍，然而航業的運費，因爲裝軍隊和政府物資關係，壓得甚低，另一方面燃料的統制，民生只能得三千噸平價煤，另四千噸求諸黑市。抗戰勝利以後，民生公司並沒有逃掉這種征用，八九十隻船，有百分之六十是扣去辦軍差，運軍差運費只及平常的五分之一。因之連年虧折，廿八年欠四十萬，廿九年五十一萬，卅一年欠二百八十萬，卅三年欠一億八千萬，卅五年半年欠了五十億。勝利後，政府只給過三十億元的貸款。至於敵僞輪船，完全被中央官僚資本的招商局獨吞了，民生毫無分潤之可能。

盧作孚認定了戰後美帝國主義可能獨佔中國，因此三十三年國際通商會議，他力爭出席，赴美交涉借款，由於政學系的力助，他向加拿大借了一千五百萬美元，定購了三萬五千噸船隻。目前民生公司就靠這點資產以支持消耗。

盧作孚是一個精明的人，面孔瘦削，精神清瀟。他是一個土包子起家，實際上對技術和資本，毫無準備，因此廿幾年來，爬得很苦，正因此，盧氏要利用官廳職務，不論中央或地方，請他做官他總奉陪，想從中便利事業的發展。因此瞧不起他的人，說他的事業是做官做得來的。正因此他先與劉湘，劉航琛，何北衡密切勾結，後與中央合作，爲蔣孔徐堪張嘉璈服役，戰後他的關係，幾乎完全靠擁了政學系。

盧作孚由於這種艱苦奮鬥的結果，身體大壞，面目乾澀，精神萎靡。當他力不從心的時候或部下辦事不得力的時候，他暴躁如雷，大打官腔。他的認真與效率，仍然是手工業式的：事躬親。而且由於久歷宦海，頗會做官，對上一套，對下一套。如果翁文灝是學者兼官僚，盧作孚便是事業家兼官僚。同時盧作孚爲了要掌握民生，頗有兒皇帝蔣氏作風，對鄧華益（他的公司被吞併到民生，他也跟進來當業務處經理）楊成質，張樹霖（上海分公司經理，重慶輪船公司經理），以及其他併吞進來的各公司負責人，時時此抑彼揚，收運用自如之妙，同時剛愎自用，因此民生已類似中國今日的政局，一旦盧氏歇手，就要各自發展，不願受家長式的獨裁統制。盧氏早年曾一度與生活周刊訂交，憧憬社會主義，現在則資產累累，以赤禍爲可慮了。

三、四川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

四川財團中，除了戰前的四川軍閥官僚資本，戰時成長的政學系地方官僚資本以外，我們還不能忽視四川民間的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

△四川金融資本的黃金時代

四川金融業的始祖是四川票號，其後爲錢莊，再後爲銀行。四川軍閥的混戰對於四川金融業的發展是極爲不利的，因爲軍閥割據，不容許純粹商業與金融資本的存在，只容許地方性的錢莊活動。民十六年前後興起的銀行，由於內戰頻仍，二十一年倒閉過半。民廿二年四川內戰稍止以後，金融業才告復蘇，戰前四川金融業多分佈於渝、蓉、萬、內江、自貢。二十六年以前全國共有公私銀行廿家，其中國家銀行佔了三家，有三八行處，省銀行一家，有十七行處，商業銀行十二家，有六十四行處，農民銀行四家，有六行處。全國的五大商業銀行爲聚興誠，美豐，重慶，川鹽，四川建設，其中官資佔了後三家，可見中央及地方官僚資本在金融業中實力之厚。當時四川金融業都向商業發展（工業不可能發展），錢莊營輪出入貿易，尤其側重四川埠際貿易，銀行則經營巨額對外貿易，如桐油，生絲，豬鬃，山貨及棉紗布疋。同時從事中匯，重慶有金融市廡開做申匯對期交易，這是由匯兌業務發生出來的投機事業。至於銀行業務方面，則採比期放款和信用放款，比較落後的形式。

戰時通貨膨脹造成了四川金融業的空前繁榮。首先是官僚資本的政府行局大量發展，三十一年爲止，四行共有一一六單位，省銀行亦有分行八十九處。商業銀行三十一年底止，已達一百八十餘行處。重慶一地，自抗戰爆發後至三十一年，每年增加二十五行處。在四年內自戰區移總行來渝者九家，各省銀行，戰區及後方各省商業銀行來渝設分支行者十一家，分別言之，遷川政府銀行共十四家，商業銀行共十五家。重慶新設的銀錢業也多，因此到三十一年六月爲止，計有國家銀行四家，各省銀行十一家，商業銀行三十六家，商業銀號五十家，共爲一〇一家。二十八年物價高漲，商業銀行突增，二十九年比利利息高升，銀錢號大增，可見是通貨膨脹

的繁榮。

戰時通貨膨脹景氣之下，金融業初期則從事比期放款以贏利。民廿九年前後物價高漲，信託業務大有發展，實則銀行逐漸參加經營商業及囤積貨物。各銀錢業的資金不再貸出，而自組商號工廠經營，以獲取重利，民三十年以後政府緊縮信用，採取金融管理，禁設新行。但三十一年政府發行美金儲蓄券後又發行美金公債，然後開放黃金市場，使銀行經營工商業轉而向投機黃金美鈔，大獲其利。因此，到抗戰勝利時，各行莊條子和美鈔衆多，實力空前雄厚。

重慶的銀行的家數和資本，其發展略如下表：（資本單位：千元）

年 份	二六年七七以前		三十年年底以前		三十二年十月底	
	家數	資 本	家 數	資 本	家 數	資 本
總 計	五九	二五四,〇八八	一四三	二五四,〇〇八	一六二	五七八,二五八
銀行總行	九	二二八,〇〇〇	一八	二二八,〇〇〇	三七	五三五,〇〇〇
銀行分支行處	二七		七二		八九	
錢莊銀號	二二	二,〇〇六	五三	二六,〇八八	三六	四三,二五八

在戰時銀行業的發展中，戰前成立的十二家行莊發展尤速，其資本額增加甚快。（單位：千元）

年份 廿六年七七以前 三十年年底 三十二年十月底

總計 一四,六一二 三九,五五〇 一〇一,五〇〇

銀行 一四,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

錢莊

聚興誠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川美豐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重慶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川鹽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六,〇〇〇
四川建設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川省銀行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川康平民商業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益民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和濟	五二	二二三	五〇〇
義豐	二一〇	四二〇	五,〇〇〇
和通	二〇〇〇	四〇〇	一,〇〇〇
仁裕	五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總之，在戰時由於通貨膨脹，而四川民間金融業憑藉地方的基礎，達到了空前的景氣。四川財團如就戰時在後方國民經濟中的實力而言，是並不遜於戰前的江浙財團。

△康氏兄弟的四川美豐

四川民間財團，除了聚興誠以外，主要的要推康心如的四川美豐，和四川農工，永利數行，錢莊方面，以永慶，義豐數莊，為其中首肇。

四川美豐銀行在川幣銀行中，資本最爲雄厚。此行原爲中美合資銀行，民十年美國人麥利到北京訪康心如張熙平，上海美豐銀行經理雷文（Frank J. Raven）擬在直隸設行，後未果。四川鄧芝茹陳達璋到京，主張在渝開行，雷文到京，簽訂合同，華股百分之四十八，美股百分之五十二，共爲資本廿五萬元，十一年，向美國康梯克州註冊，批准爲四川美豐銀行（The American Oriental Bank of Szechuen），在重慶新街口開業并特許發行兌換券。總經理爲雷文，副理赫爾德，協理鄧芝如，康心如，民十三年該行會發生擠兌，民十六年北伐，反帝風潮遍及全國，又告擠兌，各國政府訓令僑民離境，三月華股東收買美方股票，簽讓渡合同，才改爲華商，後改名爲 The Mei Feng Bank Of Szechuen），康心如二十二年起任總經理，繼農瞻爲經理。十七年增資爲一百萬元，收足半數。廿五年又增爲法幣一百二十萬元，該行並設有代辦部、保管部、儲蓄部。

該行現資本爲二千萬元，分支行共爲三十九處，遍佈西北，董事長爲周見三，董事唐隸之、康心遠、劉秉彝、康心如、饒農瞻、周克銘（故），監察郭文欽、李奎安、傅眞吾（故），總經理爲康心如，協理饒農瞻，總秘書周新民，總業務鄧愚山，總稽核陳仲謀。

康心如爲陝西城固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抗戰後，康會三任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及理事長。重慶臨時參議會成立，曾兩任議長，現任國大代表。康氏兄弟爲四川客資之翹楚，康心如行二，康寶志（心之）行三，康心遠行四，他們本是客卿，與于右任護國軍有關，民元前後退入四川。後在劉湘時代，巴結劉航琛，（康寶志因此任四川省行協理，現任總經理）與劉湘交納，四川美豐得以發展。嚴格來說，他們的成功，固由於銀行經營的老練，但亦由於劉湘之培

植。戰時，康氏以私邸招待于右任鄧力子，以結好中央。國民公報則與孔系合作，由於孔之器重，儼然爲重慶金融界領袖，後來四川以政界力量支持的吳晉航，和團方支持的范衆渠出來，才把銀行公會理事長的地位，攫奪過去。

△四川農工和四川建設

四川農工銀行於民廿一年成立，本爲江津縣農工銀行，爲川軍廿一軍扶植，以龔農瞻（總經理）成訪莘等爲發起人。其後逐漸發展，三十二年增資爲六百萬元，改聘鄧燮康爲總經理並改名爲四川農工銀行，勝利後增資爲三千萬元，共有十三行處。現董事長爲龔農瞻，常董施槐青，成訪莘，總經理鄧燮康，協理李冠亞。

建設銀行本爲四川數大銀行之一，民廿三年由唐式遵，甘典鑾，屠馨齋諸氏發起，唐氏時任四川公路總局長，以此爲其金融機構，資金二百萬，相當巨大。後唐氏出川參戰，董事長由羅偉章繼任，後一再改由王政平，余述懷擔任，實爲一再頂讓。現任董事長爲余述懷，余乃四川鹽商，但實力已遠不如戰前。

△四川錢莊的代表

永慶錢莊民十三年由蔣祥麟，賴善誠創立，經營匯兌存放，民廿二年資本定爲十萬八千元，卅年增爲二百萬，卅五年爲五千萬元。該莊有成都、漢口、上海分莊。總經理賴善誠，現兼任重慶市參議員，錢業公會常務理事。

義豐錢莊民元前五年由鄧煥章合夥組成，本名正大永，後改爲義豐，卅一年改爲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二百萬元，卅五年增爲六千萬元。該莊現有上海，漢口，成都分莊。董事長鄧益祥

，總經理劉兆豐，劉爲四川江北人，年四十三歲，原爲義豐之學徒，現任重慶市錢業同業會公理事長，重慶市參議員，誠信錢莊董事，重慶市第十區區長，新中國酒精廠副董事長。

四川的錢莊，多認定一二商幫，進行貸款，如永慶對藥材幫關係特好，錢莊恰爲內地中小轉口商的資金供應者，因此大半爲山貨幫（藥材，牛羊皮，綵，糧食等）的金融機構。因爲其注重歷史，手續簡便，貸款數小，中小商人往往舍銀行而與錢莊往來。重慶市商會主席周懋植，仇秀敷，均爲山貨幫，一爲藥材商，一爲五金商人，均與錢莊有密切往來。

△上海的川幫銀行一籌莫展

抗戰勝利以後，川幫銀行挾戰時暴發之財富，紛作遷滬計劃，一時復員及增設之行不計其數，因此在上海形成一個川幫集團，與江浙，廣東幫並立。川幫銀行有一個每週集會，叫四川銀錢業聯誼會，在聚興誠銀行集會。川幫銀行初來上海實力雄厚，因江浙財團僞幣被低估結果，一時元氣未告恢復，而四川銀錢業挾多量之紙幣來滬。但由於四川上海間的貿易並未完全恢復繁榮，四川人在上海並無企業，因此除參加投機，或吸收四川存款到滬放高利外，餘多無可爲。

但就川幫銀行在滬之數量，頗爲不可忽視的力量，據統計有用康，川鹽，大裕，四川農工，永成，四川建設，同心，和成，怡豐，美豐，亞西實業，重慶，通惠，復華，華康，匯通，聚興誠，謙泰裕，濟康等行，永生，永裕，永慶，義豐等莊。連同其昌，福川銀行，四川興業銀公司，共有二十六家。

川幫銀行之被出頂由外省人經營者，如大同爲前天津市長蕭振瀛北幫經營，建國爲皖人孫

麟芳及趙載華等經營，江海爲王際籟葛福田等經營，成大銀號爲李組紳經營，正和，巴川爲廣東孫科羅卓英等有關之彭秉澄經營。

四川財團有一種錯覺，認爲中央官僚資本對他們仍須借重，因此勝利時儼然以勝利者光臨上海。實際上，四川財團在目前已經降格而爲第二層的組織，江浙財團又成爲南京的座上客，這就是四川銀錢業在上海一籌莫展的原因。

△四川的進口商和鹽商

四川商業以進出口貿易爲主，進出口貿易已形成大的壟斷集團，如四川生絲公司之壟斷絲業，川康興業公司之壟斷桐油。此外則有古耕處的四川畜產公司，及寶豐公司的壟斷豬鬃。

古耕處爲四川最大的鹽商。戰前四川豬鬃年出口二萬關擔，大半操於古青記、鼎瑞、夏祥記、和祥四大鹽商之手。抗戰後。四大鹽商合組四川畜產公司，資本五十萬元。聘古耕處爲總經理，營豬鬃羊皮出口，該公司設營業、會計、總務、儲運、國外五部，在重慶、萬縣、昆明、順慶、宜賓設洗製工廠，在昆、萬、順慶、宜賓、貴陽、安順、雲陽、昭通、宜昌、老河口、西安、津市、成都設立辦事處負責收發，然後彙送洗製廠，製成熟貨。戰時該公司的營業範圍已由四川擴及滇、黔、湘、陝。戰後該公司增上海、天津、漢口分公司，同時兼營津滬及漢滬。該公司之虎牌豬鬃。在國外信用甚好。

戰時該公司受復興公司之委託收發，由於統購統銷，利潤多爲復興剝奪而去，故古氏萬邸常發不滿意孔祥熙財團之言論。勝利後該公司立即接到一百餘萬美金的定貨單。

劉航琛的和源公司，康心遠的寶豐實業公司亦經營豬鬃貿易同爲復興委託代購豬鬃公司。

牛羊皮腸衣亦爲四川有名的山貨，每年輸出數量甚巨。李文恆爲重慶牛羊皮腸衣猪鬃輸產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代康心遠主持寶豐，爲牛羊皮巨商，溫少鶴爲重慶生絲輸產業理事長，並一度任重慶市商會主席，但實力已移至范崇實，及滇幫楊礎生之手。

四川的鹽商可以自井的余述懷，顏心畚，和貢井的王繼良（兼營威遠煤礦）爲代表。這般人爲純粹民間工業家，受四川軍閥官僚的剝削。

△四川——政學系再起的資本！

四川是大地主大鹽商特多的地區，封建剝削極其厲害，在這基礎上，建立了四川的團防和四川軍閥。四川軍閥官僚的剝削是既原始而又現代化，從派捐勒墊，預征田賦，到辦銀行，鑄劣質銅元，發行紙幣。因此造成了四川民窮財盡，連年不絕的災禍，把天府之國變成了災難之鄉。

現在張羣這些政學系人物，正企圖從中央脫身到四川去，預備做川康滇黔四省的「西南王」，與宋子文遙遙相應。張羣經營四川甚久，他認爲憑藉四川人民血汗，爲政學系作再起的資本。但是四川人民久苦於張鄧之治，去年春還糧款二千六百億（合二萬六千根大條金子），今年初的一千億（合四千根），都爲張鄧的喫囉吃掉，四川人民恐怕不會再允許這般蝗蟲的猖獗吧！



中國豪門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

基本定價：